



大唐 三藏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Publish from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web archiving

目次

編輯手札——有些事，現在不做何時做？

專輯

- 04 **大唐三藏**——高山仰止（五）
- 06 今何故來——你不可不知的玄奘大師 編輯組
- 14 來去西遊記——摩訶耶那提婆部落格 編輯組
- 28 高山斯仰——玄奘大師與親師友的互動 編輯組
- 44 徑回東土——玄奘大師年表 編輯組整理
- 60 不負先心——挑戰回應 編輯組

【春風化雨】

專欄

- 62 戒的學習與檢核 釋悟因
- 【大千世界停看聽】
- 71 在佛陀出生的國度（下） 歐噴邁勒
- 【香光閱讀室】
- 86 魚趁鮮 人趁早——明宗上人傳記推介 釋見鑣
- 【歇心亭】
- 95 我和我那出家的師父們 朱顏

【森林法音】

98 純然的專注——八正道之正定 菩提長老

佛陀與佛法

109 佛陀的一生 達賴喇嘛

110 佛陀的典範 喬瑟夫·葛斯坦

116 四聖諦 達賴喇嘛

118 苦 艾雅·凱瑪

119 因緣論 喬瑟夫·葛斯坦

【雲水天涯】

61 絲路古道 釋自晟

【教訊採摭】

126 《掬水集》、《佛教相關博碩士論文提要彙編（2000～2006）》

榮獲「臺灣出版TOP1：2007代表性圖書」

【書訊】

126 《印度聖境旅人書：恆河十二大聖地旅行地圖》（完整典藏版）

【教界啟事】

124 香光尼僧團各寺院機構近期活動

125 香光尼眾佛學院預修生暨行者學園招生

大唐三藏

高山仰止（五）

自貞觀十九年二月至龍朔三年十月，十九年間，玄奘大師以無比的精力、耐力，帶領著網羅天下最優秀人才的譯場，共譯出佛經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並融會直譯自創新風，是中國翻譯史上的新高峰。

大師繼承無著、世親等有宗的衣鉢，於唐初創立「法相宗」。若從思想史的演變來看，從小乘說有教，進一步發展至大乘空宗，再來是大乘有宗，玄奘可以說是代表中國佛教教義最高的發展。

大師周遊西域印度諸國，對於當代中印交通有著重要的影響關鍵，其所口述的《大唐西域記》不僅增進當時中國的地理學，亦翔實記載許多中亞地區的民情、地理、文化、語言等，更幫助後人重建印度的歷史。

不妨讀一段玄奘大師譯經時的作息：「自此以後，專務翻譯，無棄寸陰。每日自立程課，若晝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續之。過乙之後，方乃停筆。攝經已，復禮佛行道，至三更暫眠，五更復起。讀誦梵本，朱點次第，擬明旦所翻。」

讓我們一起來瞻仰這位虔誠的宗教者，有道的高僧，為了理想與眾生，認真、完全奉獻自己的典範。

【專輯參考資料】

1. 《大唐西域記校注》，唐玄奘 辯機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
2.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唐慧立 彥悰著，孫毓棠 謝方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0。
3. 《玄奘法師年譜》，張力生，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4. 《大唐西域記：西天取經的歷險故事》，唐玄奘口述 辯機筆錄，宋強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5. 《玄奘研究》，馬佩主編，張德宗副主編，河南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
6. 《大唐玄奘三藏傳史彙編》，光中法師編，台北市：佛陀教育基金會，2006。
7. 《佛教史年表》，慈怡法師主編，高雄縣：佛光出版社，1987。
8. 《玄奘西遊記》，錢文忠，台北縣：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7。
9. 《大唐西域記辭彙研究》，陳弘昌，台北市：文津出版社，2007。
10. 《玄奘大師畫傳》，圖文撰述：文海，台北市：嚴寬結文教基金會。
11. 《中國佛典翻譯史稿》，王鐵鈞，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
12. 《佛典漢譯之研究》，王文顏，台北市：天津出版社，1984。
13. 《一口氣讀完佛教史》，謝路軍，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14. 《西域記風塵：尋訪玄奘法師取經之路》，經典雜誌編著，台北市：經典雜誌，2003。
15.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唐義淨原著，王邦維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
16. 《玄奘絲路行》，莎莉·哈維·高根斯著，杜默譯，台北市：智庫，1997。
17. 《新譯大唐西域記》，唐玄奘 辯機原著，陳飛、凡評譯，黃俊郎校閱，台北市：三民書局，1998。
18. 《唯識學專題：唯識三十頌上篇》，釋見晉編著，嘉義縣：伽耶山基金會香光尼眾佛學院，2006。





專輯 【大唐三藏】

今何故來

你不可不知的玄奘大師
編輯祖

《西遊記》中的唐三藏就是玄奘大師嗎？玄奘大師為何想至印度求法？
玄奘大師留學印度主修的科目是什麼呢？
關於玄奘大師，這些您不可不知。



玄奘大師的別名

無論您是否看過《西遊記》這部中國古典小說，一談起《西遊記》，孫悟空、豬八戒、沙悟淨等人護送唐僧西天取經的畫面，一定即刻鮮明地浮現您的腦海。這部小說是中國明代，由吳承恩揉合史傳和市井雜聞所寫成的唐僧西行取經故事。內容大多是杜撰誇大的，但也因為這部通俗小說經由民間說書、戲曲等各種方式的廣為流布，「唐三藏」成為中國家喻戶曉的佛教僧人。儘管書中取材的人物——玄奘法師，其本身對佛教的貢獻及對後代的影響，遠遠大於隱身於紙本小說那虛擬世界裡，流傳千年的文弱形象。

真實世界中的「唐三藏」，是中國隋唐時期的高僧玄奘法師。隋、唐二代，在帝王的大力護持下，佛教走過了一段輝煌蓬勃的時期。此間，佛教譯經與講學的風氣興盛，玄奘即在如此佛教氛圍濃厚的時代背景下出生、成長、出家、修學，進而走上西行印度，直探佛教根源之旅。爾後返國從事譯經、講學，成為對後世影響甚劇的一代宗師。

在小說《西遊記》中，唐僧一行人經歷了種種神怪的考驗磨難；在現實世界裡，玄奘西行途中所遭遇的險阻，更

是我們無法想像的。一路上或而山高谷深，或而風雪相繼；不是遭遇盜匪洗劫，就是險些被作為活人獻祭的對象。

一度，在沙漠中迷途又打翻僅有的水袋後，玄奘違背了自己「終不東移一步」的誓言，而往回尋求協助。然而就在猶疑地向東走幾里路後，他反問自己：「今何故來？」終於，再次下定「寧可就西而死，豈歸東而生」的決心，往西重新舉步。如此在五天四夜中滴水未盡的前行，肉身終於無法承受，而倒臥於沙漠中……。

玄奘法師因精通並傳譯佛教經、律、論三藏，而被尊為「大唐三藏法師」。在漢文的世界裡，玄奘隱身於小說的人物之中，成為我們既熟悉又陌生的唐三藏；在印度佛教最高學府那爛陀寺求學期間，玄奘因其博學多聞、辯才無礙，而被印度大乘佛教徒稱以「摩訶耶那提婆」（大乘天）；小乘佛教徒尊為「木叉提婆」（解脫天）。

是的，在中國歷史上的唐朝，曾經出現過一位被尊為三藏法師的佛教高僧。但相信他堅心求法、為法挺身直言的膽識與智慧，將重塑您心目中的「唐三藏」形象。📖



中國古代僧侶的留學運動

釋迦牟尼於西元前六世紀至前五世紀，於印度始創佛教。至西元前三世紀，在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時期的軍事擴張及對佛教的扶持下，佛教開始向印度全境及周遭鄰近國家傳佈。到了西元前二世紀，佛教已在整個中亞地區廣泛流傳。

西域或印度僧侶到中國傳教的時間大約在漢武帝派遣張騫通西域後（西元前138年）。從東漢到東晉，來華僧人逐漸增加，但其中，主要來自月氏、于闐、龜茲等國，直接來自印度者並不多。

根據史料的記載，佛教傳入中國較為明確的時間點，應是西漢末年（西元前二年前後）。當時佛教只能依附於黃老之術與祭祀中，佛被視為與天神一般，是同樣可保護中國皇權長治久安的神祇。生死輪迴、因緣果報等佛法教義並無法為中國人所知。

有鑑於此，早期來華的僧人，如安世高、支婁迦讖、鳩摩羅什等，大多致力於佛經的翻譯工作。

隨著西域僧人來華及佛經的譯介，浩瀚的佛教典籍及精深的佛教哲學思想，也對當時的士大夫階層產生了強烈的震撼。一群不滿於一知半解的佛教徒

萌生了西行求法的強烈渴望。晉宋之際，在中國曾有過一波西行求法的熱潮。如朱士行（中國第一位僧侶）至于闐；法顯、玄奘、義淨至印度等。

中國著名的留學印度學僧有：

法顯（339-420。中國東晉），歷十五年三十餘國，著有《佛國記》。

玄奘（600-664。中國隋唐）歷十九年一百一十八國，著有《大唐西域記》。

義淨（635-713。中國唐代），歷廿五年三十餘國，著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隋唐以前，西行求法的高僧不少於數十批、幾百人，是什麼力量引領著他們孤身策杖的行走於前路未卜的道途，無懼於就此埋名蒼茫，從此不返呢？除了對自身宗教的虔信，及對求法先驅們的崇拜，最重要的，或許從玄奘法師留下的文字裡，我們得以揣摩體會。

「一睹明法，了義真文。」——是這樣的一個信念支持著玄奘法師在三年裡，一步一印地從中國走至印度，相信也是這樣的一個信念，支持著代代為求真實義的佛子們，無畏挫折艱辛，孤身隻影地在修行的途中繼續前行。📖

玄奘大師的「正名」

玄奘歷經多年的留學生活後返國，由於本身對梵、漢兩種語言的精熟，在其所留下的《大唐西域記》一書中，提出了對某些當時的地名或人名等翻譯的「正名」。

印度

在隋唐前，對印度——南亞這一片神秘大陸的名詞並不統一，有稱「天竺」、「身毒」、「賢豆」等。在玄奘行旅西域途中，又聽見了有人遙稱那片土地為「印特伽」，對此新名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當其真正踏上這片神聖的國度時，卻也發現並無「印特伽」這個名稱與地方。

玄奘以為，梵文中的「Indu」這個字音是最為接近「印特伽」的，其意為月亮，於是「今從正音，宜云印度。」從此，印度這個中文地名，便這樣沿用至今。

只不過，在當時的「印度人」，多用神話傳說中的名字來形容自己的土地，如「瞻部洲」、「聖方」等，若是聽到「印度」這個名詞，可能反而不知所指何處呢！難怪在玄奘之後西行求法的另一位義淨法師，建議還是稱「聖方」較為合適。

觀自在菩薩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此在中國最廣為傳誦的《心經》譯本，即為玄奘所翻譯。據聞，玄奘立志西行前，就多方學習梵文，曾有一西域人教持《心經》。早在姚秦時，鳩摩羅什法師已將《心經》譯出，全名為《摩訶般若蜜大明咒經》，第一句即譯為「觀世音菩薩……」，可見在當時，觀世音菩薩早已是人們心中守護的代名詞了。

據《大唐西域記》提及，玄奘在途中偶然經過一寺院，在此見到了一尊佛像，此佛像為「Avalokiteśvara」，音譯為「阿縛盧枳低濕伐羅」菩薩。「阿縛盧枳多，譯曰觀；伊濕伐羅，譯曰自在。舊譯為光世音，或云觀世音，或觀世自在，皆訛謬也。」

就梵文語法而言，Avalokiteśvara真正的字義應為「觀自在」。但菩薩聞聲救苦，千處祈求千處現的觀世間音形象，卻也是幾千年來，華文地區苦難人們的心中，難以撼動的撫慰與撐持。

儘管「觀世音」菩薩這個名詞，已被大家所普遍使用。但我們對玄奘法師所指出的原義，也應該有所了解。📖



玄奘法師主修的科目

中國佛教發展至隋、唐，印度大小乘的主要經典，大多已被譯介來華。

中國思想界，一直有著南方重思辨、尚清談；北方重義利、尚實務的分野。佛教傳入後，中國南北接受的方式也有所區別。主要來說：南方重義理，偏愛講經說法，接受並弘傳了般若學；北方重禪修，偏愛修身養性，而發揚了禪學。當北方形成禪學、律學與淨土信仰的同時，南方則出現了涅槃、成實、三論等思辨色彩濃厚的學派。南方安定發展的社會環境，使佛學的探討氣氛濃厚，有關涅槃、佛性、頓悟、漸悟等問題的諍論也從未停止過。

修學上的疑難

玄奘出家後，主要於洛陽、長安及四川一帶參學，跟隨景法師學習闡述大乘主要思想的《涅槃經》，及在嚴法師教導下修習說明大乘瑜伽行派觀點的《攝大乘論》。這兩部經典對玄奘的思想產生了極大的啟蒙與影響。

玄奘在國內四處聽講與學習後，雖然因此紮下了非常厚實的佛教教義基礎，但在參學途中，發現佛典雜譯的闕漏與疑問、論者觀點的不同、南北佛學的差異等，終於使得這位滿懷求知精神

的佛教青年，認為唯有親往佛國，親見並取回佛經原典，才有辦法解決修學的疑難。

大乘瑜伽行

玄奘至印度那爛陀寺面見佛學大師戒賢法師（西元529~645）時提到，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要依止戒賢法師學習《瑜伽師地論》。玄奘留學生涯所主修的，可以說是「大乘瑜伽行派」，其一生著力的佛學思想核心，即是「唯識」。

在西元一世紀左右，大乘佛教思想在印度本土形成，而在五至六世紀，出現以論述「阿賴耶緣起」、「萬法唯識」等觀點，以無著、世親菩薩（西元4~5th）為主的瑜伽行派（唯識學派）。

瑜伽行派主張「外境無、內識有」。認為心識產生後有一種作用，能將識的一部分轉變為識的對象，因此說萬事萬物都是心識的變現，本身並非真實的存在。

識分為八種：除了眼、耳、鼻、舌、身、意前六識，還有潛在自我意識的第七末那識與根本識第八阿賴耶識。

提出唯識思想的主要目的，在於體悟：外境客觀事物，是不能離開主體的心識而獨自存在；而經由這種體悟，能

滅除將外境及內在心識都認為實在的錯誤認知；以及滅除伴隨這錯誤認知所產生的種種煩惱及苦迫；最終，能將根本阿賴耶識轉換成本有的理想狀態，即轉阿賴耶識為智慧。

西元六世紀後，以印度那爛陀寺為中心，瑜伽行派形成了二大派別，出現了許多重要論師，主要以難陀、安慧為代表的「唯識古學」，及陳那、護法為代表的「唯識今學」。玄奘的老師戒賢論師，即是護法的弟子。

中國法相宗的創立

在長達十九年的留學生活後，玄奘帶回了大量梵文原典，並自此孜孜不倦地從事佛典的翻譯工作，其中包含了瑜伽行派最根本著作《瑜伽師地論》一百卷，及《成唯識論》，它是玄奘法師揉合印土十家註釋《唯識三十頌》所作出的定解，旨在避免後人無所適從。

由於玄奘法師對唯識經論的譯介與統整，唯識學漸形成一宗派（法相宗，又稱唯識宗）。玄奘大師及其弟子窺基法師是此宗派的創始及繼起發揚者。然而這最富思辨色彩的宗派，在中唐以後卻逐漸凋零，卷帙散失。直至清末民初，楊仁山自日本取回佚本，在其與太虛大師、歐陽竟無等人的提倡下，才重燃對唯識法義研究與踐行的薪火。📖

玄奘西行前 中印佛教思想概覽

原始佛教

· 西元前六～前五世紀/釋迦牟尼於印度創始佛教，教義以四聖諦、八正道、十二因緣為主。

部派佛教

· 西元前四世紀～前一世紀/教團分派。

- 阿育王時期 (B.C.286-232) /佛教向外傳布。
- 西漢哀帝 (B.C.6-1) /佛教傳入中國。

初期大乘佛教

· 西元一世紀～五世紀/以龍樹、提婆為主的中觀學派盛行。

- 東漢/攝摩騰、竺法蘭以白馬馱經來華。
- 東漢/安世高 (168-172) 譯介《安般守意經》等小乘禪觀經典。
- 東漢/支樓迦讖 (147-189) 譯《道行般若經》。
- 魏晉南北朝/支謙 (223-253) 譯《維摩詰經》。
- 魏晉南北朝/竺法護 (266-308) 譯《正法華經》。
- 魏晉南北朝/鳩摩羅什 (344-431) 譯介中觀論述及般若系大乘經典，闡述緣起性空思想。

中期大乘佛教

· 西元五世紀～六世紀/以無著、世親為主的瑜伽行派盛行。

- 魏晉南北朝/法顯於 399～413 赴印求法。
- 魏晉南北朝/佛陀跋陀羅 (359-429) 譯《六十華嚴》。
- 魏晉南北朝/曇無讖 (385-433) 譯《涅槃經》，介紹涅槃學，闡述「聲聞、一闍提」皆可成佛的思想。

後期大乘佛教

· 西元七世紀後，密教盛行。

- 魏晉南北朝/真諦 (499-569) 譯《攝大乘論》、《俱舍論》等介紹唯識思想。
- 隋/智顗 (538-597) 創天台宗。
- 隋/吉藏 (549-623) 創三論宗。
- 唐/玄奘於 627 年啟程西行，645 年返國。創法相宗。

· 西元十二世紀末，佛教在印度消失。



玄奘與佛典翻譯

發源於印度的佛教，依藉著佛經典籍的漢譯，得以在中國流傳延續。現存最早的漢文佛經，相傳是東漢明帝時，天竺僧人攝摩騰、竺法蘭所翻譯的《四十二章經》。

在中國，譯經可以分為三期：

(一) 梵僧主譯期：此期最主要為「梵客華僧」，由西域僧人口誦而無佛經原本。由於彼多初習漢語，漢僧只能揣摩意義而加以筆錄。如安世高、支樓迦讖等。

(二) 漢梵共譯期：此時已「彼曉漢語，我知梵說。」在翻譯上已達十得八九。如鳩摩羅什、真諦等。

(三) 漢僧主譯期：此時由熟曉梵漢語言與文化的漢僧擔任主持佛經的翻譯，可以說已對「印印皆同、聲聲不別」的境界。如玄奘、義淨等。

在玄奘之前的佛經翻譯，已經出現二種相對的論調。一則由於語言的隔閡，過於直譯的結果，使得佛經文義艱澀難懂；另一為使經文適讀易誦，而採取意譯，然而這樣的方向，也可能同時造成譯文雅順而不忠於原典。

玄奘在譯經上主張「既求真，又了喻俗」。本身對佛學義理有著深厚的

基礎外，遊化途中對印度文化，也有著切身的體驗與了解。因此，在漢梵語文的轉介上，有著更精確及合宜的詮釋。其於翻譯間，揣摩創新了「五不翻」的原則：(1) 秘密故，不翻：如陀羅尼(咒語)。(2) 多義故，不翻：如薄伽梵一詞具六義。(佛之尊號，含自在、熾盛、瑞嚴、名稱、吉祥、尊貴這六義)(3) 此方所無故，不翻：如閻浮樹、菴摩羅果。(4) 順於古例故，不翻：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5) 為生善故，不翻：為使眾生起善根，如「般若」。

自唐貞觀十九年至龍朔三年，玄奘在太宗、高宗的護持下成立譯場，將所帶回的佛經(五百二十卷，六百五十七部)做有組織分工及計劃性的翻譯。十九年間，共譯出佛教大、小乘，經、律、論三藏共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其中以六百卷，多達二十多萬頌的《大般若經》的翻譯工程，最為浩大。

「願以所聞，歸還翻譯，使有緣之徒，同得聞見，用報師恩。」玄奘的堅心行願，為後代的佛子們保留了無數可依循的佛陀教法。在中國的譯經史上，不論質與量，玄奘大師都可說是譯經的第一人。🏠

玄奘法師留下的文化遺產

《大唐西域記》

玄奘法師留學印度歸國後，除了進行佛典漢譯，為佛教三藏留存珍貴的文字紀錄外，期間，更應唐太宗的要求，將旅途中的見聞由弟子辯機筆錄成《大唐西域記》一書。

全書共十二卷，介紹了西域及印度共一百三十八個國家（其中一百一十八國為玄奘親歷）。除風俗、地理的介紹，更藉著不同佛教聖蹟或當地流傳的佛教故事，而對佛陀、佛法等有著間接的闡述。

由於這部書詳細記載了七世紀中期印度全境的政經、地理、文化等觀察，對一向不重視史實紀錄的印度而言，可以說是全世界欲重建古印度文明的重要參考憑據。

巴米揚大佛

2001年三月，位於阿富汗境內巴米揚峽谷的佛教古遺跡兩尊大佛，就在世人的眼前為激進分子蓄意破壞，化為一灘灰燼。這全世界所極力呵護的文化遺產，卻因人為破壞而消失於頃刻間，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如今只能從玄奘法師的文字裡，再次重溫那西元三至八世紀，曾經由數千名僧侶所緣聚而成的巴米揚佛教文明。

「梵衍那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在雪山之中也，人依山谷，逐勢邑居……王城東北山阿，有石佛立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耀，寶飾煥爛。……伽藍東有榆石釋迦立像，高百餘尺，分身別鑄，總合成立。」（《大唐西域記》卷一〈梵衍那國〉）

大雁塔

唐永徽三年，玄奘駐長安慈恩寺譯經。由於擔心從印度帶回的佛教原典、舍利等的保存問題，在唐高宗的批准下於慈恩寺的西院造塔，建築形式為仿西域形式而建。可惜的是此塔在修建的三十年後即坍塌，由當時在位的武則天重修，而自此，這座位於慈恩寺西院的塔，始稱為「大雁塔」。

大雁塔名的靈感，應來自玄奘一段印象深刻的行旅經驗。玄奘西行時途經一座佛塔，當地傳述著動人的雁群投身供僧故事，而此塔即名大雁塔。

在唐神龍年間，社會上形成了一種風氣，即進士及第後，一定會登上大雁塔題上自己的名字。也因此大雁塔保留許多珍貴的唐朝文人如白居易等的墨跡，「雁塔題名」已成為西安著名的文化景觀。📍



專輯 【大唐三藏】

來去 西遊記

摩訶耶那提婆部落格
編輯組

扁頭最美的曲支國，彎腰駝背的少女城，傳聞中的西女國，專為蠶建立的鹿射寺，
讓我們跟隨號為「摩訶耶那提婆（大乘天）」的玄奘大師來去西遊，
領略中南亞不同的風俗民情。



扁頭最美的屈支國

貞觀2年3月 | 迴響：05 | 點閱：1385

屈支，梵文Kutsi。屈支國適宜種植麥子，出產葡萄、石榴，盛產梨、桃和杏。四季氣候溫和，風俗質樸。此國的管弦音樂、歌舞非常美妙，是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百姓用錦褐做服飾，剪髮，頭戴巾帽。國王才智不高，缺少謀略，受強臣挾制。當地以扁頭為美，因此，孩子出生後，要用木板箍壓頭部，以使頭形扁薄。

此地盛行小乘教的「說一切有部」，寺院百餘所，僧人有五千餘人，食三淨肉。記得我來的第二天，國宴上有三淨肉，我沒吃，國王誤以為我不接受他的供養。我正好藉此機會跟國王解釋小乘佛教與大乘佛教、漢地文化與屈支文化的差別。之後，與長老比丘木叉毘多辯論，更是永生難忘的回憶。這位老比丘對大乘佛教原本存著輕慢的心，與我論敗之後——大乘佛教不下於小乘佛教，在所有屈支國的民眾心裡，現在應該也有些認識了吧。

在屈支國東部有座城池，城北天祠前有一個大龍池，池中的龍與雌馬交配生下龍駒，龍駒生性凶暴，難以駕馭。只有龍駒再生下來的龍駒，才可以馴養駕車，這就是這個國家多良馬的原因。

當地的長者們說，近代有位金花王，政教明察，感動龍來為他駕車。金花王將往生時，用鞭子觸碰龍的耳朵，龍便潛藏到池中，一直到現在。城裡沒有水井，當地居民都要從龍池中取水。結果龍變成人形，並藉此機會與婦人們幽會，生下的男孩勇猛矯健，跑起來像馬一樣快。就這樣逐漸的，人人都成了龍種。這些人仗著勇猛亂耍威風，不肯服從君王的命令。君王於是聯合突厥人，屠殺這個城的居民，不留一個活口，如今這座城池已荒無人煙了。

荒城北邊，有兩座東西對稱的寺院，都叫昭怛釐。它們皆被列入屈支國著名景觀之一，原因有二：一是寺院中佛像的裝飾巧奪天工，幾乎超出人間工藝水準；二是東昭怛釐寺中保存的玉石，石面寬二尺多，呈黃白色，形狀像海蛤，上頭有佛的足跡，若遇齋戒的日子，佛的足跡會發出明亮的光。

關於我 登入
留言板: 3

參觀人數

7001





突厥人領地：罕利地區

貞觀2年4月 | 迴響：10 | 點閱：1405

今天在素葉水城與突厥首領葉護可汗見面。突厥人不使用木器，所以沒有桌椅，大家都是坐在地毯上。不過，可汗還是為我準備了一張鐵交床。我請隨身的使者呈上高昌王的書信和禮物，可汗看了之後，似乎挺高興的，馬上派人奏樂設宴，款待我們。只是那些酒肉，我不能食用，還好有些果餅，倒也過得去的。

從素葉水城到羯霜那國之間的地區名為「罕利」，包括千泉、大沙漠、四座城池和十二個國家。這一帶的居民也就被稱為罕利人，文字和語言則稱為罕利文和罕利語。罕利文的基本字母很簡略，只有二十多個字母，字母互相組合，詞彙就愈來愈廣了。這裡的人有文字記載的習慣，文字是由師徒依次傳授流傳下來。居民用毛氈、粗麻、毛皮和細棉布做衣服，衣物都做得很狹小。他們把頭髮剪整齊並露出頭頂，或將頭髮全部剃光，用彩色絲織物纏繞著額頭。

罕利人身材雄偉，然而生性膽小怯懦。這裡的風俗浮薄偽詐，人們行為狡詐，大多貪財好利，即使父子之間也是錙銖必較。這一地區有個風俗，男孩生下後，大人要馬上將蜂蜜抹在嬰兒口中，希望孩子長大成人能巧舌如簧，口如蜜甜；再將膠水放在嬰孩手裡，希望孩子長大後能像膠水黏東西一樣，攫取並守住錢財。財富多的人地位就尊貴，但即使是家財萬貫的人，吃的穿的都很粗陋。在這裡種田的農民和逐利的商人約各佔一半，因為此地區的商人非常擅長做生意，所以那裡有利益，那裡就有他們活躍的身影。

從素葉水城往西走四百多里，就到達千泉。千泉是一個美麗的地方，在苦寒的罕利地區，此城尤其顯得珍貴。放眼望去，繁花似錦，樹木繁茂，綠意盎然，還有泉水淙淙，泉水蓄成的水池有上千處，因而得名為千泉。就連突厥可汗也經常來這裡避暑。在此可見群鹿嬉戲，這些鹿習慣與人親近，突厥可汗非常喜愛牠們，因此下令：殺鹿者，處死不寬恕。這些鹿因此得以終其天年。此地之美，有如世外桃源。



關於我 登入
留言板: 3

西元627-645

30	31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1	02	03

參觀人數

7001





健馱邏國（一）：迦膩色迦王建的大塔

貞觀2年8月 | 迴響：05 | 點閱：7895



關於我 登入
留言板 3

西元627-645

30	31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1	02	03

參觀人數

7001



健馱邏，梵語 **Gandhāra**，這個國家又被稱為月氏國、小月氏、健陀羅等；有的典籍把這個國家稱作香遍國、香風國，這是梵語名詞的意譯。健馱是香的意思；邏即羅，是指陀羅，遍及的意思。健馱邏的意思是說這個國家有很多香花，因此也可稱該國為香遍國。

健馱邏國，東面瀕臨信度河。國家的大都城叫布路沙布邏。這個國家王族已經絕嗣，隸屬於迦畢試國。城鎮鄉村空寂荒涼，居民稀少，在宮城的一角有一千多戶人家。國內糧食富足，花果繁盛，多產甘蔗。氣候溫熱，沒有一點霜雪。人民性情怯懦，喜歡學習經典藝文。自古以來，印度境內造論的大師如那羅延天、無著菩薩、世親菩薩、法救、如意、脅尊者等都在這裡出生。

過去，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派遣佛教徒到這裡來傳播佛教，在這裡逐漸形成舉世聞名的健馱邏式的佛教藝術。後來，此國成為貴霜王朝迦膩色迦王的統治中心，其大城市布路沙布邏就建於這個時期。隨著時光流逝，這個國家的勢力逐漸衰落。我抵達此地時，此國已經隸屬迦畢試國，而且到處都是荒涼景象。唯一能反映出它昔日輝煌的，就是境內數不勝數的佛教遺址了。

在大都城東南八、九里的地方有一棵畢鉢羅樹(梵文 **pippala** 的音譯，即菩提樹。佛教視為聖樹。)枝葉繁茂，濃蔭密布。在這棵樹的南面有一座塔，這是迦膩色迦王建造的。迦膩色迦在如來涅槃後四百年受天命做了王。有一天，他到草澤打獵，遇見一隻白兔，追趕了一會兒，兔子消失不見，只見一個牧童在林間作小塔，有三尺高。牧童告訴迦膩色迦王，四百年前釋迦佛的大智慧預言，將有一個國王在此建造佛塔。迦膩色迦王聽了這番話，非常高興而大興土木，他圍著小塔又建了一座大石塔，想以自己的功力蓋住神靈護持的三尺小塔，但終歸失敗。迦膩色迦王這才領悟，神靈的功績是難以掩蓋的。塔現在還在，若生了病想求康復，在塔前塗香散花，虔誠祈求，多能蒙神保佑恢復健康。



健馱邏國（二）：脅尊者室

貞觀2年8月 | 迴響：05 | 點閱：4865



參觀人數

7001

昨天提到的迦膩色迦王建的大塔，其石階的南面有佛的畫像，高一丈六尺，從胸部以上，分成兩個身軀，胸部以下，合成一體。聽年長者說，有兩個窮困的人，基於對佛的忠誠信仰，分別委託同一個畫工為他們畫佛像。雖然窮人所拿出的畫像酬金是不足的，但畫工被他們的至誠所感動，約了另一個丹青好手，共同精心繪製了佛像。後來，兩個窮人各自禮敬自己的佛像時，卻只看見一尊佛，對這畫工不免心存疑慮，於是畫工請佛像證明自己的清白。佛像果然顯現異象，身體分開，影子卻交會在一起，光明輝耀。這景象不僅消除了兩個窮人的疑惑，也使他們對佛更加虔信。

在大塔西南的地方有一尊白石佛像，高一丈八尺，向北而立，常常顯現異象，並大放光明。經常有人看見佛像晚上出來繞著大塔轉圈。近來有一群盜賊想進入塔中偷東西，這尊佛像出來等候他們，賊人因此嚇跑了。這群盜賊從此改過自新，在城鄉中來來回回，向大家講述這件事。

這座塔，根據如來佛的預言，燒毀七次，再建成七次，佛法才會消失。當地人說，這座塔已經經過三次成壞了。我初到這個國家的時候，塔剛剛遭到火災，正在營建，還沒有完成。

在塔的西面是迦膩色迦王建的寺廟，三樓是脅尊者室。脅尊者是小乘佛教有部的大師，曾勸說迦膩色迦王為佛教經典做第四次的結集。脅尊者八十幾歲才出家。很多人都嘲笑他，說：「您這個老傢伙，出家一要修定，二要誦經，您這把年紀能夠有什麼成就？在寺裡，不過是要混口飯吃罷了。」脅尊者面對這種嘲笑，便發誓：「如果我不能理解佛教三藏的教義，得不到六神通，斷不了煩惱，我這輩子就不讓我的脅（左右兩邊肋骨）碰到蓆子。」自此以後，白天研習教理，晚上修習禪定，經過三年，尊者果然學通三藏，得三明智，受到大眾的敬仰。

世親菩薩也曾在此寺院的二樓完成《阿毗達磨俱舍論》。



相關文章





福地與福水

貞觀4年 | 迴響：05 | 點閱：2255

薩他泥溼伐羅國大都城內的地區，當地人稱為「福地」。從前，五印度國分別由兩位國王治理，兩個國王想要大戰一場以決勝負，安定民心。但百姓對打仗都很怨恨，沒人聽從君王號令。這時國王認為只有神靈才可以打動他們，因此找了一位很有才能的婆羅門假造法書，然後藏在山洞裡。隔天，國王對群臣說神靈在夢中賜予靈書，書現在在某山上。於是下令尋找，在山林中找到了這冊書。百官民眾都歡欣鼓舞，他們互相宣告，遠近的人都知道這件事。

靈書的大意是：眾生應該面對敵人拼死一戰，這樣就可以轉生為人；多多殺戮無辜的人，將會得到上天所賜的幸福歡樂。要做的很少，而得到的福報卻很多。人一旦死去，就要在地獄、餓鬼和畜生這三條幽暗的路上流轉了。因此眾生必須努力去做！

於是這個國家人人學習戰鬥，視死如歸。國王下令，招募勇士。不久兩國交戰，屍首堆積得像叢生的草木。直到今天，這裡仍然遺骨遍地，民間相傳，便稱此地為「福地」。

在薩他泥溼伐羅國的鄰國翠祿勤那國有條河，叫做「克伽河」(恆河)，當地人稱之為「福水」。只要進河裡洗身，罪孽就會消除。若跳此河輕生，可以升天；死後屍體丟入此河，就不會墮三惡道。拍擊水就能夠超度亡魂。提婆菩薩知道後，就來到此地，跟著大家一起跳進河裡擊水消罪，只是他低頭逆流而上，跟其他人不同。

有個外道便問原因。提婆回答：「我的父母親屬都在執獅子國，我怕他們挨餓受凍，希望水能流到那裡接濟他們。」大家聽了都嘲笑說：「先生，您的家鄉離這裡這麼遠，您用拍擊水的方式要接濟遠方飢餓的家人，不就像倒著走路卻要趕上前方的人一樣，枉費心機嗎？」提婆回答：「連幽冥的罪孽都能用福水洗淨，現在只是山川阻隔，怎麼會無法接濟呢？」眾人聽了恍然大悟，便接受菩薩的教導，放棄邪說。

福水與福地，說明了觀念對人的影響，真是不能不謹慎啊。



關於我 登入
留言板 3

西元627-645

30	31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1	02	03

參觀人數

7001



摩揭陀國：那爛陀寺

貞觀5年 | 迴響：05 | 點閱：1668

歷盡千辛萬苦，終於來到了心目中的最高學府——那爛陀寺。那爛陀，梵文 Nālandā，意譯「施無厭」。有說是寺旁的池中有龍，名叫「那爛陀」，就以龍名命名。但進一步問，應是佛陀前世當大國王，在此地建都，國王喜捨樂施，大家就稱他為「施無厭」。

佛陀時代，這地方原是一片樹林，後來有商人合資買下來供養佛陀，佛陀便在此地說法三個月，商人們聞法當下也都證了聖果。佛涅槃後，國王就在此地建了一座寺院，有個擅於占卜的外道說：「此地是勝地，在這裡建的寺院將會成為五印度的楷模，千年後會更興旺。來這裡學習的人，學業容易成就。但是容易吐血，這是因為建寺時傷了龍身。」

這個國家的國王陸續擴建那爛陀寺，到幼日王時，幼日王也信仰佛教，後來出家為僧。因為是最新剃度的，排班時排在最後。幼日王耿耿於懷，便跟寺裡說：「我當國王時是最大的，出家卻排在最後。」寺裡長老們便開會商討，後來決定：還未受大戒的沙彌照年齡排序。這是那爛陀寺的特殊規矩。

那爛陀寺共有六院，規模宏大，建築壯麗，藏書也相當豐富，一切典籍分別藏在寶彩、寶海、寶洋三大殿堂內，其中寶洋高達九層，可說是當代的佛教學術中心。

那爛陀寺裡大師雲集，學者輩出。這裡學風鼎盛開放，研習科目除了佛教哲學外，也兼學印度古代各種學問，如因明、聲明、醫方、術數等，在此受業講課的常有萬人。這裡的僧眾戒律嚴明，道德水準高，早晚討論教義，也未感厭倦；大家相互提攜，不浪費任何時間。若有不用功的，在這兒都會感到自慚形穢。

遠方來的僧人若想進入此寺學習，在門口就先要受到守門者的問難，答不出來就不能進來；答出來了，進來寺裡，也要通過寺裡僧人們的一一問難。所以，此地人才輩出，如護法、護月，乃至近代的戒賢長老，都是學貫古今，述作論釋豐富，是當代的國寶。

 訂閱  訂閱文章



參觀人數

7001

僧伽羅國：以獅子為圖騰

貞觀11年 | 迴響：05 | 點閱：6582

僧伽羅，梵文 *Siṃhala*，意譯為執師子國、師子國。這個國家土地肥沃，氣候溫熱，花果繁多，人口稠密，生活富裕。居民外貌又矮又黑，性情粗獷爆烈。傳說中師子國(執獅子國)居民的膚色黝黑、性情殘忍狠毒的特性，來自於他們是猛獸遺種的緣故。另外，因為這個民族把獅子作為他們的原始圖騰，因此更增添其神話色彩。

據聞，南印度有個公主要出嫁，途中遇到了獅子。獅子並未傷害女子，幾年後，和女子生下了一男一女。這兩個孩子容貌和人一樣，但性情和血統卻是野獸的。孩子長大後，母親便將往事說給兒子聽。於是，兒子帶著母親與妹妹回到母親的故鄉。獅子一發現妻兒離開，既惱怒又傷心，於是到處尋找。所到之處，咆哮震吼，殘害生靈。就連國王親自率領士兵也無法鎮伏。後來，獅子的兒子聽說國王在招募擒獅勇士，便暗藏匕首去應募了。獅子父親一見到兒子，馬上就馴服。兒子趁機將刀刺入父親腹部，這時的獅子還是滿懷慈愛，沒有一絲恨意，直到最後悲苦而死。國王在了解整件事的來龍去脈之後，準備了兩艘大船，船中儲備了食品乾糧，獅子的兒子女兒各乘一船，在海中隨波漂流，以流放懲罰其弑父之大逆不道，母親則被留在國中供養當作賞功。

獅子兒子的船漂到這座孤島，他見島上有許多珍寶就留了下來。後來有商人到島上來尋寶，他便殺了商人，留下其子女。這樣繁衍後代，子孫愈來愈多，最後統治了這塊土地。因為他們的祖先是捕殺獅子的，並有開國的功績，就把執獅子作為國名。

僧伽羅國一開始信奉外教，佛涅槃後一百年，無憂王(阿育王)的弟弟摩醯因陀羅(編按：此是玄奘訪問從斯里蘭卡來印的大德的說法，但就考據，此名應是斯里蘭卡神山的名字。)遠渡重洋來此弘宣正法。至今，佛教仍然興盛，但分成二部，一派專研小乘；另一派學兼大小二乘。法顯大師也曾參禮當地著名的佛牙精舍。可惜自己因緣未能具足，浪大不能成行。只能遙望東北方，讚歎此國諸多佛教聖蹟，實是一個福地啊！

關於我 登入
留言板 3

參觀人數

7001



西女國與信度國

貞觀12年 | 迴響：05 | 點閱：3355

前兩天從波刺斯國回來。波刺斯國多出產奇珍異寶，駱駝和馬匹都很精良，擅長大錦、地毯之類的編織。這個國家西北鄰拂懽國，風俗跟波刺斯國一樣。特別的是拂懽國西南方有個海島，叫做「西女島」，據聞島上都是女眾，拂懽國派男子登岸與之婚配，當地的風俗，只撫養女孩，男孩就當棄嬰處理。

今天停留在信度國。信度，梵文 *Sindhu* 的音譯。出產金、銀等礦石，牛、羊、駱駝很多。此地出產的赤鹽像紅石頭，還有白鹽、黑鹽、白石鹽等，外地人都拿來當藥用。信度國的大都城叫毘苦婆捕羅，這裡的人性情剛烈率直，經常鬥毆爭吵。不喜歡鑽研學問，但深信佛法。境內有幾百座寺院，僧徒一萬多人，都學習小乘正量部法。但那些僧徒大多懶惰，疏於學業，戒行敗壞；不過也有些勤奮學習的僧侶，日夜修持，毫不懈怠，多證得了聖果。從前如來曾幾次遊歷這個國家，所以無憂王在聖跡處建造了幾十座塔。付法藏第四祖的烏波毘多大阿羅漢屢次遊歷此國，講說佛法，開導眾生。

在信度河邊一千多里的山丘水澤間，住著成百上千戶人家，這些人性情剛烈，以殺戮為業，牧牛維生。無論男女貴賤全都剃光頭髮，身穿袈裟，看起來像是出家人，卻做著世俗的事情。他們信奉小乘法教，排斥大乘。

聽年長者說，從前這裡的民眾生性殘忍，做事凶殘。當時有位羅漢悲憫他們，便運用大神通，向他們顯示俗世稀有的事物，使大眾信服接受他。然後他說法慢慢開導他們，人們受到感化，心悅誠服，都願意遵奉他的教誨。羅漢知道眾人都已順從，就授給他們三歸的法門(即三皈依)，平息他們凶暴的心性，於是他們都放下屠刀，不再殺生。剃了髮，穿上法衣，恭敬的奉行法教。可是，隨著年代久遠，守善的行為漸漸衰微，因原來的餘風尚未完全消失，邪惡的念頭或行為又出現在他們之間。所以他們雖然穿著法衣，卻沒有戒行和行善，身上的法服漸漸形同虛設，代代相傳，形成這樣的習俗。

 首頁
  相關文章


參觀人數

7001





羯若鞠闍國：彎腰駝背的少女城

貞觀15年 | 迴響：05 | 點閱：1485

貞觀十四年底，我在恆河邊與戒日王初次見面。我為戒日王介紹了自己的祖國大唐王朝，以及大唐君主的英明，引發了戒日王的讚嘆。隔年春天，我便隨著戒日王沿恆河南岸，往戒日王的國家——羯若鞠闍國的首都「曲女城」走。羯若鞠闍，梵文寫作 Kanyākubja，因為 Kanyā 的意思是少女，Kubja 的意思是彎曲，因此意譯為曲女。

這一趟，走了九十日，才到「曲女城」。戒日王不愧是印度第一名王，文治武功皆十分強盛，佛教在這裡也是備受尊崇的。曲女城瀕臨恆河，城內庭台樓閣、花園水池處處可見，由此可知生活水準很高。這裡同時也是各地奇珍異寶的集散地。不僅如此，此地氣候溫和，風俗淳樸，人們容貌優雅，服飾華麗，談論清遠。

相傳羯若鞠闍的國王梵授，因受前世福報，智慧超群，文武兼備，聲威震懾鄰國。他有一千個兒子，全都智勇雙全；還有一百個女兒，個個儀態嫺雅。有一個修行了萬年的大樹仙人，一日在瀏覽河濱林叢的景色時，見到了國王的女兒們追逐嬉戲，竟然動了凡心，起了愛欲。於是他前往王宮，向國王提出想迎娶公主的要求。國王詢問女兒們的意見，可是，沒人願意嫁給仙人。國王畏懼仙人的威力，擔心其神通廣大，能興災降福，如果他不能如願，必然會發怒而摧毀國家。為此，國王成天愁眉不展，日漸憔悴。

最小的女兒不忍心見到父親如此憂慮，挺身自願嫁給大樹仙人。國王大喜，立即備車送女出嫁。仙人見了幼女非常不高興，認為小女兒姿色不足，當他知悉原來除了此女之外，沒人願意嫁給他，更是惱怒！他惡毒詛咒，國王的九十九個女兒，全部腰彎背曲，容貌毀壞，一輩子嫁不出去。詛咒立即應驗，「曲女城」之名也就如此流傳下來。



關於我 登入
留言板 3

西元627-645

30	31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1	02	03

參觀人數

7001



關於戒日王

貞觀15年 | 迴響：05 | 點閱：1897



參觀人數

7001

羯若鞠闍國的國主戒日王，出身於吠舍種姓，名字叫做「曷利沙伐彈那」（喜增）。現是北印度的霸主。在戒日王之前，他的父親波羅羯羅伐彈那（光增）與哥哥曷邏闍伐彈那（王增）都曾經統治過羯若鞠闍國。在光增國王往生後，由哥哥王增繼承。當時，鄰國金耳國設計害死了王增國王，整個國家頓時群龍無首。此時有位老臣叫做波尼，便提議由天性仁慈的喜增王子繼承王位，統領國家。所有的大臣都沒有異議，倒是喜增王子認為自己還無法承擔重任，便決定先到克伽河邊的一尊觀自在菩薩像前占卜。

喜增王子來到菩薩像前，不吃不喝，虔誠禱告，終於感應菩薩現身詢問：「你如此虔誠，有何所求？」喜增王子便將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告訴菩薩。菩薩說：「你原本是在山裡修行的出家人，因精進修行而轉生為太子。既然金耳國王毀壞佛法，你若繼承王位，一定要弘揚佛法，慈悲為懷。你要國家長長久久，就要記得我跟你說的話，暗中自然會有佛菩薩護佑你。不久，你將會統一五印度，天下無敵。不過，不要登獅子之座，不要自稱為王。」

喜增王子接受了菩薩的指示繼承王位，自稱王子，號戒日王。戒日王自誓：「父兄的仇一日未報，我就一日不用右手進食。」王和大臣們同心協力統帥大軍，東征西討。經過六年的奮戰，終於統一了五印度國。往後這三十年來，政局穩定，天下太平。

我觀察這位戒日王，為人力行節儉，行善造福。他下令禁止百姓吃肉，否則格殺勿論。照顧弱勢民眾，醫藥等福利設施做得很好。推行佛教，廣建寺院，常行布施。他也常召集佛教學術會議，鼓勵研議佛法，表揚優良的僧眾，驅逐道德敗壞的佛教徒。

他與鄰國關係良好，均以好友相稱，平等互待。戒日王也常巡視各地，體察民情，行館通常只是間茅草屋。在不能外出的三個月雨季中，會大擺宴席，宴請各個教派的人吃飯。他運用時間的觀念是「三分之一的時間處理國家大事；三分之二的時間要行善造福。」





瞿薩旦那國：地乳國

貞觀18年 | 迴響：05 | 點閱：2385



關於我 登入
留言板: 3

西元627-645

30	31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1	02	03

參觀人數

7001



瞿薩旦那是一個梵文化的名稱，原文應為Gostana，梵文go是大地的意思，stana的意思是乳房。因此瞿薩旦那也被稱為「地乳」。瞿薩旦那國境內多半是沙漠地，耕地面積狹小。氣候溫和宜人但多風沙。這裡講究禮義，人們性情溫和恭謙，舉止彬彬有禮，行為中規中矩，安居樂業，生活富足。此國崇尚佛法，都學習大乘法教。

當今國王驍勇善戰，敬重佛法，自稱是毘沙門天的後代，從前毘沙門天就住在這裡。無憂王的太子在呾叉始羅國被挖去眼睛以後，無憂王大怒，流放他的輔臣，並將呾叉始羅國內許多豪門大族遷到雪山以北的荒谷間，這些人來到此國西界，推舉一位首領為君王。同時，東土也有一位王子獲罪被流放，住在此國的東界。

一天，因為打獵，兩方發生爭執。結果，西界敗退，東面的君王乘勝推進，安撫召集所有百姓，並將都城遷到瞿薩旦那國的中間地區。建築城池時，有位塗灰外道，背著裝滿水的大葫蘆出現，他將葫蘆裡的水傾倒出來，繞了一圈又一圈，然後一眨眼就不見了。當時人們便依照水的痕跡建造都城。現在的國王就定都在這裡。

當時那位君王到了古稀之年，仍然沒有子嗣，因此前往毘沙門天神那裡祈禱求嗣，在天神的指引下，從神像的前額剖出了一個嬰孩，但是嬰孩不吃奶，君王只好請求天神養育嬰孩。突然，神像前面的地慢慢隆起，形狀就像乳房一樣，神童吸吮這裡的乳汁，終於長大成人。他長大後營建神廟，以祭祀先祖。由於神童是大地的乳汁哺育成人的，於是「地乳」就成為這個國家的名稱。

另外，此國有個「鼠壤墳」，專門祭拜老鼠。相傳早年匈奴大軍來襲時，瞿薩旦那王祈請老鼠幫忙。當晚真夢見一隻大老鼠來說必定相助。隔天與匈奴大戰時，突然湧出數以千萬的老鼠，嚙咬敵軍所有的裝備，於是大敗匈奴。瞿薩旦那王感念老鼠的幫助，便設置廟宇與祠堂祭拜老鼠。還擔心老鼠不來享用這些供奉，恐怕就是會有災難降臨。



紀念蠶的寺院

貞觀18年 | 迴響：05 | 點閱：1585

瞿薩旦那國的都城東南五、六公里的地方，有座鹿射寺，是這個國家先前的王妃建立的。從前，這個國家不知道如何種桑養蠶，但他們聽說，東方的一個國家有桑蠶，國王派特使前去求取。當時東方國君將桑蠶的養殖視為秘密，非但沒有賜予他國使者，更嚴令邊境關防，不得讓桑蠶種流出國境。

於是瞿薩旦那王進而謙卑有禮地向東方國君請求聯姻，東方國君懷有安撫遠方國家的大志，於是答應了請求。瞿薩旦那王派遣使者去迎娶新娘，並告知新娘可自行帶一些桑蠶種，以便為自己做衣服。公主便小心翼翼把桑蠶種子藏在她帽子的襯絮中。關防人員仔細搜了一遍，唯獨不敢檢查公主的帽子。於是他們進入了瞿薩旦那國，住在鹿射寺這塊地方，準備婚嫁禮儀。公主被接到宮裡時，把桑蠶留在這裡。

春天一到，王妃開始種桑，三月的時候，再將桑葉採下來養蠶。王妃還在石頭上刻下制度，不准殺傷蠶蛾，必須等蠶蛾飛盡以後才能治繭繅絲，若有人膽敢違犯，神明將不護祐他。接下來，為最早的蠶設立了這座寺院。直到現在，這個國家仍然不殺蠶蛾，只要有偷偷殺蠶蛾取絲的行為，翌年的蠶就會養不好。

鹿射寺是一座專為蠶而建立的寺院，這在我西行途中是罕見的。然而，與其說這裡紀念的是蠶，不如說是為了紀念人——那位將桑蠶傳到這裡的王妃。這個故事透露出來的正是古代東方的桑蠶傳入西方的歷史。另外，桑蠶不只是指植桑和養蠶的技術，還包括繅絲和紡織等加工技術，這對當時西域人民的生活和文明的進步具有無法估量的意義。

我在此國停留了七、八個月，這段時間我趕緊找到疏勒、屈支等國抄寫在信度河損失的五十筴佛經。今天，大唐的使節帶來了皇上要我回國的敕令。明天準備向于闐王告辭。對了，「瞿薩旦那國」就是漢地所指的「于闐」。

 訂閱  相關文章


參觀人數

7001



專輯 【大唐三藏】

高山 斯仰

玄奘大師與親師友的互動
編輯組

玄奘大師杖策西行，留下了在莽蒼的大地中，背著竹架子蹣跚獨行的神貌，但實際上，大師煥發而弘廣的人生經驗裡，都不曾離開過人群，或王或民、或僧或俗，隨著大師放達的步履，迴盪出許多灑淚悲歎的生命互動。

亭亭獨秀

玄奘十歲左右，父母相繼去世。已出家的二哥長捷法師對他說：「你聰明早慧，可以傳授佛法教理，跟我到洛陽的淨土寺去學習佛法吧！」玄奘到了佛寺，早晚不懈怠地研讀經典。

三年後，朝廷有旨在洛陽選度二十七位僧人。當時有好幾百人報名。玄奘年紀小，沒有報名，只站在一旁觀看。

負責選拔的大臣鄭善果很能品鑒人才。他一見到玄奘，便暗暗稱奇，問：「你是誰家的孩子？」

玄奘回答了自己的家氏及姓名。

鄭善果：「你是不是也想出家？」

玄奘：「是的！但我才剛學佛法，道業微淺，沒敢報名。」

鄭善果：「你為什麼想出家？」

玄奘：「繼如來家業，宣揚佛法。」

鄭善果非常嘉許他宏大的志向，破格錄取。他告訴同事：「要找到會背誦經典的僧人容易，獨有風骨最是難得。這個孩子將來一定是『釋門偉器』。但我和各位恐怕都來不及見到他『翺翥雲霄，灑演甘露』的時候了。」

當時名僧集聚洛陽，玄奘和眾善知識學習。然而隋朝氣數將盡，天下沸

騰，洛陽城也動盪不安。十九歲的玄奘對兄長說：「現在兵荒馬亂，我們不該在這裡坐以待斃。」

打探到蜀地沒有戰事，僧人都往那兒去，兄弟倆就到蜀地跟隨各大德學習，幾年時間已能究通諸部。信眾稱讚兄弟二人：「懿業清規，芳聲雅質。」二人已成為當地名僧。

玄奘並不以此為滿足。聽說長安是國際大城，不少外國僧人在長安講學，就跟長捷說：「蜀地名僧都曾請示學習，各家學說也都瞭然在心，但心中還有不少疑惑未能融通，我想去長安請教外國高僧。」

長捷：「我們已經在這裡安身立命，這時重要的是貢獻所學，度化眾生，不該再四處奔波。」

雖然和兄長意見不和，但玄奘並不放棄他求法的意願。他離開兄長，和商人結伴渡江來到長安。但在遍訪長安城的高僧之後，仍無法解答他的疑惑。

聽聞印度那爛陀寺有位戒賢法師，是當代首屈一指的高僧。便從長安出發，開始他艱苦的西行求法之路。📍

《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續高僧傳》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冒風波於險途

玄奘號召了一隊西行取經僧侶，準備前進婆羅門國。由於當時政策嚴格禁止人民出境，申請不被准許。這群僧侶都打消念頭，只有玄奘不顧禁令，堅持西行，來到瓜州。在瓜州打探往西的路徑，大致是這樣：首先會遇到急流——瓠蘆河。河上便是玉門關。這是西行的必經之路。出了玉門關是五座守備嚴密的烽火臺，每座烽火臺相隔約一百里，中間沒有水草。五烽後是八百多里長的莫賀延磧，上無飛鳥，下無走獸，更不必提有什麼水草了。過了莫賀延磧，就能到達西域第一個國家——伊吾國。

玄奘有些發愁，來到彌勒寺中啟請，希望找到能領路的嚮導。當夜就在彌勒寺掛單。

隔天早晨有位叫達摩的胡僧，見到玄奘，忍不住「啊！」的一聲叫了出來。玄奘好奇地望向他。

達摩說：「我昨晚夢到一個人坐著蓮花往西方去。我正疑惑從沒見過這個人，沒想到就是您。」

玄奘心裡雖然高興這是西行的吉兆，但想到要西行必須偷渡，所以表情平靜地回答：「夢是虛幻的，不值得提起。」

玄奘走進大殿禮佛。有位胡人也來到寺中禮佛。這位胡人繞了玄奘三圈，玄奘覺得奇怪，問：「施主尊姓大名？」

胡人：「敝姓石，名槃陀。想請師父幫我授五戒。」

玄奘為他授了五戒。胡人歡喜辭別。不久又拿餅果來供養法師。玄奘看他身體健壯又很恭敬，就對他說：「我想西行求法，你能當嚮導嗎？」

石槃陀：「我可以送法師通過五烽臺。」

玄奘：「我們各自準備，明天日落後見。」

隔天晚上，玄奘帶著準備好的水糧及馬匹到約好的地點等待。卻看到石槃陀帶著一位騎著瘦老赤馬的老人同來。玄奘雖然明白西行多個人可以多些照應，但是帶個老人豈非多一分負擔？口裡雖不說，神情很高興。

石槃陀：「這位老先生來去伊吾國已三十多趟，非常熟悉路徑，所以我才請他一起來。」

看到法師的表情平和下來，老翁說：「西行的路非常險惡，途中有流沙、鬼魅及熱風。就算成群結隊前進都還會迷路，師父您單身前往實在太危

險。希望您能多考慮考慮，不要拿生命當兒戲。」

玄奘：「貧僧為求取大法發願西行。如果不到婆羅門國，絕不東歸。就算死在途中也絕不後悔。」

老翁：「既是如此，恕我不相陪。法師西行，可以乘坐這匹老馬。這馬往返伊吾已經十五次了，腳力強健而且識得路途。法師您所帶的馬年紀輕，無法走這麼遠的路。」

玄奘收下老馬。胡翁非常歡喜，禮敬法師後離開。

玄奘便和石槃陀趁夜出發。三更時分便遙見玉門關。不久來到瓠蘆河，河寬一丈多。石槃陀砍下樹木作橋梁，渡過了河川。

玄奘：「辛苦了！我們各自找地方休息吧！」

石槃陀就在離法師五十步左右的地方鋪好臥具。但不久卻拔刀站起，慢慢向法師走來。玄奘覺得這位新收的弟子不懷好意，就坐起來誦經並稱念觀音名號。石槃陀看到法師醒來，就往回走，躺下睡著了。

天快亮時，法師喚醒石槃陀，命令他去河邊取水。用過早齋，石槃陀說了：「前面的路程遙遠艱險又沒有水草，只有烽火臺下有水，必須趁夜去偷

水。但只要被烽火臺守衛發現就必死無疑。我們還是回去比較穩當。」

玄奘：「我已發願，不到婆羅門國絕不東歸。」

石槃陀拔出刀刃、張開弓箭，說：「請師父先走。」

玄奘看他懷好意，說：「還是你走在前面。」

石槃陀往前走了幾里停了下來，說：「我不能再往前去了。我家累繁重而國法嚴明，偷渡者只有死路一條。」

玄奘：「你的苦衷我明白，你自己回去吧！」

石槃陀：「師父您若是被捉到而供出我來，依國法我還是死路一條。」

玄奘發下重誓：「就算我會被千萬刀，身體碎裂成細微的灰塵，也決不會供出你來。」

石槃陀相信玄奘絕對會遵守不妄語戒，跪下來說：「感謝師父免我犯下殺人大罪。」

玄奘：「感謝你送我到達這裡，這匹年輕的馬送你！」

兩人分別後，玄奘騎著老馬，依著屍骨及馬糞等物的指引，繼續在沙漠中孤獨地前行。📍

《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續高僧傳》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杖策孤征

玄奘趁著夜色去第一烽火臺下取水。突然一箭飛來，差點射中膝蓋。不久又一箭射到身旁。玄奘知道已被發現，跟著烽臺守衛去見校尉王祥。

王祥命人點火，仔細看了看，問：「法師為什麼會來這裡？」

玄奘：「您知道有位京城來的僧人玄奘，想去婆羅門國求法這件事嗎？」

王祥：「我聽說玄奘法師已經東還了，怎麼會到這裡？」

玄奘拿出他的度牒。王祥相信了玄奘的身分，說：「西方路太艱險，您孤身一人無法到達。我現在也不定您偷渡的罪。我是敦煌人，想送法師到敦煌去。那裡有位張皎法師，是位高僧大德，見到您一定很歡喜，您就去那兒跟他學習吧！」

玄奘原以為會被就地處決，已做好為教捐軀的準備，不料王祥竟提出這樣的建議。但他還是秉持初衷，態度堅定地回答：「我是洛陽人，自幼向慕佛法，東西兩京及吳蜀名僧，我都曾跟隨他們學習，已能完全領會他們所傳的教義。如果我只是要豐厚的名聞及利養，留在京城難道會比敦煌差嗎？」

然而心中總是遺憾傳入中國的佛經

並不周全，在法義的理解上有所缺憾，因此不惜性命，不怕艱難危險，發誓往西方求取佛法。施主您不加勉勵，反而勸我退還，這是厭煩塵勞、共樹涅槃的善因緣嗎？假如您一定要拘留貧僧，願任由您刑罰。但是貧僧絕不東移一步，誓不改動我的初心。」

王祥聽了非常感動：「弟子非常幸運能遇到法師，怎敢不隨喜？法師您累了，請先休息！明早我親自送您出去，並告訴您西行的道路。」

說完，便叫人準備齋筵請法師，然後帶法師到整理好的房間去休息。

第二天用完早齋，王祥派人去盛水及準備乾糧，親自送玄奘走了十餘里路。手指前方說：「師父從這條路就可以直接到第四烽。第四烽的校尉也是有善心的佛弟子，是我的親戚，叫王伯隴。您跟他說是我介紹您來，他會願意幫忙的。」說完泣拜告別。

在王祥及王伯隴的幫助下，玄奘順利通過五烽臺。孤身走進了鳥獸無跡的「莫賀延磧」沙漠，繼續西行求法之路。📍

《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續高僧傳》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蔥山可轉志無移

玄奘西行來到高昌國，受到國王尊崇地禮遇。十多天後，玄奘想向高昌王辭行，還未開口，高昌王就說：「弟子想請法師留下，您應該不反對吧！」

玄奘：「感謝國王相留，但這違反我的初衷。」

高昌王：「弟子曾和先王到貴國遊歷，見過不少名僧，卻沒有一位讓我心儀仰慕。但弟子一聽到法師名號就手舞足蹈，身心歡喜。希望法師能留在本國受弟子終身供養，讓本國子民都成為您的弟子，並教授本國數千僧徒。弟子也會手執經典成為法師的聽眾。」

希望法師成全弟子心願，別再將西遊的事放在心上。」

玄奘：「貧僧感謝國王厚愛。但此行不為供養而來。只因本國經教有缺、法義不全，懷疑蘊惑沒能得到解答，所以不惜生命往西方求取中土所缺的經義。希望佛法甘露不只灑落西方，東方也能盡沾聖哲的微言大意。」

玄奘求法的心就像波崙問道及善財求友的心念一樣，只會一天比一天堅強，絕不半途而廢。希望國王收回您的心意，替國土之外的更多眾生著想。」

高昌王：「弟子崇敬法師，決心將

法師留在本國供養。就算高峻的蔥山能被轉動，我的心意決不會有任何動搖。希望您不要懷疑弟子的誠意。」

玄奘：「國王待我一片深心，難道需要您多次提醒才明白嗎？但玄奘為了求法而西行，尚未求到法義，不能中途停止，只能懇辭國王的厚愛，希望國王體諒。」

國王您因生生世世修善業，所以今世能貴為人主，不但國內蒼生仰望依賴您，就是佛法也靠您弘傳。您應該幫助我完成弘傳佛法的心願，難道您還反過來障礙我嗎？」

高昌王：「弟子不敢障礙。只因為國無導師，所以委屈法師您留下來指引敝國愚昧迷惘的眾生。」

玄奘：「多謝國王厚愛，然而貧僧一定要去婆羅門國取經。」

這時國王失去耐心了，生氣地捲起袖子，抬高聲調：「在這個國家我有處分權，您以為您能自在地離開嗎？您只能選擇留下或被送回中國。請您好好想一想，還是聽我的比較好。」

玄奘：「玄奘為求大法而來，現在遇到障礙，只能身骨被留下，我的識神您未必留得住！」愈說聲音愈哽咽，再



也說不出話來。

國王不理他，只是增加供養，每日由國王親自捧著餐盤前去供養玄奘。

玄奘遭到阻留，以絕食表明心志。他端正盤坐，一連三天不進任何水漿。

到第四天，國王發現玄奘已奄奄一息，心裡感到慚愧、恐懼。便頂禮法師，並說：「任由法師您西行，不再阻礙，只請您早點飲食。」

玄奘擔心國王變卦，便說：「請國王指日發誓。」

高昌王：「如果必須這樣，我們就到佛前去吧！」

於是—起到道場禮佛。國母張太妃也在旁觀看。

高昌王：「寡人希望和法師約為兄弟，任由法師西行求法，絕不障礙。只是請法師東還時，能回敝國讓弟子供養三年。」

如果法師成佛時，希望弟子就像波斯匿王頻婆娑羅等，做法師的外護檀越。先請法師在敝國停留一個月講經說法，我為法師準備西行需要的行裝。」

玄奘：「國王誠意殷切，玄奘歡喜接受。」

國母：「我非常歡喜！希望能跟法師成為法門眷屬，代代都能相互度化對方。」

此時，玄奘才開始飲食。

兩天後，國王設立可容三百人的大帳請玄奘開講。王妃及各大臣都排班聽講。國王親自拿著香鑪在前迎引。又低身下跪充當法師昇座時的跨腳蹬。每天都如此。講經結束後，度了四位沙彌來服侍玄奘。

一個月後，國王準備了衣物、人力、馬匹及玄奘二十年間所需的黃金及銀錢。又寫了二十四封書給玄奘西行經過的二十四個國家的國王，請他們給予協助。

玄奘既感動又慚愧，便寫封信來答謝國王比蔥山還高的恩情。

國王收到信後說：「我們是兄弟，本該共同擁有國家的資產，又何必道謝？」

玄奘出發那天，國王、大臣及百姓都一起送到城西。國王抱著法師大哭，一旁送行的人都落下淚來。四周環繞著離別傷感的悲聲，久久不散……

《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續高僧傳》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臨大難而節逾高

玄奘已進入印度境內，和同伴八十多人乘船走水路繼續往那爛陀寺前進。

突然一陣鼓聲，跟著十多條賊船竄出。這隊盜匪信奉突伽天神。他們相信每年只要殺取像貌端正的人質來獻祭天神，就能得到神的賜福。

見到玄奘儀容偉麗，高興地說：「祭神的時間快過了，這個沙門形貌瀟灑，殺來祭祀最合適。」

玄奘回答：「並不是不捨得拿我穢陋的身軀來當祭品，只是我為了求取經書及法義才遠來印度，現在心願還未完成，殺我恐怕不吉利。」

賊人不理他，立刻動手設立祭壇，並派兩人拔刀牽法師上祭壇。玄奘知道在劫難逃，平靜地說：「請給我一點時間，不要逼惱，讓我安心歡喜地自行取滅。」法師發願：「願往生彌勒淨土修學《瑜伽師地論》。學成後願下生來教化這群盜匪修習善行，捨棄惡業。也願普宣佛法讓眾生同得法益。」

發完願後禮拜十方佛，然後專心靜坐，完全忘了身在壇上。

突然間風雲變色。先是浪潮高漲，翻覆船隻；接著黑風吹起，折樹飛沙。賊人驚恐異常，問：「這位沙門是哪裡

來？叫什麼名字？」

同伴答：「他從中國來這裡求法。殺了他，會得無量罪。現在這種異常情況，正是天神震怒。你們趕快懺悔！」

賊人趕緊向玄奘懺悔謝罪並頂禮歸依。然而法師已入定，對外境渾然不知。有位盜賊輕輕用手觸了法師一下。玄奘張開眼，問：「祭祀時間到了嗎？」

賊人：「我們不敢傷害法師，希望法師接受我們的懺悔。」

玄奘接受了，為他們開示：「殺人、偷盜及邪惡的祭祀等不善業，未來當受無量苦。為何要在電光朝露般短暫的一生中，種下阿僧祇劫長時間的苦種？」

賊人叩頭道謝：「我們因妄想顛倒犯了許多過錯。如果不是遇到師父您的福德崇高，感動天神護佑，怎能聽到這番教誨呢？從今起我們不再做惡，請師父為我們做個證明。」

盜賊將搶劫用的刀具投入水中，將搶來的財物歸還主人，並且請玄奘為他們授五戒。這時天候回復平靜，賊人歡喜頂禮辭別。📍

《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續高僧傳》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繼聖達而為心

終於來到那爛陀寺，玄奘膝行肘步，嗚足頂禮，問訊讚歎地去參見戒賢法師。

戒賢問：「法師從何處來？」

玄奘答：「從中國來，想跟師父學習《瑜伽師地論》。」

戒賢一聽，竟然哭出聲來，大家都非常錯愕。

戒賢邊哭泣邊呼喚他的姪子覺賢法師：「你跟大家說說，我三年前的煩惱因緣。」

覺賢也在哭泣，聽到法師呼喚，邊擦淚邊說：「和尚當年患病，每次發病，手腳就像火燒刀刺般痛苦，已折磨和尚二十多年。三年前病痛加深，和尚厭惡身軀，開始絕食。」

夜裡夢見菩薩來對他說：「你想捨棄這個色身嗎？經上說：『就算身有苦也不能隨意厭離身軀。』你過去世是國王，傷害不少生命，因此招來惡報。現在應該觀察、反省，至誠懺悔，怎麼能夠自盡呢？」

你要顯揚正法，將佛法普遍傳揚，罪業自然消滅，身體就會得到安穩。現在有位中國法師為了融通大法想跟你學習，已在路上，三年左右就會到達。你

要將《瑜伽師地論》傳授給他，讓他把佛法流傳到中國。」

戒賢聽了，禮拜菩薩，懇切地回答：『一定遵從菩薩教誨。』說完，菩薩就不見了。和尚病痛從此痊癒。」

玄奘聽了悲喜交加，立即禮謝和尚：「倘若真如和尚所述，玄奘一定盡力聽講及學習，願和尚慈悲攝受教誨。」

戒賢又問：「法師一路走了幾年？」

玄奘：「三年。」

戒賢：「跟我當年夢境符合，真令我歡喜！」

玄奘從早到晚不懈怠地學習。倏忽五年過去，玄奘已盡得戒賢真傳。聽說印度南方有與戒賢齊名的高僧，於是暫別那爛陀寺，往南禮拜聖跡，向高僧參學請益。

又是五年過去。一夜夢到那爛陀寺化為廢墟。心急的玄奘立即回寺。

戒賢見他回來十分高興，派了工作給他：「你為大眾開講《攝大乘論》及《唯識抉擇論》。」

玄奘準備一些時日後就登台開講。玄奘融通諸法，說法精妙，前來聽講的信眾日益增多，聲譽日盛。



不久那爛陀寺收到戒日王的信，要他們選出四位大德和烏荼國信仰小乘佛法的般若邈多論辯。戒賢招來眾弟子，選出海慧、智光、師子光及玄奘四人去參加論辯。被選上的海慧等人聽說般若邈多是南印度王的灌頂師，非常憂慮。

玄奘勸慰大家：「玄奘在本國及西行路上已遍學小乘諸部三藏，深知小乘教旨不可能破大乘義。」

玄奘雖然學淺智微，但有信心和他們在台上論辯，請大家不用煩憂。如果玄奘有負所託，那是中國僧個人的失誤，並不會影響那爛陀寺的聲譽。」

玄奘周詳的計畫讓大家鬆了口氣。

幾天後戒日王又有信來：「請大德先不要出發，等我的通知再前往。」

玄奘就有較充裕的時間詳細閱讀般若邈多所寫的《破大乘義》。完全明白書中意旨後，用大乘教義寫了《破惡見論》來破斥《破大乘義》荒謬的章節。

寫完後將書呈給戒賢法師並向徒眾宣示，大家都讚賞：「用《破惡見論》來論辯，有哪個外道能不被攻破呢？」

這時玄奘認為即使他不參加論辯也穩操勝算，決心返國。開始收拾佛經、佛像等物。許多大德勸他留下，但玄奘意志堅定。大家看勸不動，就到戒賢法師那裡說明他們想挽留玄奘的心意。

戒賢找來玄奘，問：「法師意思如何？」。

玄奘：「這裡是佛陀出生的地方，玄奘並非不留戀。但我為求大法廣利群生而來。承蒙師父為我講說《瑜伽師地論》，破除我心中許多疑網。我也四處禮見聖跡，聽聞佛法甚深意旨，當真不虛此行。」

我願將所學帶回國內，讓有緣的僧徒大眾都能同霑法益。就如師父所教：『法貴流通，豈期獨善？』將佛法帶回中國是我用來回報師恩的方法，因此不願再停留。」

戒賢很歡喜地說：「這是菩薩的願心。我對你的期望也正是如此。」

又對眾人說：「就任由玄奘收拾行裝，大家不須留他。」說完，便直接回房去。

玄奘感謝戒賢師父的體諒。在他的心中，師父不僅是傳授法義的善知識，更是懂他心事如父親般的人物。📖

《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續高僧傳》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偃異學之高轡

當玄奘全力準備和般若瓊多的辯論時，有位順世外道選在此時前來那爛陀寺挑戰。外道將四十條法義掛在寺門上，揚言：「有人能破其中一條，我就斬首相謝。」

三天後，玄奘派人將「四十條」從門上扯下來，然後走出門外，當著外道的面將那「四十條」撕碎，又扔到地上用力踐踏。

外道生氣地問：「你是誰？」

玄奘：「我是摩訶耶那提婆奴。」這名字如雷貫耳，外道楞住了。玄奘：「你進來，我跟你辯論，請戒賢法師及其他大德當證人。」

玄奘先發制人：「你們這些外道，有的用灰塵塗抹全身，就像成天躲在地窖的狸貓一樣白；有些把拔髮當作修行，皮膚乾裂像棵枯樹；有些把髒骨當花鬘掛在頭頸上，看來就像藥叉一般；還有些外道吃糞便，身上的味道比豬還臭。你們外道把這些當作修行，不是太愚昧了嗎？」

玄奘接著舉出「四十條」的缺失。外道無法應答。最後開口說：「我輸了，就依照先前的約定吧！」

玄奘：「我們佛教徒不殺生。我要

你當我的僕從，聽從我的教化。」外道恭敬地答應，就到房裡準備聽從指示。

旁觀的人都來道賀。不過此時玄奘心中只記掛著和般若瓊多的辯論。

玄奘進了房間，拿著般若瓊多所著的《破大乘義》，問外道：「你曾聽講過這本書嗎？」

外道：「聽過五遍。」

玄奘：「那你講一遍給我聽。」

外道：「我是奴隸，怎能講法給主人聽？」

玄奘：「這是他派學說，我沒見過，你盡量說不要緊。」

外道：「既然這樣，那麼等晚上我再說，免得外人聽說您跟著奴隸學法，有損您的名聲。」

等到夜晚，外道為玄奘講說《破大乘義》。玄奘因此掌握其義，寫成了《破惡見論》一千六百頌。

玄奘對外道說：「這陣子委屈你當奴隸，你對佛法不敬，所受的責罰已經足夠。現在起，你自由了。」

外道重獲自由，非常歡喜。他辭別玄奘，離開了那爛陀寺。📍

《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續高僧傳》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揚大乘於五印

正當玄奘收拾行裝，準備返國時，鳩摩羅王突然派使臣來邀請玄奘，還揚言：「如果不把玄奘送來，就將那爛陀寺踏為灰塵。」住持戒賢法師只好讓玄奘跟著使者去見國王。國王見到玄奘非常歡喜，每天都和玄奘談論佛法。

一個多月後，有使者向戒日王報告：「玄奘在鳩摩羅王那裡。」

戒日王便派出使臣：「去鳩摩羅王那裡，請他立刻把玄奘送來。」

鳩摩羅王敬重法師，愛戀不能捨離，跟使者說：「我頭可得，法師不可能來。」

戒日王聽了使者的回報非常生氣，交待使臣：「去跟鳩摩羅王說：『你說你頭可得。』現在把頭交給使者帶來。」

鳩摩羅王後悔失言。整頓好象軍二萬，帶著玄奘乘船渡河往戒日王的駐地。先在北岸將法師安頓好，然後帶著大臣到南岸參見戒日王。戒日王見到鳩摩羅王親自前來，並未責備他先前無禮的言辭，只問：「中國高僧呢？」

鳩摩羅王：「在我的行宮。」

戒日王：「為何沒來？」

鳩摩羅王：「大王欽重大德，向慕佛道，怎麼能叫法師主動前來參見

呢？」

戒日王：「沒錯。你先回去，我明天自己去拜見法師。」

鳩摩羅王回去後，對玄奘說：「大王雖說明天來，但很可能今晚就來。請準備等候。大王來時，您不用動，我去迎接即可。」

玄奘：「依照佛理，本該如此。」

當晚一更左右，戒日王果然等不及就先來了。問了中國的情形，與玄奘相談甚歡。

戒日王：「法師您休息吧！我先回去。明天派人來迎接法師，希望法師不要害怕路途勞苦。」

第二天一早，戒日王派使臣來迎接。玄奘和鳩摩羅王一同前往。戒日王問：「聽說法師作了本《破惡見論》，在哪裡呢？」

玄奘：「在這裡。」說著便拿來給戒日王觀看。

戒日王看後十分讚嘆，請玄奘講經說法。玄奘深刻的學養，精采的解說，讓國王身邊的小乘佛教徒都改信了大乘佛教。

戒日王起了個念頭，他對玄奘說：「法師您的見解非常精妙，弟子及這裡

的法師都非常信服。但其他國家的小乘及外道等恐怕還執守愚迷。希望法師能在我國的首都——曲女城——召開講經及辯論大會，向五印度沙門、婆羅門、外道等傳佈大乘微妙的道理，斷絕他們毀謗大乘的念頭。這豈不是件大功德嗎？」

玄奘明白，如此一來，自己必須孤身負起那爛陀寺的聲譽，甚且一肩扛起大乘佛法的興衰。但玄奘沒有退縮，他以佛法為己任，將個人死生及名聲置之度外，接受了戒日王的提議。

戒日王頒布命令，通知當時五印度的宗教人士到曲女城來參與辯經大會。當時有大小乘僧三千餘人、婆羅門及外道二千餘人、那爛陀寺千餘僧等，齊聚一堂，都是博學多聞、善於論辯的一時之選。此外五印度的十八位國王，也都帶著大臣赴此盛會。

玄奘乘坐大象進入會場。戒日王親自鋪設寶床，請玄奘上座，擔任論主。先由那爛陀寺明賢法師向大眾讀誦《破惡見論》，又另外抄寫一本懸掛在會場門外，供大眾閱覽。依慣例，玄奘先上台講經說法，然後等人上台辯論。玄奘立下約定：「如果我的論點中有一個字沒有道理，有人能破斥我的論點，將斷

首相謝。」

玄奘以他廣闊的氣度、深刻的佛學修為、精熟的辯論技法，折服了眾人。一連十八天，沒人敢上台跟玄奘辯論。戒日王宣布玄奘為勝方。散會之前，玄奘大力稱揚大乘佛法，盛讚佛陀功德，讓無量人離邪入正，棄小乘歸大乘。

依據習俗，辯論的勝方要乘坐在裝飾華麗的大象上，由大臣陪伴，在街上巡遊。但玄奘謙辭，沒有坐上象背。戒日王便讓人舉著玄奘法師的袈裟並高唱：「這個袈裟的主人——中國法師，以大乘佛法教義破斥異教見解，十八天來沒人敢和他論辯，現在公告讓大家明白。」

象隊在印度境內四處遊行。大眾燒香、散花禮敬供養。玄奘的盛名遠播五印度。大眾為法師立號，大乘佛教的教徒尊稱他為「大乘天」；小乘佛教的教徒尊稱他為「解脫天」。

但玄奘並未因勝利而忘記前來印度的初衷。他辭別了國王及大眾，帶著收集好的佛經、佛像，踏上歸鄉之路。📍

《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續高僧傳》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法鼓振於三千

貞觀十九年，玄奘回到中國，帶著幾車的經典，在房玄齡的帶領下到東都洛陽初次晉見唐太宗。皇帝在儀鸞殿接見他。

帝：「法師您行前怎麼沒先向朕報告？為什麼私自出關？」

師：「玄奘當時曾再三表奏，只是我誠意微薄、願力太淺，沒能獲得允許。然而實在太嚮慕道法，因此私自出關。沒有遵守國法，讓我深感慚愧、恐懼。」

帝：「法師您既然已經出家，就和一般俗人不同。您為了惠利蒼生而捨下生命，朕非常嘉許，您不用再為這事感到慚愧。但是這中間山川阻隔、道路遙遠，各地風俗不同、信仰各異，法師是怎麼到達的呢？」

師：「皇上您仁風四披，聖威遠振，憑藉您的天威，往還路途並沒有遇到什麼障礙。」

帝：「這是法師您長者的言論，朕怎敢當？法師談談西行路上見到的奇風異俗吧！」

玄奘條理分明地敘述著，皇帝聽得津津有味。

帝：「朕觀察法師很適合處理政

事，您就還俗來朕身邊做事吧！」

師：「玄奘從小就出家學習佛法，不懂儒家治國之道。如果還俗，就像把能在水中度人的舟船，放在陸地上一樣，不僅不能發揮任何功用，還會日益腐爛。玄奘希望能一生遵行佛道來報答國恩。」

玄奘一再推辭，皇帝也不再勉強。這時皇帝征伐遼東的時刻將近，又覺意猶未盡，就說：「時間太短，未能盡意，法師您也一起東行，朕就能在指麾之外的時間跟您敘談，如何？」

師：「這陣子都在趕路，身體有點不舒服，恐怕沒辦法陪同。」

帝：「法師您能孤身通過遙遠的西域，現在這點路途對法師來說不過一小步，就不要推辭了吧！」

師：「皇上的仁義之師，必定勢如破竹。玄奘自認對行陣沒有任何幫助，徒然浪費國家軍費。而且戒律規定僧人不能觀看兵戎戰鬥，玄奘不敢不奉行佛陀的教誨。望皇上體諒。」

帝：「既是佛戒，就不勉強了。」

師：「玄奘從西域帶回六百多部的經書，一個字都還沒開始翻譯，高山少林寺環境清幽，又是後魏菩提留支三藏



譯經的地方，希望能在那兒設譯場，翻譯佛經。」

帝：「不用到嵩山去。朕曾為穆太后在長安建了弘福寺，寺中的禪院很安靜，法師就在那兒設譯場吧！」

師：「長安百姓對從西方來的法師感到好奇，怕會形成觀看的人牆，妨礙寺中僧人修行，希望皇上能派人守門，來預防我犯過。」

皇帝聽了很高興地說：「您真是位用功的修行人，我會做好安排。您先在這裡休息幾天再到弘福寺去安置吧！」

玄奘告退，到弘福寺積極從事譯經工作。

貞觀二十二年六月，皇駕在玉華宮避暑，敕追法師赴宮。玄奘出發後，一路常有使者前來，說：「皇上請法師緩緩前進，不用趕路勞損身體。」

等玄奘到了玉華宮，皇上一見到他就非常歡喜。問：「法師最近翻譯什麼經典？」

師：「已譯完《瑜伽師地論》一百卷。」

帝：「這部論很大，是哪位聖人所說？闡述什麼樣的義理？」

師：「這部論是彌勒菩薩所說。闡明十七地義。」

帝：「什麼是十七地？」

法師說明完十七地又列舉綱目，陳述大意。皇帝聽得入迷，玄奘退下後，立刻派人去京城取《瑜伽師地論》來詳細閱讀。

看完後對近侍說：「朕閱覽佛經感到像瞻天望海般莫測高深。法師能在西域取回這樣深的佛法，真不容易啊！朕以前忙於軍務不曾接觸佛教，觀看此論才知佛法宗源杳曠，望不見邊際！」

皇帝回洛陽後，又召玄奘來，賜納袈裟一領及剃刀一口。皇帝問玄奘：「朕年少時都忙於兵事，天下平定後又東征遼東，櫛沐風霜。近來氣力頗不如往昔，感到生命在消逝中，想要建樹功德，做什麼最有饒益？」

師：「眾生常處無明，因智慧未開啟。智慧的種苗靠佛法資長，而法靠人來弘傳，所以度僧功德最大。」

皇帝心開意解，下令度僧尼，全國共度了一萬八千五百多人。

自隋朝末年日漸凋零的佛教，有了這些人才的加入，變得興旺蓬勃，寫下了中國佛教史上燦爛輝煌的一頁。☞

《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續高僧傳》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傳燈斯在

貞觀二十年，玄奘受邀來到鄂國公府上。鄂國公喚其子窺基來拜見法師。玄奘一見窺基，心想：「如果教授這孩子一乘奧義，依他的聰明才智，一定能使佛法廣布，流行不竭。」於是請求鄂國公：「讓這孩子跟貧僧出家如何？」

鄂國公：「這孩子脾氣悍暴，恐怕無法接受法師訓示。」

玄奘：「這孩子氣度恢宏，如果不是將軍，也無法生出這樣具大將之風的人才。但如果不是貧僧，恐怕也沒人識得他的才具。」

鄂國公：「能受法師賞識，是這孩子造化。」

窺基：「我不！」

鄂國公：「法師是千年難遇的明師。他願意栽培你，是求之不得！」

窺基大聲地說：「答應我三件事我才願出家。一：不斷情欲；二：不戒葷血食；三：不守『過午不食』戒。」

玄奘看出他深藏的佛性，爽快地回答：「可以！」

這個回答大出窺基的意料，怎奈話已出口。年僅十七歲的窺基就跟隨著玄奘在大慈恩寺出家。

窺基初入寺時，行徑受眾人側目，

大家都不解為何玄奘一定要度他出家。但窺基一日日深入經藏，也日益明白戒律的重要，便收攝身心，每日誦讀菩薩戒，嚴謹持守戒律。眾人這才明白玄奘的苦心。

玄奘十分器重窺基，教他梵語並要他加入譯經工作。

玄奘指導窺基譯《成唯識論》時，要求窺基邊譯邊為經傳作疏解，並在譯完後為大眾開講唯識學。當時西明寺有位測法師賄賂看門的人，躲在譯場偷聽。聽了幾天，自認已疏通論旨，就在西明寺開講。

窺基見他先開講，心裡很不是滋味。玄奘為他打氣：「測法師並未通達因明，能力並不足以弘演唯識。你不要因為他先開講就感到氣餒。」玄奘便為窺基講授陳那法師的因明理論，窺基的佛學造詣因此更加精深。

玄奘晚年到玉華寺譯經，窺基便跟隨前往。麟德元年，玄奘圓寂後，譯經事業中止。窺基於是重回大慈恩寺，辛勤著述與弘法，傳揚唯識要義，不負玄奘所望。📖

《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續高僧傳》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宋高僧傳卷第四》



專輯 【大唐三藏】

徑回 東土

玄奘大師年表
編輯組整理

玄奘大師為解內心的疑惑，於是發願西行求法，
縱使生命垂危時，仍堅持：「寧可就西而死，豈歸東而生！」
但在印度名滿天下時，一心「願以所聞，歸還翻譯，使有緣之徒同得聞見。」
就這麼往遊西域，徑回東土，
圓滿個人理想的同時，大師也為這個世界留下偉大的生命典範。

隋文帝仁壽二年（602）(1歲)

· 於河南省偃師縣緱氏（洛陽之東）陳堡古村出生（一說600）。

父：陳惠。母：宋氏，育有四男一女，玄奘是最小的兒子，俗名陳禕。

隋文帝仁壽四年（604）(3歲)

· 父陳惠辭江陵令。

隋煬帝大業五年（609）(8歲)

· 父口授《孝經》，至「曾子避席」，忽整襟而起，問其故，對曰：「曾子聞師命避席，今奉慈訓，豈宜安坐。」其早慧如此。

隋煬帝大業七年（611）(10歲)

· 父陳惠歿。

隋煬帝大業八年（612）(11歲)

· 次兄陳素（長捷法師）迎居洛陽淨土寺，學習佛教經典，很快便能背誦《維摩詰經》與《法華經》。

戒日王

印度戒日王（605/6—647年）護法，禁止殺生，獎勵素食。依阿育王弘法之先例，建寺院、造石塔、築旅舍，並且每年設無遮大會等，佛教得以發展。

隋文帝仁壽元年

601

隋煬帝大業元年

605

607

610

612

隋文帝仁壽二年（602）

· 禪宗五祖弘忍生（602—675）。智儼生。

· 大興善寺譯經之沙門、學士等人，作《眾經目錄》五卷。

· 彥琮據達摩笈多見聞，撰《大隋西國傳》，以記中亞、南亞諸國文化。

· 王舍城沙門謁帝，請《舍利瑞圖經》及《國家祥瑞錄》，敕彥琮翻為梵文。是為譯華為梵之始。

隋文帝仁壽四年（604）

· 楊廣弑文帝自立，是為隋煬帝。

隋煬帝大業元年（605）

· 煬帝營建東都洛陽，開鑿通濟渠、邗溝。

隋煬帝大業二年（606）

· 煬帝建造譯經館於洛陽上林園。除開鑿運河外，煬帝也進行如建馳道、築長城等大型工程，耗用民力甚鉅。

· 禪宗三祖僧璨卒。生前著有《信心銘》。

隋煬帝大業八年（612）

· 煬帝初征高麗，敗還。
· 牛頭法融入茅山，依旻法師出家。

隋文帝仁壽二年（602）

· 東羅馬內亂。波斯攻打東羅馬。

隋煬帝大業二年（606）

· 印度「戒日王」統一印度北方。

隋煬帝大業五年（609）

· 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西域廿七國國王使者，從隋帝遊歷東西二京及燕代汾晉之間。

隋煬帝大業六年（610）

· 穆罕默德創伊斯蘭教。



隋煬帝大業十年(614)(13歲)

· 朝廷欲於洛陽剃度廿七名僧人，玄奘年紀不符，因獲主考官鄭善果特准應試而破格入選，於洛陽淨土寺剃髮，法號玄奘。仍與次兄長捷法師同住。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616)(15歲)

· 於淨土寺聽慧景法師講《涅槃經》，從慧嚴法師學《攝大乘論》。此年，法師初次登座覆述經義，名聲初顯。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17歲)

· 與兄長捷法師避居長安莊嚴寺。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18歲)

· 偕同兄長捷法師入漢川。喜逢空、景二法師，遂停月餘，隨兩位高僧習讀《攝大乘論》、《阿毘曇論》。然後四人同行往成都，住進空慧寺。

唐高祖武德三年(620)(19歲)

· 在成都隨寶暹法師讀《攝大乘論》、從道基法師習《阿毘曇論》。四、五年間，究通諸部。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20歲)

· 施一病人衣服飲食之具，病者授其《般若心經》，因常誦習。

隋煬帝大業九年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隋恭帝義寧元年

唐高祖武德元年

隋煬帝大業九年(613)

· 隋煬帝二征高麗
· 楊玄感、郭方預、郝孝德等起兵叛亂。
· 詔僧人靜藏入鴻臚寺以教授外國人學佛。
· 興善寺僧粲(三國論師)寂(年八五)。

隋煬帝大業十年(614)

· 隋煬帝三征高麗。
· 中國境內處處民變。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616)

· 李密、羅藝起兵叛亂。
· 道宣受戒於智首門下。

隋恭帝義寧元年(617)

· 李淵起兵太原，攻入大興，立代王楊侑為恭帝，尊煬帝為太上皇，自稱唐王。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

· 隋朝滅亡，李淵即位於長安，國號唐。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

· 於一月、五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禁屠，成為永久之國式。
· 達摩笈多寂。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

· 秦王李世民以少林寺助平王世充有功，賜物千段，封沙門曇宗等為大將軍。

· 太史令傅奕反對崇佛，選魏晉以來反佛之說彙成《高識傳》行世。六月，傅奕奏上「減省寺塔僧尼益國利民之策十一條」，論及佛教寺院之弊。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

· 法琳著《破邪論》以駁傅奕廢佛之言，與李師政學士著《正邪論》相呼應，佛道之爭再起。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21歲)
· 於成都受具足戒。之後離開成都，乘船下岷江、長江，至荊州(湖北省江陵)天皇寺，為地方人士講《攝大乘論》、《阿毘曇論》前後三遍。

唐高祖武德六年（623）(22歲)
· 北行至相州。向當地高僧慧休法師學《雜心論》八個月。再北至趙州，師事道深法師，並習《成實論》十個月。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23歲)
· 返回長安寄身大覺寺。

唐高祖武德八年（625）(24歲)
· 隨道岳法師、僧辯大師、法常大師學《俱舍論》、《大乘論》、《攝大乘論》。

隋朝三十六年，度僧尼二十三萬六千二百人，立寺三千八百餘所，造像十一萬零四百三十軀，譯經八十二部，佛教在全國弘興。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唐高祖武德六年（623）
· 法琳再上奏反對廢佛之議。
· 三論宗創始人吉藏（嘉祥大師）卒。（吉藏曾著《中論疏》、《百論疏》、《十二年論疏》、《三論玄義》等，主張「諸法性空」，建立真俗二諦之說。）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
· 道宣入終南山。
· 唐高祖李淵為調和三教之爭，命釋、道、儒士分別入宮講《心經》、《老子》、《孝經》。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616）
· 波斯征服埃及。
隋恭帝義寧元年（617）
· 錫蘭尸羅迷伽王時（617~626在位），無畏山寺派紛爭時起，敕令不守戒律之惡戒比丘還俗，或監禁，或驅逐出境。
· 波斯軍攻東羅馬。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
· 錫蘭王目犍連三世（618~623在位）期間，僧團首次舉行功德衣儀式，此風相傳至今。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
· 穆罕默德從麥加前往麥地那，回教紀元開始。



唐太宗貞觀元年（627）(26歲)

· 立志西遊。曾結伴上表，有詔不許（因國基未定，禁民越境）。玄奘遂隱跡京輦，遍學蕃語，並自試其心，堪任諸苦後，於八月啟程。

· 與秦州僧人孝達結伴，行至秦州（甘肅天水），一宿。復同商侶轉向蘭州，一宿。九月，與送官馬的差役同到涼州（甘肅武威），為當地民眾講《涅槃經》、《攝大乘論》、《般

若經》。停月餘。十月，得涼州慧威法師遣派徒弟道整、慧琳助護，安抵瓜州（今甘肅安西）。

· 十二月，得良馬，單人獨騎，橫渡八百里沙河，途中失水迷途，幾乎喪命。

唐太宗貞觀二年（628）(27歲)

· 年初，經伊吾（新疆哈密）至高昌（新疆吐魯番縣），受高昌王麴文泰禮遇，住數十日，欲辭行，為高昌王苦留。玄奘絕食三日，王方感悟，遂與約為兄弟，復留一月為講《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臨行，高昌王厚贈往還所用之資，剃度沙彌以供差遣，並修書予玄奘通關之用。

· 三月，經無半城、篤進城，到達阿耨尼國（今新疆

高祖武德八年

625

唐高祖武德八年（625）

· 高祖臨幸國學，舉行釋奠之禮，召集三教學者，規定道、儒、佛三教之先後順序；慧乘極力抗議。

· 高句麗國遣使來唐，求取佛教、道教。

· 武德年間，禪宗四祖道信入蘄州雙峰山，鼓吹禪風；與五祖弘忍共稱東山法門、東山宗。

626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

· 六月，玄武門之變。

· 八月，高祖傳位於太子世民，自稱太上皇。世民即位，是為唐太宗。

· 東突厥率大軍十萬攻中國，唐朝大震，太宗輕騎出面請和，始退。

太宗貞觀元年

627

唐太宗貞觀元年（627）

· 唐貞觀年中，新羅僧阿離耶跋摩、惠業、玄太、玄恪、惠輪等，至西域、天竺等地。

省焉耆)，停一宿後，往屈支國（龜茲，新疆庫車）。停留六十餘日，並與其國師木叉毘多法師辯論。

· 五月，離屈支西行，途中遇盜匪，有驚無險。

· 其後，經跋祿迦國（新疆阿克蘇市），渡凌山、熱海等天險，至西突厥所屬之素葉水城（今托克馬克，屬舊蘇聯）。在當地為君臣講五戒十善，及《波羅蜜經》。其後經昇車城等十一站，到達縛喝國（阿富汗

北部），與般若羯羅法師談《阿毘達摩》、《迦延》、《俱舍》、《阿毘曇》等，又同研《毘婆娑論》。

· 在迦畢試國（阿富汗喀布爾東北部）時，住小乘沙落迦寺。曾助寺僧取出古傳寶藏，供修寺之用。後移住大乘佛寺，與其國首座法師三人，共同講道。

· 在迦濕彌羅國（今喀什米爾）時，住闍耶因陀羅寺。向其第一高僧勝法師請學《俱舍論》、《順

正理論》、《因明》、《聲明論》。並且抄寫許多中國境內沒有的經論版本。於此鑽研梵文經藏，為日後周遊五印和回國翻譯事業奠定基礎。

628

唐太宗貞觀三年（629）

· 詔令龍田寺每月誦讀仁王、大雲等經，定為恆例。

· 唐太宗令高僧廿七人于天門街祈雨；又為太武皇帝祈求冥福。

629

唐太宗貞觀四年（630）

· 八月，日本首次遣使入唐。

· 高昌王麴文泰親訪長安，太宗禮遇之。

· 唐平東突厥，西北君長奉太宗為天可汗。

630

唐太宗貞觀三年（629）

· 印度佛教傳入西藏。

突厥

公元七世紀之前後，在中原隋唐王朝的北部邊疆，活躍著一支新興的遊牧民族——突厥族。「突厥族」發源於準噶爾盆地之北，是一個以狼為圖騰的部落，公元六世紀中葉興起，勢力逐步擴展到大漠南北及西域、中亞一帶，至八世紀中葉衰落。在短短的近二百年間，突厥族建立了史稱「東突厥」、「西突厥」和「後突厥」三個強大國家，對中國乃至世界歷史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唐太宗貞觀三年（629）(28歲)

- 在磔迦國（今北印度旁遮普邦）學《經百論》、《廣百論》。
- 在至那僕底國（北印度）參謁突舍薩那寺，請學《對法論》、《顯宗論》、《理門論》。住闍爛達羅國（北印度）那伽羅馱那寺，習《眾事分毘婆娑論》。在罕祿勤那國（中印度）時，學《毘婆娑論》。

唐太宗貞觀四年（630）(29歲)

- 春，至秣底補羅國（彌魯特城）停留至夏末，學《辨真論》、《發智論》等諸論書。
- 夏，至羯若鞠闍國（中印度。國王：戒日王，國都：曲女城），止住跋達羅毘訶羅寺，從毘離耶犀那研究《佛使毘婆娑》與《日胄毘婆娑》。
- 離開阿踰陀國（中印佛得爾城東南地）後，改走水路，遭盜賊劫持，幸而不

久化險為夷。

- 在吠舍釐國（摩蘇佛普爾）之吠羅補羅城得《菩薩經》，此為法師西遊所得第一部經。
- 秋，巡禮諸佛蹟畢，於摩揭陀國（巴德拿）那爛陀寺，參禮戒賢法師。

唐太宗貞觀五年（631）(30歲)

- 巡禮那爛陀寺附近之佛蹟，復歸，聽戒賢法師講《瑜伽師地論》。（那爛陀寺為印度最高學府，法師在摩國期間，秦半住此。）

太宗貞觀三年

629

630

631

632

633

唐太宗貞觀五年（631）

- 一月，敕令僧尼、道士尊敬父母。
- 波斯穆護何祿傳入火祆教。

唐太宗貞觀六年（632）

- 長安弘福寺建立。
- 天臺宗五祖灌頂寂於國清寺（年七二）。生前著有《國清百錄》、《涅槃玄義》、《涅槃經疏》等。
- 傅奕上書要求禁止僧吹螺、擊鐘。
- 新羅僧明朗來唐。日本學問僧靈雲、僧旻等人隨唐使歸國。

唐太宗貞觀九年（635）

- 相部律宗法礪寂（年六七）。
- 羅馬阿羅本始傳景教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637）

- 唐太宗因與道教的始祖——老子同姓李，沉湎於道教。一月，詔令將道士、女冠置於僧尼之上，法常、法琳、智實等人上書抗議，智實因此被處以流罪。
- 善無畏生於東印度烏荼國。



唐太宗貞觀六年（632）(31歲)

· 在那爛陀寺聽《瑜伽師地論》前後三遍、《順正理論》、《對法》《顯揚聖教論》各一遍、《中論》《百論》各三遍，《因明》、《聲明》、《集量》等論各二遍。並兼學婆羅門書、梵書。

唐太宗貞觀九年（635）(34歲)

· 首次暫離那爛陀寺。在伊爛拏鉢伐多國（孟加拉部之蒙赫城）學《毘婆娑》與《順正理》等論。

唐太宗貞觀十年（636）(35歲)

· 在天竺見戒日王。
· 經林邑等國，旅遊東印度，至南僑薩羅國（中印之琛達城）從婆羅門研習《集量論》月餘，後赴馱那羯磔迦國（南印度）從大眾部僧蘇部底、蘇利耶研究《大眾部根本阿毘達磨》及大乘諸論書數月。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637）(36歲)

· 遊歷印度東南部、西南部，至鉢伐多國，從數位名德研究正量部《根本阿毘達磨》、《攝正法論》、《教實論》等。

唐太宗貞觀十二年（638）(37歲)

· 返回摩揭陀國那爛陀寺參禮戒賢法師，並從般若跋陀羅法師決諸所疑。
· 復往杖林山從勝軍學《唯識抉擇論》、《十二因緣論》等，至翌年。

634

635

636

637

638

唐太宗貞觀十二年（638）

· 六祖惠能出生（638—713）。
· 詔令允許景教流布，為阿羅本建造大秦寺，度僧二十一人。
· 書法家虞世南卒。

唐太宗貞觀四年（630）

· 穆罕默德重返麥加，建立阿拉伯帝國（中國稱「大食」、「天方」）。

唐太宗貞觀六年（632）

· 阿拉伯帝國元首穆罕默德卒（571—632），無子，政府設「哈利發」（即教主、先知、代表、君王之意）為元首，穆罕默德之岳父阿布柏克任第一屆哈利發。

唐太宗貞觀九年（635）

· 阿拉伯軍團北攻，陷東羅馬帝國大馬士革。

唐太宗貞觀十年（636）

· 阿拉伯帝國征服耶路撒冷、敘利亞。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640)(39歲)

· 與勝軍巡歷佛陀伽耶大菩提寺，觀禮佛舍利及諸聖跡。返那爛陀寺後，依戒賢之命為大眾講《攝大乘論》、《唯識抉擇論》。

· 又與中觀系師子光對論，為和會二宗，著《會宗論》三千頌，師子光慚服。復挫來寺求論難之外道，收伏為僕役。

· 並著《破惡見論》一千六百頌，論駁般若趨多之《破大乘義》。

· 應鳩摩羅王之請，至東印度迦摩婁波國，受供養月餘。廣破邪論，並答王諸佛功德論。造《三身論》三百頌。

· 十二月，受戒日王禮遇，並與王逆河而進，至曲女城參加大法會。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641)(40歲)

· 春，戒日王於曲女城為玄奘舉行辯論大會，五印度十八國王，大、小乘僧

三千、耆那僧等二千、那爛陀寺僧一千均列席，推玄奘為論主。論題令寫一本懸示，破一字者，斬首相謝，凡十八日，無一人問難。

· 夏，與戒日王共赴鉢邏耶伽國，列席無遮施第六會。

· 秋，辭別戒日王東還。經橋賞彌、闍蘭達諸國。

太宗貞觀十三年

639

640

641

642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639)

· 法琳被繫獄中；十月，流放益州。

· 詔令僧尼誦讀《遺教經》，並付給官吏各一卷，以策僧尼軌範。

· 華嚴大師智正卒(年八一)。曾著有《華嚴疏》等。

· 沙門靜琬(或作智苑)卒。所刊石經已滿七室。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640)

· 華嚴宗初祖杜順卒(年八四)。曾著有《華嚴五教止觀》、《華嚴法界觀門》等，唐太宗賜其「帝心」之號，故稱杜順為「帝心尊者」。

· 法琳寂(年六九)。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641)

· 天竺戒日王尸羅逸多數次遣使來唐，並贈鬱金香和菩提樹等。

· 善導到河西(今甘肅武威一帶)觀綽禪師講經，後返京師，造《彌陀經》，畫淨土變相壁畫於寺院，時人爭相效仿。

· 書法家歐陽詢卒(557-641)。曾書《化度寺邕禪師舍利塔碑》等。

唐太宗貞觀十六年（642）（41歲）

· 年初，至呾叉始羅國，渡印度河遇浪覆船，失經五十筴及印度異華種子。
· 渡河後，應迦畢試國王邀請，至烏城停五十餘日。使人往烏仗那國（北印度的一個古國）補抄所闕經典，並列席無遮大會，復往覩貨邏故地。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643）（42歲）

· 度過雪山、蔥嶺等天險，自羯盤陀國（塔什庫爾干城）東北行五日時，遇盜賊，所乘大象溺水而死。賊過後，仍冒寒履險東行。年尾，終於抵達瞿薩旦那國（于闐）。于闐王聞法師回返，親來迎接。入王城後，住小乘薩婆多寺。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644）（43歲）

· 至瞿薩旦那國時，修表向太宗陳情求恕。等候回音期間，派人至屈支、疏勒等國，訪求失落的經本。並為當地僧侶講《瑜伽》、《攝大乘》等論。太宗恩敕降使迎勞，法師奉敕即進發。至沙州又上表，時太宗在洛陽宮，特敕房玄齡有關官員迎待。在得知太宗將征伐遼東，恐不及見，乃兼程趕路，於年底時回到長安城。

643

644

645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643）

· 法融建造禪室於金陵牛頭山。
· 高句麗遣使入唐求取道教。
· 魏徵病逝（580—643）。
· 唐使李義表、王玄策等人至摩揭陀國。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639）

· 尼泊爾墀尊公主入藏與棄宗弄贊成婚，墀尊把尼泊爾佛像帶入西藏。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640）

· 高昌王麴文泰聞中國軍將至，憂卒。子麴智盛嗣位，兵敗降，高昌國亡。
· 阿拉伯帝國征服兩河流域。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641）

· 文成公主下嫁吐蕃王（西藏）棄宗弄贊，公主帶入佛經、佛像等。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643）

· 西藏棄宗弄贊王復王位。

棄宗弄贊

棄宗弄贊是唐時吐蕃富雄才大略的君主，對該族宗教、文化貢獻很大。

棄宗弄贊先娶尼泊爾公主，後娶文成公主，故佛像、經卷、僧侶，隨兩位公主而至，佛教從此盛行於西藏。



唐太宗貞觀十九年（645）（44歲）

- 正月廿四日，玄奘返抵長安，房玄齡等奉敕迎之。
- 請回佛像、佛舍利及梵文佛經五百二十卷六百五十七部，安置於弘福寺。
- 二月一日，在洛陽宮儀鸞殿謁見太宗皇帝。奉旨譯經，並撰寫《大唐西域記》。

唐太宗貞觀二十年（646）（45歲）

- 譯《顯揚聖教論》二十卷、《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十六卷，撰《大唐西域記》十二卷。
- 玄奘將所譯佛經五部及所撰《大唐西域記》呈唐太宗。唐太宗為玄奘的弘佛精神所感動，親作答書，重道輕佛之心有所改變。

唐太宗貞觀廿一年（647）（46歲）

- 譯《解深密經》五卷。
- 譯《老子道德經》為梵文，送往東印度。

唐太宗貞觀廿二年（648）（47歲）

- 譯《瑜伽師地論》百卷訖。
- 太宗將《瑜伽師地論》寫本頒與九州輾轉流通。並撰《大唐三藏聖教序》，敕貫眾經之首。太

太宗貞觀十九年

645

646

647

648

唐太宗貞觀十九年（645）

- 道宣撰《續高僧傳》三十卷。
- 一月，王玄策等人至王舍城；並於二月，參訪摩訶菩提寺，在塔西建碑。
- 太宗親征高麗。

唐太宗貞觀二十年（646）

- 印度五名婆羅門僧前來長安。

唐太宗貞觀廿一年（647）

- 印度戒日王歿（一說646）。唐使王玄策、蔣師仁等人於戒日王歿後共赴印度，擒篡位之臣那伏帝阿羅那順，翌年歸返長安。

唐太宗貞觀廿二年（648）

- 燒燬道教經典。
- 十月，高宗為替母后（文德太后）薦福，於長安建立大慈恩寺，並於寺西北隅建造譯經院。
- 才德兼備的名相房玄齡逝。經學家孔穎達逝。



子奉讀聖文，又著〈述聖記〉。

- 譯《勝宗十句義論》一卷、《唯識三十論頌》。
- 太宗勸令玄奘還俗輔政，玄奘懇述闡揚佛法之志，太宗感悟。
- 入住慈恩寺譯經。

唐太宗貞觀廿三年（649）（48歲）

- 太宗臨終前一日，召玄奘入翠微宮居住，為之講《瑜伽》、《金剛般若》，並以相見恨晚、不得廣興佛事為憾。
- 譯《攝大乘論本》三卷、《攝大乘論世親釋》十卷、《攝大乘論無性釋》十卷。

唐高宗永徽元年（650）（49歲）

- 譯《本事經》七卷、《說無垢稱經》六卷、《大乘廣百論釋論》十卷等。
- 新羅僧神昉入大慈恩寺玄奘之譯經院。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50歲）

- 賈敦頤等四刺史請玄奘為授「菩薩戒」。
- 譯《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十卷、《俱舍論本頌》。

649

650

651

唐太宗貞觀廿三年（649）

- 才人武媚娘（武則天），隨眾妃嬪入感業寺為尼。
- 太宗駕崩。子高宗李治嗣位。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褚遂良輔政。
- 出使西域之使者模寫中印度華氏城之佛足跡歸國。
- 沙門道生取道吐蕃至天竺，於那爛陀寺學法，後齋經像返國，行至泥婆羅病卒。
- 玄應撰《一切經音義》。

唐太宗貞觀十九年（645）

- 日本大化革新。日本大化革新後，天皇崇佛，下詔興隆佛教。以後產生以寺院建築與雕塑為中心的飛鳥、白鳳之天平文化。

唐太宗貞觀二十年（646）

- 西藏大昭寺破土興建。

唐太宗貞觀廿一年（647）

- 阿拉伯帝國攻佔地中海島嶼，控制北非，版圖迅速擴張。

日本「大化革新」

唐太宗貞觀十九年，日本孝德天皇即位，仿效中國年號，建元大化。由僧旻、玄理等輔佐孝德天皇從事政治上之維新改革，此後一切典章制度，都取法於唐朝，史稱「大化革新」。



唐高宗永徽三年（652）（51歲）

- 為永藏經本，於慈恩寺西院建「大雁塔」，並立碑刻二聖（即唐太宗與唐高宗）〈三藏聖教序〉、〈述聖記〉。其書法乃褚遂良的手筆。
- 印度摩訶菩提寺僧法長訪慈恩寺，帶來智光、慧天兩大德手書及贈物。
- 譯《大乘阿毘達磨集論》七卷、《阿毘達磨顯宗論》四十卷。

• 中印度僧人無極高攜經籍入華，居慈恩寺助玄奘師徒譯經，並於慧日寺譯《陀羅尼集經》。

唐高宗永徽四年（653）（52歲）

- 日僧道昭入唐，隨玄奘習法相教義。（法相第一傳）

唐高宗永徽五年（654）（53歲）

- 譯《順正理論》八十卷、《俱舍論》三十卷。
-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54歲）
- 呂才著《因明立破注解》三卷及《義圖》批判因明，玄奘對此加以駁斥，引發佛儒論戰。
- 中印度僧人那提三藏攜一千五百餘部佛典至長安，居慈恩寺助玄奘師徒譯經。
- 譯《因明論》。

高宗永徽元年

650

651

652

653

654

唐高宗永徽元年（650）

- 道宣撰《釋迦方志》二卷。
- 唐僧玄照入西藏，文成公主送其至闍爛達羅國學經律，凡四年。
-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
- 梵本經臺建立。
- 發布《五經正義》百八十卷。
- 禪宗四祖道信（年七二）卒于湖北黃梅雙峰山，徒眾建塔以祀。
- 大食（阿拉伯帝國）遣使至長安朝貢，回教傳入中國至此始。

唐高宗永徽三年（652）

- 道宣奉敕任西明寺上座。

唐高宗永徽五年（654）

- 二月，智嚴寂（年七八）。
- 唐僧玄照離開闍爛達羅國，至印度摩訶菩提寺，攻讀《俱舍論》及律，凡四年。
- 二月，印度摩訶菩提寺智光等之使者法長攜玄奘之物信返回印度。

唐高宗顯慶元年（656）（55歲）

- 高宗命左僕射于志寧等朝廷官員協助經文潤色。
- 三月，高宗製〈大慈恩寺碑文〉。四月，玄奘恭迎〈御書大慈恩寺碑文〉。
- 玄奘舊疾復發，高宗特遣御醫探視，五日後方癒。病後，高宗迎法師入凝雲殿之西閣供養，仍譯經不輟。
- 中宗出生，後從玄奘剃髮，號「佛光王」。

- 吳智敏奉唐高宗之命，為玄奘等高僧塑像。

唐高宗顯慶二年（657）（56歲）

- 高宗行幸洛陽時，玄奘與佛光王隨行，居積翠宮。
- 玄奘乘回洛陽之便，與姊姊遷葬祖墳。

- 上表請求歸隱少林寺修禪譯經，高宗不許。

唐高宗顯慶三年（658）（57歲）

- 二月，玄奘等人隨帝返長安。七月，玄奘奉敕入西明寺。
- 日僧智通、智達來唐，從玄奘受持法相（法相第二傳）。

唐高宗顯慶四年（659）（58歲）

- 譯《大毘婆沙論》二百卷、譯《法蘊足論》十二卷，及法相宗（唯識宗）要典《成唯識論》，沈玄明為之作序。

高宗顯慶元年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

- 高宗立武媚娘為皇后，並更換儲君，同時改元為顯慶。褚遂良力諫，貶為潭州都督。

唐高宗顯慶二年（657）

- 一月，牛頭山法融寂（年六四）。
- 王玄策再次出使印度，送佛袈裟。

唐高宗永徽元年（650）

- 錫蘭王迦葉王二世（650～659在位）治世時，盛行阿毘達磨之研究。
- 印度月稱（600～650）註釋《中論》，著《明句論》、《入中論》等，批判青辨，維護佛護之學說，形成瑜伽行派與中觀派尖銳對立之勢。
- 印度法稱（600～660）以經量瑜伽之立場，著《知識論評釋》、《論理學小論》等，後發展為陳那之論理學、知識論。
- 古印度法難。

- 阿拉伯征服者聯合土耳其游牧民族，侵入南亞，盛行於中亞細亞的佛教因之遭到蹂躪。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

- 阿拉伯軍團深入波斯，滅波斯王國（薩珊王朝）（226年—651年）。



唐高宗顯慶五年（660）（59歲）
· 始翻《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一說659）。

唐高宗龍朔元年（661）（60歲）
· 譯《辯中邊論頌》、《辯中邊論》三卷、《唯識二十論》。

唐高宗龍朔三年（663）（62歲）
·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六百卷譯畢。玄奘令弟子窺基上表，請求高宗御製經序。
·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譯畢，自覺身力衰竭，知無常將至，遺命弟子從簡治喪。

唐高宗麟德元年（664）（63歲）
· 正月三日，玉華寺眾請譯《大寶積經》。譯四行而止。隨後抽空往蘭芝谷等地禮辭佛像。正月十三日，寢疾。二月五日，玄奘寂於玉華寺（年六三，一說六五）。
· 四月十四日，將葬白鹿原。京師及諸州百里內送葬者百餘萬人。葬之日，縑素宿於墓地者三萬餘人。四月十五日，葬禮完畢，舉辦無遮大會。



唐高宗顯慶三年（658）
· 佛道二教論爭於內殿。
· 長安西明寺建造。
· 唐正式採用「試經度僧」制。
· 唐僧玄照離開摩訶菩提寺，至那爛陀寺，研究《中論》、《瑜伽師地論》等。
· 書法家褚遂良卒（596－658）。曾書〈聖教序〉、〈孟法師碑〉、〈伊闕佛龕記〉等書法名作。

唐高宗顯慶四年（659）
· 十月，於岐州法門寺建造與帝等身之阿育王像並修塔。
· 道世撰《諸經要集》三十卷。
· 王玄策至昆舍離，經維摩之故宅，以笏量基，止有十笏，遂稱「方丈室」。

唐高宗顯慶五年（660）
· 天竺菩提寺主戒龍為漢使王玄策設大會，贈大真珠箱象牙佛塔、舍利寶塔、佛印等，餞別。
· 僧人道昭入日本傳法相宗。

唐高宗龍朔元年（661）
· 王玄策等人奉持佛頂骨歸國。
· 新羅僧義湘入唐，從終南智儼學法，達七年之久。後返國為新羅「華嚴宗」初祖。

唐高宗總章二年（6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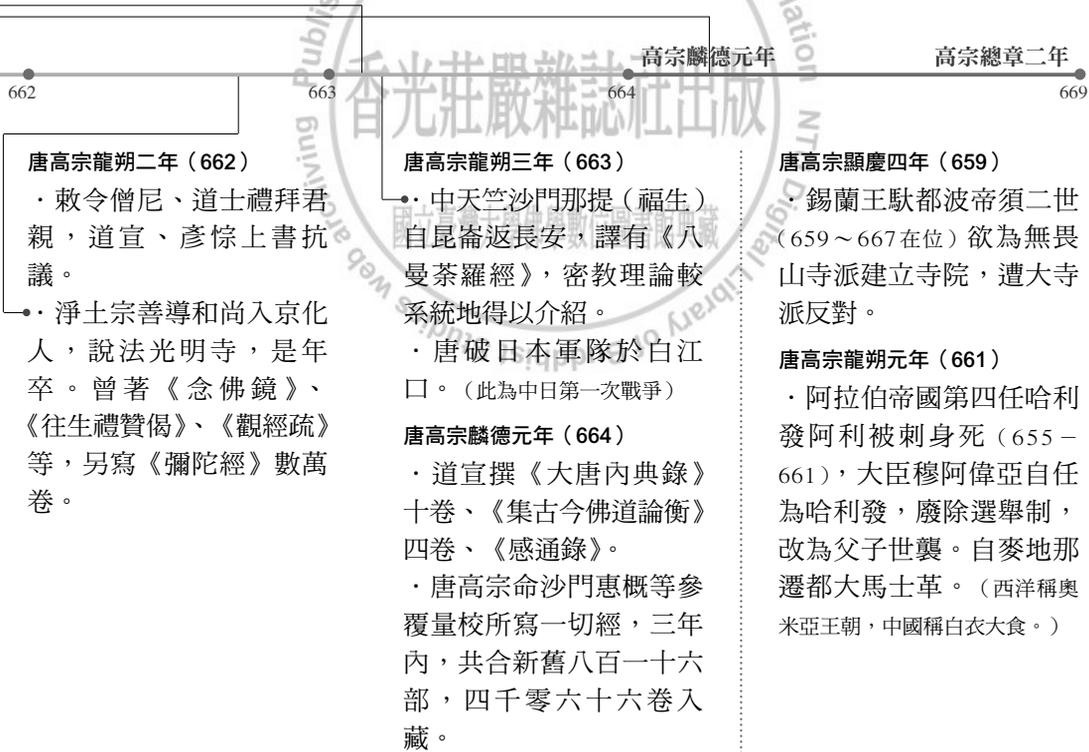
法師卒後五年。四月八日，高宗有旨徙葬法師於長安南三十里之樊川北原，建長安興教寺玄奘塔，以祀玄奘法師。唐文宗太和二年（828）重修之。

「唐三藏」之稱的由來

玄奘大師弘《成唯識論》之說，論證破除「我執」、「法執」以「成佛」，被尊為「法相宗」初祖。計大師從梵文翻成漢文的經論多達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在文化和宗教上，深深影響中國和韓、日、越等國，也促進了中印的文化交流。

玄奘法師卒後，中宗追諡號為「大遍覺」，肅宗又親賜靈塔匾額，額上題寫「興教」二字。由法師的弟子慧立法師撰寫，彥宗法師箋述的傳記，題稱「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後來的冥詳法師曾別作行狀，題為「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

雖然，「三藏法師」是佛教中的一種敬稱，指對經、律、論三藏相當通達的法師。歷史上，也有很多高僧都有三藏法師的尊稱。但後人代代相傳，加上《西遊記》中「唐僧玄奘」印象普遍，還是慣稱玄奘法師為「唐三藏」。





挑
戰
回
應

不負先心

編輯組

讀完「大唐三藏」專輯，對於以能親見佛典、親聞善知識教導為出發點，以埋首譯經，使經教有寄為圓成的玄奘大師，相信在您的內心，對某些特定的歷程，一定有些迴盪與想法。

以下提出若干問題思考，或您有其他發現，期望讀者有所迴響，與眾人分享您的經驗與看法。（email:magazine@gaya.org.tw或來稿。）

【問題】

（一）玄奘大師當年西行取經並未獲得朝廷同意，甚至選擇偷越國境。歷經約十九年後回國，卻積極主動地把和最高統治者的關係調整到最佳狀態。

您對玄奘大師這樣的行為，有什麼看法？

（二）玄奘大師在尋找野馬泉時迷了路，又不慎將所攜帶的水打翻，四顧茫茫只好掉頭往回走。又想起自己曾發願若不至天竺，終不東歸。於是又再轉而西行。

只靠願力真能支撐一個人完成心中所願嗎？

（三）在西行取經路上，玄奘大師遇到困難時，常以默念佛號逢凶化吉。默念佛號真有如此大的神效？眾生若在修行路上持之以恆，也能以此方法，與大師達到同等境界嗎？

（四）玄奘大師回國後，唐太宗因仰慕大師的才能，曾二次希望大師還俗來輔佐朝政，大師以「願得單身行道，以報國恩」回拒唐太宗的要求。

當理想與名利同時擺在眼前時，您如何選擇？在您選擇的背後所考慮的原因為何？如果您是玄奘大師，您會如何回應？



雲|水
天|涯

絲路古道

釋自晟

絲路古道的戈壁灘與天際相連，已驅車三小時了，在顛簸的道路上，仍不見一間民房，一棵綠樹，一彎流水。天地蒼茫，悠悠無限，除了「為家忘一人」的商旅，「為身忘世間」的僧侶，還有誰會來這個地方啊！

來此邊地，烈日下的古道，大漠漫漫的天際，彷彿響著千古駝鈴；古聖先賢的願行，似乎也從未離開過這片黃沙，堅定的誓願——寧向西天一步死，不向東土一步生；安忍的耐力——路遙碧天惟冷結，沙河遮障力疲殫，千年來震撼著芸芸眾生的心靈，福蔭了滄桑的人世，也鼓舞了我渺小的生命，仰望著難以思議的願行。

跋涉了萬里長沙，在一陣雨中，我們來到了絲路的要站——敦煌。當地人好雀躍，「下雨了！下雨了！」驚喜地說：「這好似六年來最大的一場雨！」隔日清晨，我們來到想望已久的「莫高窟」，在淡霧中，思古幽情縹緲升起。地陪先生一直說：「真奇！帶團無數次，從沒見過霧中的莫高窟，好靜！」確實，那外觀無一物的黃土石窟，真寂靜！千年來，不變的靜立，靜聽著：石窟外的世間繁華，兵家相戰……；靜觀著：雕塑者、膜拜者、還願者的虔敬，括取者、研究者、販賣者的追逐……。望盡了天下得失成敗，依舊是一片寂靜。

進入「莫高窟」的石窟內，剎那間，只覺得洞窟內迴盪著安詳的氛圍，這安詳的氛圍，叫人不禁環顧四週。只見四周圍，溫藹垂眸的佛容、輕盈衣袂的飛天、細微彩繪的藻井……一一融在淚眼裏。我竟收到了一種遙遠莊嚴的供養，成千上萬不知名的佛子供養，日日月月一筆一畫的虔敬，歲歲年年不計辛勞的雕琢，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一顆心啊！亙古恆今，感動著我。此刻，似乎唯有「將此深心奉塵刹」，方能與天地間的供養相應。走出洞窟，在靜謐的午後，我們唱誦「三皈依文」，祈願正法永遠滋潤人間；也祈願眾生，以三寶為依歸，生命享有真正的安詳、自在。

一脈傳千年的絲路古道，沙漠的盡頭有藍天，綠洲還在藍天外。佛菩薩的行願，無名佛子的供養，重重疊疊在星月之中，似乎告訴著我：「馬腳車塵世路不知何處盡；巖花澗月禪心恰自此中生。」我還是要從離海最遠的烏魯木齊，再歸向四周環海的台灣島。就在這塊養我育我的土地上，珍惜修法、弘法的環境與時節因緣，守護著佛教，憫念著眾生，猶如千佛的寂靜。

戒的學習與檢核

釋悟因

談「戒律」時一定要探其根源，確切掌握戒律的根本精神。

在緣起法中，戒律的根本精神是「相互尊重」，要尊重自己及他人的生存。自己好活；也尊重別人好活。——這是修行布施無畏的最好法門。

佛陀告訴我們：「世間是苦，真實不虛。」說世間有三苦、八苦、無量諸苦。說了苦諦，一位偉大的老師不可能不告訴我們有關苦迫的解套方法。佛陀所說的方法，法門非常多，有八萬四千法門——誦經、念佛、持咒、布施、持戒、禪修等都是。八萬四千法門的數目何其多，為什麼這麼多？在在說明：眾生的根機有多少，習性有多少，煩惱有多少，解決的方法就會有多少。法門雖多，但佛法的修學，歸納起來，總不出戒、定、慧三學。

佛陀在世時，有很多在家居士修行修得很好，像頻婆娑羅王、須達多長者、耆婆醫師……，他們持戒認真，對佛法信奉奉行，是佛弟子的楷範。出家比丘眾像舍利弗、目犍連、周利槃陀伽等，也都奉行戒、定、慧三學的修學。比丘尼眾如差摩、蘇味達、吉那達多等，也都是我們的楷範。他們都是從戒、定、慧三學下手修學。

戒與三學的關係

有人曾經問我：「師父，您是修大乘還是修小乘？漢傳、南傳、還是藏傳？是修禪宗、淨土宗、密宗、律宗？」我說：「若要盡數漢系中國的宗派，還有天台宗、華嚴宗、三論宗、俱舍宗、成實宗、唯識宗等大乘八宗、小乘二宗共十個宗派。這十大宗派各有所依的經典與論典。我修學佛法比較重要，而不在哪一傳承、哪一宗派；是大乘

還是小乘。這十大宗派都必須持戒、修定、修慧。」戒、定、慧是通往解脫道的三無漏學。是大、小乘的共學，任何一個傳承、宗派的共同內涵。三學可以說成三個階梯，最初階就是戒學，是所有基礎的基礎。然而三學常常是緊密相連，難以切割。持戒莊嚴，可以得到智慧，得到解脫。這叫「由戒生定，因定發慧，由慧得解脫。」反之，不修戒不可能得到禪定。不修禪定，苦智、集智、滅智、道智乃至世俗智、法智、無漏智、一切種智等無由得生。再進一步談，「智慧」是解脫的根本，但是智慧很抽象，從哪裡可以看得到？從身、口、意的持戒與禪定去表達。

總說戒學

戒的根本精神——布施無畏

談到戒學，一般人的印象每每是：不可以這樣，不可以那樣，或者是犯戒後有懲治或制裁，但這只是戒律消極的部分——防非止惡，即「諸惡莫作」的意思。其實，戒律還有積極的一面，就是要利樂、利益眾生。要做什麼？怎麼做才是如法如律？因此，談「戒律」時一定要探其根源，確切掌握戒律的根本精神。在緣起法中，戒律的根本精神是「相互尊重」，在人與法、人與團體、人與大自然間，要尊重自己及他人的生存。自己好活；也尊重別人好活，運用大自然的資源；也要尊重大自然的資源。——這是修行布施無畏的最好法門。

出家在家的要求不同

佛陀的弟子有在家眾、出家眾。出家有男眾、女眾，在家也有男眾、女眾。佛陀的教法，出家與在家持守的戒律不同，出家眾的戒律要求有其特殊的部分，最明顯的是淫戒。出家眾持「不淫戒」；在家

眾持「不邪淫戒」，世俗的男女仍是有家庭合理的性生活。在家眾戒律的基礎：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及不飲酒。尤其前四條，是性戒，也是布施無畏的最好法門。這些戒律，不管佛陀出世或不出世，都應持守。

持戒的歸趣

若持戒莊嚴，身心可以安定。漸漸的，覺知能力加強，就可以修止、修觀，三學不斷增上，進一步得到出世的解脫，這是持戒的宗旨歸趣。因此，不要持奇奇怪怪的戒，要問這對自己身心的安詳寧靜有幫助嗎？「戒禁取見」，就是執持那些有損而無益的邪戒。持戒時，要能夠辨析：什麼是善？什麼是不善？善的因緣，才能幫助身心安寧；不善的惡法，反而會回過頭來反噬身心。這是世間必然的情況。

佛陀告訴我們：持戒就是在修行「布施無畏」，因此，持戒的人生前會得到好的信用，好的名聲，讓別人信任你，對你感到無所畏懼。往生後，可以升天增上，至少可免除墮三惡道的苦。最重要的，持戒可以不疑悔，對自己的行為，於身、口、意上的表現，可以沒有遺憾。生前持戒，在臨終的時候，沒有後悔，身心安然無懼無畏。此即保有人身。

種種譬喻說持戒

喝酒的禪修者：喻禪修要以戒為基

在塵寰世間修行、學佛，常常要面臨考驗。很多年前，有個人住在台北南港，非常用功，喜歡禪坐，聽說修禪修得非常好，有境界出現，大家都很護持他。南港的冬天很冷，有人就勸他：「喝點小酒比較暖和，通通血脈。」我第一次陪師父上人去看他時，發現他身心安

詳；第二次看他時，圍牆邊開始有幾支酒瓶；過兩年再去看他，茅蓬周圍堆滿了酒瓶，聽說已經酒精中毒。如此，還可以禪修嗎？爆掉了。多可惜啊！這是現代版的。

持戒是修定、修慧的基礎。尤其有禪定工夫之後，更要戒當柵欄守持著，定、慧才不會漏失。修行是要減少煩惱，增進戒、定、慧，如果因不持戒，走上歧路，真可惜。

降龍的沙伽陀：可以降龍卻無法照顧自己

佛在世的時候，有一位具神通的比丘叫「沙伽陀」。有天，某地方出現毒龍吞噬人們。沙伽陀比丘運用神通降服了毒龍，為民除害。國王及全國百姓都非常感激他，問他喜歡什麼？他說在家的時候喜歡喝酒。大家就拼命送他酒，他也就喝了。有一天，佛陀與阿難外出經行時，看到路邊躺著一個人，那個人吐得一蹋糊塗，衣服都弄髒了。群鳥飛到他四周吃吐出來的穢物，還在他身上跳來跳去，大小便，很是喧鬧。那人身上穿的好像是比丘的袈裟。

阿難問：「那人是誰？」

佛陀說：「沙伽陀比丘。」

阿難：「哦！他不是有神通嗎？而且他曾降伏毒龍，為民除害。」

佛陀：「他現在連自己都照顧不了，還降龍！」

在律藏裡面的沙伽陀，禪定工夫一流，而且有神通力，卻功虧一簣，令人覺得惋惜。犯戒就在一念之間，有時候一個缺口沒處理好，堤防就崩潰掉了。持守戒律是要付諸身、口、意的行動，並非只是知道理論，而是要成為實際的踐行行為。

持戒是尊重生命的展現

持戒是自己守法，遵守道德行為。不但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

讓別人有生存的權利。

1997年，禽流感在香港發生首起死亡案例之後，數年來陸續在十幾個國家爆發疫情，比SARS的傳染力還強。類似這種傳染病，當個人發現被感染時，基於對生命的尊重，應主動向醫檢單位報備並積極接受治療，避免將感染源擴散。又像喝酒不開車，不吸毒，乃至防範愛滋，讓自己好活，也讓別人好活。這也是說明了持戒是布施無畏的法門。

所以，持戒是積極的，是一種正法的生活，是尊重生命的展現。大家都能夠相互護持，共同蘊育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過海關託帶東西：喻持戒要有智慧

持戒，除了遵守戒規，也必需具有智慧才能持戒清淨。舉例來說，早期國人出國喜歡買熱水瓶、電鍋、漂亮的衣服等。有一次，我在日本的機場準備返台時，有一位居士靠過來說：「師父！我歸依您耶！」我說：「哦。」居士又說：「我看你行李很少，我的東西麻煩您幫我帶，放在一起，然後我們一起回台灣。到高雄的時候，我可以送你到香光寺。」雖然覺得這位居士很親切，可是我想想，他那些東西到底是什麼？早期是熱水瓶、電鍋，現在甚至有走私槍械、毒品，或其他危害國家社會安全的東西。所以，幫別人之前要先想一想，寧可嚴肅一點，不做一時的爛好人，否則惹禍上身，幫助他人犯戒，自己也犯戒。這不是布施，是助長不善法。

持戒要堅忍，不要接觸不好的因緣

持戒的生活與「觸」有密切的關係。接觸不好的因緣就容易受迷惑。有的人自認武功高強，左一個圓融，右一個不執著。到酒店、色情店去度人，於是喝酒、嫖妓、賭博，最後肯定是被度走。有的人

說：「緣起嘛，緣起無自性空。像酒肉穿腸過，佛在心頭坐，都是空的。」但佛陀告訴我們：佛法說的「空」，不是斷滅空。《心經》的「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我們的理解還不夠，但要深信因果業力不失，世間是有業、有報，有善、有惡，有聖人、凡夫。沒有禪定與智慧的抉擇真本事，隨著自己的業力習氣轉，三世因果業報你要怎麼圓融？沒有證量，「明知山有虎，卻向虎山行。」那是自往地獄火坑跳。所謂「染緣易就，道業難成。」在染的因緣法裡面，可能被薰染得變樣，自己還不自覺。

因此，持戒要有定力，要有一些堅持及堅忍。在家居士持戒遇到環境的考驗比較多。在你的環境當中，盡可能不去接觸不好的因緣，不去喝酒嫖賭的場所。不只出家眾不可以去五家托鉢，在家眾也應少去那些地方。勉勵自己福慧要增上，就要往減少煩惱、困惑的方向精進。世間永遠有利息：善的行為，有善的果；不善的行為，有不善的果。每件事情都有它的影響力，不斷地反薰著你的身心。

讓自己沒有負擔——無畏，過著不悔的生活——無畏，這是為什麼持戒最重要的原因。

比丘入軍陣戒：喻持戒是合理的生活態度

在出家的戒律裡，我很喜歡講一條戒律：戒比丘入軍陣中。軍隊裡本來就是訓練戰爭殺伐，是非也多。有位比丘去到軍營裡，國王知道了，就叫他來問：「你來多久了？」

比丘說：「有幾天了。」

國王：「你來做什麼？」

比丘：「沒做什麼，只是路過。」

國王：「你接下來要去哪裡？」

比丘：「我想去向佛陀禮座。」

這位國王就是波斯匿王，他準備了一份禮物交給這位比丘，說：「你去看佛陀時，請替我將這份禮物呈獻供養佛陀。」

比丘就離開軍營去看佛陀，並把禮物呈給了佛陀。

佛陀問：「禮物從那裡來的呢？」

「波斯匿王要我帶過來的。」

佛陀明白了波斯匿王的用意，就呵斥比丘：「出家比丘跑到軍營去做什麼？如果軍隊請你去說法或輔導，可以去，但最多只有幾天。如果沒有事，一個訓練軍隊的場所，豈容你在那裡！」

我們可以看出：波斯匿王對佛陀的信任，以及對僧團的護持。他知道佛陀會告誡比丘，不准比丘沒事到軍隊閒逛，容易被當作可疑人物看待。這條戒律雖然是出家戒，一般人也是要遵守的。因此，持戒更要知「因緣節度」，要知道因緣時節，知所進退，這也是修無畏的方法之一。持戒律是合理正確的生活態度。在家庭及社會中，個人謹守分寸並相互護持，同時要教導家裡的人，這些是一定要傳揚的。

被罰款的工作者：喻持戒是工作態度的正確性

我再舉一個例。有一位居士跟我說，他從事營建工程業，曾因為延誤工期而被罰。七罰八罰，連營建的材料費、工資及設計費都虧損掉了。怎麼會這樣呢？

剛好旁邊有位居士聽了，便說：「你為什麼會一直遲延呢？你要改變你工作態度的正確性。」又問：「怎麼罰的？罰也會影響彼此的利益。」

虧損的居士說：「延一天罰千分之幾，延二天罰千分之幾，一天一天的扣。扣到最後，連本帶利都被扣光了，自然一毛錢都沒有賺

到。」

另一居士說：「你接下工作後，就要按時施工。工程進行首重管理人、事、時，尤其對時間要有概念，要遵照約定在限期內完工。另外，如有不可抗拒的原因出現，這是合理的，你可以提出交涉；縱使要罰的話，也還有折扣可以打。」

施工守時、依約行事、付款酬報，隱含相互尊重的規範，而訂出遊戲規則。世間法如此，何況修學佛法、出世間法！一位偉大的老師不可能不教導他的追隨者，將所教導的法則內化為自己行為的準則，並堅持這些準則。——即使有不可抗拒的原因出現，使終極目標難以達成。——但在目前，仍舊知所進退，堅持奉行大方向，力求正確。這不是對別人說，而是自己對自己的堅持。

吃鰲的現報：喻持戒是惜福的生活態度

持戒是一種惜福的生活態度，吃要吃得健康，而且不殺生。

我曾經聽過一個喜歡吃鰲的人。他將鰲放在有水的鍋子裡面，用一個有幾個洞的蓋子蓋上去，然後鍋子慢慢加溫。水一熱，鰲就會從洞探出頭來，他就把香麻油和著醬醋等佐料往鰲的嘴巴裡倒。一倒之後，鰲就沈下去。等一下又加溫，它又冒出來，他再加佐料。連續地做幾次，最後把鰲煮熟了，於是上桌成佳餚，以為這樣很好吃，是享受。有一天家裡失火，他張惶地趕快逃命，卻被陽台上的鐵窗擋住去路。他急著要衝下去，結果頭是出去了，身體卻卡在鐵窗中。消防人員拼命從下往上噴水救火，水柱卻直灌入他嘴巴。火已經燒到他身上了，他又拼命喝一肚子水，最後還是活活燒死。

有人說：「持戒很苦，很束縛。」但所謂美食享樂，要像這樣殺生嗎？持戒是一種惜福的生活，消極的持戒是「諸惡莫作」。積極的

持戒是「眾善奉行」、「慈悲喜捨」、「自淨其意」的表現。在日常生活飲食，素食就是以不殺生為要，是惜福。在我們還沒有解脫以前，這樣的惜福，至少在世間是安心的、安詳的、寧靜的，是布施無畏。

持戒就是修行

持戒是佛教的修行方法，是走向解脫道的第一個步驟。若只到廟裡燒燒紙錢，銀紙燒完，銀貨兩訖就沒事了，這樣的宗教行為是墮落的。《金剛經》說持戒的功德大於布施。為什麼？因為持戒是布施無畏，就從身、口、意的行為去踐行。要淨化自己身心，是要有所付出。它不只有理知，持戒就是修行布施無畏的行為實踐。

從自己的身心去分判：什麼是善？什麼是不善？什麼會讓你心安？什麼會讓你心不安？這才叫信仰、正信。以在家居士來說，三歸五戒是基礎，若有因緣再受八關齋戒。八關齋戒是短期的，三歸五戒是終生奉行。修學佛法就從持戒——布施無畏開始，這就是行「道」。

「道」是什麼？道是方法、道路、法門，是「乘」。「乘」的梵語是YANA，音譯為「衍那」，是度脫、運載的工具，如同船隻、腳踏車、摩托車、汽車、飛機等。有人說：「我要修大乘法，要坐大船而不是小船。」然而想要度脫，並非從別人身上開始，是從自己身心的持戒——布施無畏——開始。從自己的身、口、意去實踐生活規範，這無關大乘或小乘。不管修大乘、小乘，或修任何的法門，持戒是修學佛法的基本——布施無畏是修學佛法的道。

戒律在那裡？就在生活中。從自己的身心先學著辨析善惡、是非，因實踐才有修證。修行法門，總在戒、定、慧三學，而三學就從持戒、學戒——布施無畏——開始學起！

在佛陀出生的國度（下）

歐噴邁勒

有四個女理髮師來幫孩子修剪頭髮，他們剃頭完更衣，衣褲竟丟在頂樓水塔旁，有的都十幾歲了，院方卻不提供生活教育；而經理太太更是「恰北北」，不僅與小孩完全沒有互動，我請小女孩去跟她拿蚊香，她卻甩女孩一耳光。

偶然就是那麼偶然

每一個生命際遇都有因有緣，也都不可思議。

多年前，剛從事廣播，除了一腔熱血，其他荒蕪一片。一日去台北，瞥見包熱食的那張報紙是世新大學辦的〈台灣立報〉，而且是「廣播版」，專門報導廣播評論和資訊。因著這張報紙，後來不只訂閱它來充實廣電常識，還與當時的副社長盧先生結緣，開啟了修學的新視野。

2007年三月到尼泊爾當義工，也是偶然加必然的結果。

約三年前，曾瀏覽一則有關ICYE（台灣國際青年文化交流協會）的介紹，心中粗略有個印象。2006年年底接到次年要開《大智度論》課程的邀約，動念：好些年沒當義工了，在講授菩薩道思想前，是否應該去考驗一下「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理想。

於是上網輸入「海外志工」隨意搜尋，不期然，與ICYE接上了。廣告上寫著：「ICYE提供給全球青年一個國際性的學習體驗，同時也加強年輕人對於社會及文化差異的敏感度、自我信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ICYE為面臨前途抉擇關鍵的你，開啟了另一扇窗，讓你可以有擴展自己視野的機會。凡十八至三十五歲的年輕人，不論身分地

位、宗教信仰，不管是否有專長，在中學畢業後、大學期間、就業、失業期間，都有機會到國外住在接待家庭或工作單位提供的住宿地方，從事多層面的社區義務服務。」

啊！這不正是我要的嗎！可是，我「太老了」，資格不符！

且慢，還有但書：「ICYE總部於2005年首度成立亞太區短期活動，透過ICYE各會員國在亞太區推展短期海外志工活動，提供更多元化的方式，不僅是給年輕人，只要您願意奉獻微薄之力在世界各國擔任國際志工，只要您願意開放心胸學習以及挑戰，海外短期活動將會給您另一個看世界的角度。給自己一個機會，擔任海外國際志工，幫助別人也找到自己！」太好了，這叫有志者事竟成嗎？

事不宜遲，一月初，我即刻報名尼泊爾短期志工。（活動包括：一週尼泊爾文課程，二週志工工作，一週旅遊活動。）經過ICYE面試通過，繳了活動費用貳萬伍仟元台幣。（包含一個月活動、尼泊爾當地接送機、接待國家行政、食宿、旅行平安保險等費用。機票和簽證費則需自付。）行囊備妥，三月十五號，出發了。

讓人抓狂的尼航

台灣遊客到尼泊爾旅行多是搭乘尼泊爾航空或泰國航空，但這兩條航線都有「陷阱」。泰航比較便宜（年票約兩萬八），可是回程必須在曼谷過夜。而新航廈尚未提供過境旅館，所以得出境找旅館，簽證加上住宿很不划算。

尼泊爾航空票價貴兩千元，雖然時間表上標示著當天抵達目的地，但是坐過這家航空公司的旅客都心有戚戚焉，因為……尼泊爾航空若能準時，真的是神蹟顯現！

由於拿不下主意，我很迷信的抓鬮請菩薩指示：搭泰航。

開票前卻反悔，選了尼航。一步錯，步步錯。

從高雄搭華航到香港，抵港時間為下午一點三十分。

尼泊爾航空公司是一間小公司，沒有職員在此，地勤服務由國泰承辦。服務員以同情的語氣告訴我：飛機延遲，原訂是五點，現在預計八點四十五分起飛。我聽到，心一涼，果真是尼航啊！

夕陽變紅了，雲增多，因有太多的時間，除了念佛，就看飛機起降。

九點五十分飛機終於起飛，安全示範器具很破舊，服務員也不太招呼，但茶水不吝多給一杯又一杯。起初肚子很餓，但飛了一個多小時才給花生和果汁，近十二點才吃飯，我隔壁這位仁兄也吃素，尼泊爾咖哩以豆子為主。

下機後的通道，竟然像棄置的荒地，落地簽要比一般外國人多一張 stay order。（這張表格就是簽證紙，其他國家旅客的簽證章是蓋在護照上，只有持台灣護照旅客的簽證是另紙核發，離境時該紙需繳回。）

行李下得很慢，出關的行李檢查大家擠成一團。門口，接機的GM還在等我，真是難為他了。一路奔馳，到辦公室已三點，卸行李，與一女孩同室，倒頭就躺下。

學佛陀的母語（第一週）

早上八點用早餐，一杯奶茶，兩片土司搞定。稍後出門去買臉盆、衛生紙和水。往上走，遇到小學生放學，很熱情要求拍照。臉盆九十五元，買三斤葡萄一百元。

沿路泥濘，灰塵很多。

中午吃涼拌義大利麵一盤，不飽，但沒胃口。廚房像遭洗劫般的狼藉，工作人員全是男性。



◎ 用手攪和水泥，尼泊爾的女人雙手萬能！
（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我把娃娃狗送給屋主的孫子，並把髒兮兮的洗手台和廁所刷洗一番。午餐完，抓住陽光露臉，去洗澡。頂樓晾衣，風很大，卻無衣夾子，只好又去買。正要午睡，新室友到，是一對男女朋友，唉，考驗真多。

照了幾張當地人的工作群像。他們很多事都用手工，包括蓋房子扭轉鋼條、拌水泥、挑磚頭，很多在台灣用機器取代的事，這兒都用人工。

隔天停水、停電。

早點仍是土司加三片番茄、一小杯奶茶。其他人有煎蛋，對於吃素者，他們不是另外加點什麼，而是減去不能吃的。

我的分別心來自比較：屋主一家人每餐都吃得很豐盛，而給義工吃的卻很簡單、隨便、而且量少，這是他們的待客之道（可能是要賺取省下的伙食費），而昨天買來要供眾的葡萄也不見端上桌。

即使是眾神雲集的國度，對於出家人，他們並沒有特別優待。

反應不適合與情侶檔同住，換來丹麥籍廿二歲的Tina搬來跟我住，她說已出門旅行一年多，上一站是印度，下一站是中國。（根據報導，2007年「世界快樂地圖」中快樂指數最高的國度正是丹麥，我多麼幸運，與快樂民族住在一起啊！）

樓梯很髒，正想要打掃，煮飯的男孩阻止我，說今天有人會來掃。我突然明白他們的想法：清潔工作外包，尚未打掃時則任其骯髒。在尼泊爾，種姓制度仍明顯，做某些事會被認為不夠高尚。

經理Hom作行程說明，幫我取名為Laxmi，說有寬廣的意涵。後來每向人介紹，對方都會問我是否很富有，我才知道Laxmi竟是錢的意思。

下午上語文老師Raru的課，先是介紹尼泊爾的地理、歷史、文化等，接著學一點尼泊爾文。一定要學的是NAMASTE（你好）、DHANYABAD（謝謝）、HAWASTA（再見）。基本上，跟印度話差不多。文法雖然有規則，但動詞變化、肯定否定等都比英文複雜。

新來的丹麥籍女孩Sita加入上課，她才十九歲，與Tina加起來正是我的歲數。出去散步，遇到一些小朋友。一位中學生Laxman和七歲的女孩Procida教我尼語。與小孩講話百無禁忌，但自己的記憶力真的不行，隨學隨忘。

第三天教日期、時間、形容詞、家庭等，更多的地方不會，覺得不好意思，也更緊張。其他梯次的幾個年輕人，非常的喧鬧，每個人都想及時行樂、表現自己。只好趁他們去市區狂歡時的空檔，認真地背一些尼泊爾單字。

第四天，來尼泊爾必修課開始了：肚子絞痛，狂瀉到腿軟。急急服下強效伊膜錠、喝保礦力，總算止住了。Sita似乎也中獎了，而Tina逛街回來說她也拉肚子。大家的身體都在努力適應這個新環境，

不斷的告訴自己這是自己選擇的，一定要撐下去，況且還沒做到志工，不可以輕易放棄。

第六天考試（滿分為六十分），我考四十三分，Tina五十分，Sita五十七分，名列最後，心情沮喪。佛陀在這裡出生，他的「母」語，真的很難。

鄉野體驗（第二週）

第一周結束後，接著是農村體驗和奇旺國家公園的生態之旅。

出發到鄉下，沿路是農村景緻，綠樹青山，感覺舒服多了。住在加德滿都周邊的山谷村落中，我終於看到了我所想像的淡泊寧靜。在這邊有一望無際綠油油的梯田，還有散落在山谷中的磚紅色屋頂，景色真的很美。

主人Sulav很親切，安排我們住在牛欄旁的土磚屋，因為與牛羊為鄰，所以早上我們是聽哞哞聲起床；還有，半夜睡覺得小心大老鼠從屋頂掉下來。幾個小孩熱情邀我去他們家，又給我酸奶吃，還硬幫我圍上沙麗。



◎左圖：下鄉體驗，可以見到傳統農村風貌。



◎右圖：鄉間體驗時間，女孩教我們烹煮尼式馬鈴薯。（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Sulav 帶我上樓看蜂箱，他們很善於利用大自然生態來營生。

我們也進行了健行活動，享受山中的芬多精。一上山，沒走幾步心就狂跳、氣喘；他們走得又快又大步。我沒辦法，但一段段克服，加上遠方的雪峰美景當前，最後終於抵達最高點的觀景台。Sulav 還細心地帶汽水和餅乾來。

山中的生活很簡單，除了日常瑣事，整天悠閒。他們不趕時間，慢慢的做一頓飯、慢慢的走路去買東西、慢慢的走路回家、慢慢的生火煮一鍋奶茶……。這就是他們的生活，每一件小事都很認真又慢慢的去體會、去享受。我個性急，在台灣走路趕，看書也趕，連吃飯的時候都想快點吃完，以便有多點時間去做點別的事，結果是搞得自己緊張兮兮，好像要去趕死一樣。

主人媽媽抽棉花沾灰燼捻成燭芯，我跟著捻，但成品完全走樣。紅蘿蔔在這裡是當點心生吃，一根根像手指大，非常甜。羊有跪乳，不過今天看到羊都是跪著吃草，很特別。山上的老鷹飛翔盤旋，緩慢的英姿跟小鳥大不同。

臨別，阿嬤依依不捨地在我額頭貼一坨達卡（象徵吉祥的紅粉），雖說是幸運，但黏兮兮，且衣服一沾黏上就洗不掉。

兩點左右下車泛舟，我們三個人與不認識的另外五人組成一船。

首先，大家把鞋子、貴重的東西、護照、及一套換洗衣褲等都放在舟艇中間的木桶裡面，因為木桶是密閉式的，所以不怕會弄濕。

泛舟前，教練要求大家穿上救生衣，並講解泛舟的術語，由一位舵手在後面指揮，由他呼喊口令（向前划、向後划，或停划、躺下），來下達船隻行駛的方向。不知道是聽不懂還是說得不清楚，一下水立即弄得左右不分，精疲力倦之餘，還是在原地打轉，很爆笑；幸好，默契很快建立，在教練指導下，通過一灘灘的危險激流。河流環繞著

山谷，水上飄著薄霧，只要一轉彎都是截然不同的風景，景色如畫。在平流時，有人還跳下去游泳，過程驚險刺激。

到達終點，大家全身都濕漉漉；換裝後，繼續搭巴士上路。五點左右下車，再換嘟嘟進奇旺，住進招待所。

奇旺CHITWAN在尼泊爾語裏的含義是「叢林之心」，這是尼泊爾王室在1973年建立的第一個國家公園，面積大約980平方公里，裡頭有尼泊爾最為珍貴的獨角犀牛、孟加拉虎和大量的印度野象，以及翠鳥、夜鷺和犀鳥等。由於奇旺是尼泊爾最大的野生動物園，也是亞洲最大的森林地帶之一，所以ICYE選定這兒為學員體驗荒野生態的地點。

第二天一早，一頭大象和馴象人等著我們。我們要騎著大象探秘森林了，這也是奇旺最令人興奮的活動。

個子矮小，面容黝黑的馴象人捲起舌頭和他的大象對話，驅使大象載著我們在霧氣瀰漫的叢林裏漫步。哇！我看到獨角犀牛了。那故作深沉的姿態和盔甲橫披的身材，實在不敢恭維！如仙子般的梅花鹿在小河邊吸水，有驚鴻一瞥飛躍的美態；還有白毛冠猴，泰然



◎左圖：奇旺國家公園內的珍寶：獨角犀牛。

◎右圖：小象馴服過程，即是被鍊在樁上。（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自若地在我們頭頂上的樹枝視察；長腳鷺鷥在河灘優雅漫步……。
我在象背上的時光，領略某一高度的視野與驚奇。

換成獨木舟遊河，一出發就碰到鱷魚張開大嘴吼叫攻擊，嚇得大家傾向一邊，以致船進水。上岸去參觀象園（大象訓練學校），見到小象的可愛。大部分的象，前腳都鍊在固定木樁，這是馴服的過程。

義工第一線（第三週）

過了兩週像遊客的日子，接下來是義工學習。

ICYE 提供的選擇有三類：醫院照護（需有專業訓練）、語文教學（英文能力要很強）、孤兒院服務（強調要有愛心）。事實上，我屬意的是前兩者，但條件不符。而我雖有愛心，也算有孩子緣，但一向覺得小孩頗煩人，要我整天童言童語，恐怕沒那能耐。天不從人願，報名時我只能申填一家孤兒院中心作為學習目標。

這個孤兒院是家庭式的，三層樓的建築，目前只有一樓能用，院童三十人（他們奇奇怪怪的名字一時很難記住，於是我幫他們取中文名字，有阿丹、小丸子、小飛俠、小甜甜、李遠哲、陳水扁等等），兩間小孩的房間都是尿騷味。

孩子有的是無父母的孤兒、有的是棄嬰、有的是家境貧困、有的是父母再婚成為燙手山芋……。經理夫婦有一個四歲兒子，廚工夫婦也有一個才四個月的女嬰。

因小孩剛考完試，有一週假期，所以我的任務就是整天陪他們玩。他們最喜歡的就是問我的名字，然後取笑我的尼泊爾話；小女生們會拉著我去房間談心。黃昏時分，小孩去草地玩，男孩踢足球，女孩則扮家家酒。一輛只剩一輪的玩具三輪車，竟然也可以讓他們玩得很開心。

院裡遵循尼泊爾傳統用餐習慣：一天兩餐——十點早餐，下午八



© Tina陪孤
兒院院童踢
足球。
(照片提供：歐
噴邁勒)

點晚餐。吃的東西千篇一律，即飯、豆汁與一小撮鹹菜（他們會加一點羊肉）。Tina來以後，總算可以搭配玩新花樣。我們陪孩子們跳繩、一起畫畫、摺飛機、玩益智型的撲克牌，小朋友都很樂，最後大家也都獲得了我們帶去的禮物。孩子王的世界很單純，也很瘋狂。孩子們驚訝我會剃頭，幾個男孩希望我幫他們剃成跟我一樣。

遺憾的是經理的行徑讓我失望：他把我交給他的一袋迪斯尼公仔私吞。我要教畫畫時，他連白紙都不提供，我只好出去買一包影印紙。有四個女理髮師來幫孩子修剪頭髮，他們剃頭完更衣，衣褲竟丟在頂樓水塔旁，有的都十幾歲了，院方卻不提供生活教育；而經理太太更是「恰北北」，不僅與小孩完全沒有互動，我請小女孩去跟她拿蚊香，她卻甩女孩一耳光。我出去買了一盒，才十八元，怎樣的一個女人啊？

更令人生氣的是，工程在窗外敲敲打打，我無法休息，而水源供應施工，我們沒有水可用，經理太太卻幫他兒子洗澡，她自己也沐浴洗衣。



◎ 雖然是孤兒，卻有可愛、歡喜的童顏。
(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而當一個據說是大施主，捐了九十萬美金的澳洲女孩來時，經理夫婦則是跟前跟後招待。之後一直向Tina叫窮，暗示她要捐款。原來，經理把各國來的義工都當成羔羊，無所不用其極的榨取。我跟Tina討論，認為這樣的募化方式違反專業，傷害我們的發心。

幾經掙扎，我決定提前離開（現實與理想落差太大）；Tina因為還參加雪山健行，所以要等Sita來以後再商議是否轉換服務單位。

山巔與古都（第四週）

離開孤兒院，搭計程車到塔美爾區，順利找到旅遊書上推介的KARMA飯店。

老闆熱情地請我喝茶，說當天已客滿，但有三位台灣旅客住兩間房，也許可問她們是否願讓我一起住。我擱下行李出去逛，找到對面的Inn，也是一天五百盧比，而且剛好今天有房，就住下。

翻閱導覽手冊，打算去拿加闊沉澱一下。拿加闊位於加德滿都東方三十公里，海拔約二千一百公尺，素有喜馬拉雅山脈觀景台之

稱，號稱在天氣晴朗能見度清楚時，可從東側看到聖母峰，西側則是安娜普娜山群，壯觀的山景震撼人心！

經過櫃檯，遇到三個台灣人中的一個女孩，我認得是同一班機來的。她問我更改航班的細節。原來是三人相處出問題，（她的同事是背包族，很有主見，與她的男友溝通不良。）她的男朋友想提前回去。（好朋友不一定適合同遊，切記！）

問好路徑，辦了退房、寄存行李。先搭計程車到巴士站，然後改成公車到巴克塔布，才十五元。約一小時到巴克塔布，繼續轉車到拿加闊，全是上山的路，車程約一個半小時。

下車的終點站很偏僻，一邊是往遠眺的高塔，一邊是軍事學校，與書上描述的山城景象有極大差距。向路邊商店詢問，他說軍事學校後面有 **guest house**，房價和吃飯很便宜。走到那裡，清清淨淨，但要價七百多，我轉頭要走，經理說因沒客人，可打折，算我三百九十元，遂住下。

天氣驟然變涼，雲層密佈，雷聲隆隆，還下起小雨。

附近是松、杉林，很幽靜，鳥聲很婉轉。可惜棉被很破舊，後悔



◎拿加闊的日出，氣象萬千。
（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把睡袋寄放在塔美爾。我坐在房前石階上寫日記，看風景，心也澄靜下來。

三點多，經理帶我去他家參觀，傳統式的屋子裡住著年邁的父母、太太，和兩個女兒。老人家熱情的款待，從盤子裡抓東西遞給我，要歡喜接受油膩黏糊且不知名的食物需要勇氣。經理說這是政府經營的旅店，他的薪水一個月五千，但要奉養雙親，又有兩女兒要讀書，實在入不敷出，所以希望找到外國人協助。

晚上照例停電，取代的是外頭的轟轟雷電。夜裡頭痛，有高原反應。五點半上山等日出，有雲海，太陽出來時霞光萬丈。可惜因水氣蒸騰，無法看清雪峰。

到了巴克塔布，叫不到計程車，只好步行穿越巷弄。幽深的潮腐味與殘舊的外觀，尤其看了幾家旅館都不討喜，令人想一走了之。轉個彎，不其然走到陶馬迪廣場，進去Bhadgaon guest house，採光明亮，正合我意，頂樓餐廳的飲食也讓人胃口大開。

閒逛到杜兒巴廣場，被守門人抓去買門票，七百五十元。（巴克塔布的杜兒巴廣場，是加德滿都谷地三座杜兒巴廣場之中，唯一必須購買門票才可進入參觀的。）原來，之前我是走小門混進城的！

巴克塔布又叫做巴德岡。據說巴克塔布是在西元九世紀時，由阿難達馬拉國王仿照毗濕奴的海螺形狀所設計出來的。但根據史學家研究，巴克塔布不像帕坦那般呈同心圓擴展，而是發展為兩個東西方向的S形。

十五世紀以後，巴克塔布的城市核心是杜兒巴廣場，這座廣場上屹立著許多寺廟古蹟和舊皇宮。其中有一部分建築物，曾經在1934年大地震遭到毀損，後來經過修護形成今日風貌。

從售票口旁邊大門走進杜兒巴廣場，首先可以看到一系列小型建



◎ 這位老伯正在地上築壇城，為新廟作曼陀羅供養。
(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築古蹟，這些寺廟分別供奉毗濕奴或濕婆神像。廣場中央一根高聳的石柱上，坐著布帕辛卓馬拉國王鍍金雕像，雕像所面對的就是著名的太陽門（黃金門）。

這道黃金門鑲嵌在磚牆之間，加蓋著一個飾以大象獅子的鍍金屋頂。黃金門門框刻劃有許多神祇雕像，門楣上面所裝飾的是摩訶維希那瓦神像，門楣頂端還有神鷹葛魯達雕像。建於1753年的黃金門，集合許多當時最優秀的工匠共同創作，所以直到今天，仍被視為谷地中最傑出的藝術品。

黃金門右側是一棟紅、黑兩色的建築物，這座十八世紀初加建的皇宮，因為擁有五十五個窗櫺，所以又被稱為「五十五窗皇宮」。

古城是可愛的。只是偶爾會有人從樓上丟垃圾下來，或是一瓢水或一口痰突然飛落上身，一切只能一笑置之。買東西時，殺價我最多砍一半，然後讓店家一直追加上去，畢竟我還是硬不下心。

比起加德滿都與帕坦兩座古城，巴克塔布因為位置偏僻，遠離了城市喧囂與西方文化的侵襲，生活步調得以維持傳統與單純，讓此

地顯得更古意盎然。一進入古城，即感到一股濃厚的慵懶氣息，彷彿連最霸道的光陰到了這裡，都得緩步而行。靜謐的氛圍，賦予這座古城最和諧的風貌，難怪被稱為是「中古世紀的櫥窗」。

當然，挑戰不是沒有。半夜，飄進來的空氣令人噁心、窒息……可能是燃燒五金釋放出的類似戴奧辛的氣體；白天，遠處也有高聳的煙囪數座排放出黑煙，污染很嚴重。凡是廣場，一定就有很多鴿子和烏鴉，滿地的鳥糞也是問題。

不如歸去

原本要停留四十天，因義工行程縮短，要提前回台。

本來我想看巴克塔布節慶開幕式的，因為是搭「尼航」，旅行社希望我親自去航空公司作確認比較保險，所以用五百元包一輛計程車回加德滿都。尼航職員有氣無力，連眼皮都懶得拉，好像我是無色無香的空氣。

拜託！是「皇家航空」耶！謝天謝地，總算確認了。

在尼泊爾的最後一天。選一家花園餐廳，點了Lassi和蔬菜飯，這回餐廳總算了解我的意思，完完全全素到底。

身上剩下一千多元，買茶葉用掉一些，其他的投入大廳捐款箱。

出境檢查，男女分開搜身，從頭摸到腳；行李除過X光，也一一打開檢查。候機室沒有廣播或任何指示，也不知是哪一個航班要登機，只要開口一開，大家就往前推擠，仿若逃難（不是大家都有位子嗎？為甚麼在最後時刻沒學到尼泊爾式的悠哉？）。沒有辦法，「等」就是了。

意外的，「才」延一個小時，終於可以登機了。

我回頭看了雪峰一眼——佛陀的誕生地，再見了。📍

魚趁鮮 人趁早^{明宗上人傳記推介}

釋見鑷

《魚趁鮮 人趁早》所介紹的，是走過戰後台灣佛教五十年的佛教比丘尼——明宗法師。內容不僅是一位女性圓成個人理想的成長故事，更是台灣佛教史的一部分。至今，明宗法師的經驗仍能提供佛教界面對社會問題時不同的觀照面。

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遷台，台灣本土的政治、經濟、語言、文化等，面臨了劇烈的變化。台灣佛教也不例外，本土的齋教，及傳統佛教包含月眉山靈泉禪寺等盛極一時的四大法脈，在短短的五、六十年間，迅速沒落。而隨國民政府遷台的中國大陸僧人，與台灣緇素一起推動了以興學培養僧才、傳戒改革戒律、參與社會弘化、提升佛教形象為目的的新台灣佛教，其中「人間佛教」的成果最為斐然，徹底地轉換了台灣佛教生態。在漢系佛教文化移植融合的過程中，傳統台灣佛教神佛不分的現象，逐漸式微；自明清以來社會對佛教陳腐、避世形象，也逐漸改觀，這是此段時期所有佛教徒共同努力的成果。

《魚趁鮮 人趁早》一書所介紹的人物，正是走過光復後台灣佛教六十年的佛教比丘尼——明宗法師。本書內容不僅是一位女性圓成個人理想的成長故事；書中所記載的僧人教育問題、修訂爭取應僧事僧決，不由外行管內行的法規、成立比丘尼協進會等種種衝突、改革的事件，更是台灣佛教史的一部分。而梳理過往，明宗法師的經驗仍能提供廿一世紀的佛教界，在面對現代社會教育、法律、環保、性別差異等問題時不同的觀照面，值得關心佛教的你我一讀。

本書簡介

明宗法師

本書主角——明宗法師——生於民國二十七年，台南人。法師為爭取讀書機會，未經父母同意就偷跑至新竹靈隱寺出家，時年十四歲。沙彌尼的一段生活，顯出當時台灣佛教養育僧才的窘況。在因緣推動之下，法師離開靈隱寺，就讀佛學院，並前往日本留學。取得日本學位歸國之後，法師參與戒場傳戒，處理了彰化善德堂、新竹靈隱寺複雜的寺產問題，參與宗教法規的制訂，並創設比丘尼協進會。目前，任比丘尼協進會理事長，持續關心佛教界的權益。

本書出版緣起

本書出版是由明宗法師的弟子——悟因法師所發起。明宗法師與悟因法師都是目前教界聲隆德劭的長老尼，結為師徒是在民國四十六年，悟因法師依明宗法師剃度出家。四十六年至四十九年間，二人同於白聖長老創辦的中國佛教三藏學院就讀。五十四年，明宗法師留學日本，悟因法師則依止天乙法師，開啟不同的人生階段。

悟因法師於民國七十三年成立台灣第一個尼僧團後，感召一群青年尼僧投入佛教的成人教育、僧材教育、文化出版等，目前更積極籌設佛教研修學院。如今，香光尼僧團於教育及文化出版已有些成績，這都是源於民國四十六年的一段師徒因緣。民國九十六年，時值明宗法師七十大壽，悟因法師發起採編其傳記，或許就如聖嚴法師的序裡所說：「記述明宗法師給予她的出家接引的法乳之恩，這在佛教界是非常值得讚嘆的。」

內容大要

本書分四大部分：一、如是行過：記述明宗法師成長、出家、

求學、負荷祖庭事蹟。二、青松萌芽：收錄明宗法師的成長日記、曾發表的文章。三、飛鴻數帖：輯錄明宗法師與教界大德、師長往來的書信。四、附錄：明宗上人與台灣社會、佛教、世界大事記。

本書雖是人物傳記，但其脈絡卻是戰後台灣佛教史：

從明宗法師十四歲至新竹靈隱寺出家，談及當年新竹靈隱寺辦佛學院的狀況，也帶出戰後國民政府遷台，直至民國七十六年戒嚴期間，佛教僧侶面臨匪諜罪嫌、白色恐怖的各種緊張狀況。

而佛學院辦辦停停，顯示僧才養成的迫切、教派互動的衝突。新竹靈隱寺管理人的遷變過程，帶出長久以來，僧俗因寺產的管理糾紛，及僧人薄弱的法律意識。法師積極參與「宗教法」、「監督寺廟條例」等法規修訂，也說明了光復後政教關係相互角力的情況。更在成立比丘尼協進會的奮鬥過程中，看見佛教界隱存的性別問題。

這些記錄，提供戰後台灣佛教寺院生活紀實，也是戰後台灣佛教史演變的見證。而本書所顯露的，正是一位比丘尼如何參與佛教、回應世間。不論是寺院管理、成立佛教組織，或是推動相關社會法規的修訂，明宗法師以一介女子，毫無畏懼地投入宗教修行的生活，爭取維護佛教界的權利，並且同時也以自己所認識到的佛教回應社會的需求，證明女性在世間，也能揮灑出自己的一片天空。

明宗法師活潑幽默，在通暢的文字裡，能窺得法師天真、熱忱、始終懷有赤子之心的一面。但為了令讀者明白歷史背景而補充史料，屢屢切斷故事的敘述，是最為困擾之處。某些部分以採編者的心情撰述，難免有失真之虞。不過，就台灣佛教史、佛教比丘尼的記錄而言，本書有其歷史上的意義價值。

以下摘錄本書法師維護靈隱寺的一段敘述，正可認識這位本著無比的膽識與承擔力護法衛教的比丘尼——明宗法師。

兵來水來如是轉

(轉載自《魚趁鮮 人趁早：明宗上人走過台灣佛教六十年》，頁162至頁168。)

明宗上人接任靈隱寺後的首要課題，是寺款被侵占捲逃，以及三百萬的負債。上人如何度過的呢？

民國七十九年，台灣經濟尚好，上人正式向信眾說明寺方的困境，希望他們能共體時艱：一則償還債務；二則共同處理靈隱寺糾紛不斷的土地田產、人事，把一些畸零、公私摻雜的情況處理清晰。目前靈隱寺的土地是完整的，都沒有摻雜。

從歷史來看，過去的靈隱寺，讓人稱道的是講學、辦道、暮鼓晨鐘、山靈毓秀之所，而世間人事的運作竟有另一面的糾纏。首先面對財團的開發，靈隱寺位於觀光地區，為青草湖所環抱，近年來湖

水逐漸乾涸，失去灌溉功能，許多河川公地不斷呈現，使湖面加速縮小，常遭不肖建商蠶食鯨吞佔用，嚴重威脅中下游住戶安全。有人建議上人將此問題訴諸媒體，藉傳媒的力量凝聚共識，共同關注青草湖週遭的居住安全。



◎ 無法抗拒師公無上和尚召喚，明宗上人於民國七十九年回到靈隱寺。
(照片提供：國史館)

「基於安全考量，我只好投稿登報。報紙一發佈，生命的壓力排山倒海迎面撲來。竟然有人當面對我說要將我滅屍。我說：『要就來喔！到時候，我做鬼來抓你們。』對方聽了一驚，罵道：『你這出家人吃的是什麼菜？怎麼說這種話？』我認真地說：『是你說要滅屍，我順著你的話，當然做鬼來抓你們啊！』」

上人調皮卻無畏的性格，又化解了一次危機。而後，上人也曾與新竹市政府對簿公堂，展開一段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的過程。根據八十五年到八十八年間，中國時報針對此事的追蹤報導，整個事件的始末是：

新竹市政府的前身新竹市公所，於六十八年無償借用靈隱寺一千多坪土地，做為停車場及管理中心，爾後市府於該地興建一座停車場管理站。八十四年，管理站二樓建物遭受破壞，在法院審理破壞案的同時，明宗上人認為該地屬寺方所有，既然市府未妥善利用該停車場，宜拆屋還地。



◎ 早期的靈隱寺。
(照片提供：伽耶山基金會)

經法院裁決後，一審判決靈隱寺獲勝訴。市府敗訴，議會交相指責，要求市長童勝男向高院上訴。市長認為停車場遭受刻意破壞的事件，是寺方製造市府沒有使用停車場的假象，乃決定親自上法庭答辯。八十六年高等法院判決市府勝訴。寺方上訴到最高法院，遭駁回高等法院更審，高院維持原判；寺方再訴最高法院。結果，直到八十八年，法院最後仍維持高院原判。

最後訴訟結果，寺地沒有要回，目前仍是由寺方無償提供給市府與民眾使用，作為市府的停車場和管理中心。前後雖折騰了四、五年的歲月，也算是為上人對祖庭的維護記下一筆，如是行過。

靈隱寺由在家人管理時，他們曾想將它變更為民間信仰。雖然經信徒大會表決而沒有通過這項提議，但另一個「變相」景觀卻出現了：假日來山觀光祈福的人潮，引來攤販在殿前廣場做起生意。商機一旦出現，攤棚越聚越多，甚至已經「定居」下來。他們的定居別說是影響佛門清修、破壞寺院景觀、製造垃圾，更嚴重的是與寺方產生對立。這樣的環境誰能安住？八十一年，上人只有向警察局陳情，請求協助。

那段日子，佛門每天充斥著攤販，隨時飄來陣陣燻烤香腸、魷魚、燒酒螺的味道，庭園裡盡是狗兒追逐著魚骨殘骸，甚至發生商販製造事端誣賴寺方：

「冬天的清晨，靈隱寺客堂的門一打開，都是魚肉蒜的味道；早上掃地，地上都是蒜頭灰。有一次，我廣播拜託他們別在此設攤，結果商販不服，竟然用竹叉子串了一串香腸，插在佛前的香爐裡。面對他們無知的舉動，我只能搖頭說：『你該敗啊！該敗啊！』」

又有一次，一位商販拿刀子劃了自己的帳篷一刀，卻來找我理論，說是我們割他的車輪，又如何如何…。我二話不說，拿起電話

打給派出所，說我們與攤販發生事情了，請警察趕快過來處理。對方講我們破壞他的輪胎，這件事看起來沒什麼，卻是很嚴重的，因為他們會到處宣傳，誣賴寺方，說車子到靈隱寺會被師父割破車輪。那時警察一來，我請警察先生問他被割破的是左輪或是右輪？多少公分？對方才改口說：『不是車輪啦！是帳篷啦！』後來，那位商販就搬走了。是這樣才搬走的，否則我怎麼有那個能耐？我是不可能的。」

對於必須在這樣的場合運用這樣的方式，上人其實頗感無奈，因為他們也只是做小買賣，糊口飯吃。但是，這些小攤販你去他來，他去你來，若不處理，何年何月能了？況且靈隱寺是一個道場，非屬個人所有，為了建立眾人對它的尊重，身為住持的上人必須挺起肩膀來維護它。她常常用戲謔的方式讓對方知難而退。

「有一次，幼稚園老師帶著小朋友到靈隱寺烤肉。那天，有位信徒來，我邀她一起去吃烤肉，作弄對方。一到他們面前，我蹲下去看啊看，就問：『哪一隻雞是我們的？』對方嚇一跳：『你們不能吃喔！』我就回答：『若是我們不能吃，你們怎麼在這兒烤雞呢？』對方才說他們以後不來了。」



◎ 民國八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報載香腸攤販進入靈隱寺。(照片提供：伽耶山基金會)

靈隱寺的風波並未因為攤販的撤離而平息，攤販只是攤販，還有一群想以外行來領導內行的信徒。

八十三年，新竹市議員曾義豐不僅放話「來一個（出家人）趕一個，來兩個趕一雙。」更邀請媒體報導「靈隱寺的兒童遊樂園設備荒廢、道路封閉，造成民眾出入不方便，儼然將眾人捐獻的寺廟變成私人地方」等等；他也請求民政局督促靈隱寺，要依法每年召開信徒大會，並公開收支帳目。八十四年，靈隱寺監察人林炳耀與信徒范天送等人，向新竹地檢署按鈴控告明宗上人涉嫌詐欺、侵占和背信。這次的大官司，主要是他們在意上人沒有召開信徒大會。

「那時他們控告我，一方面是內政部修改信徒認定資格，僧眾可以為當然法定信徒。我讓寺裡九位僧眾加入信徒，他們極度不滿意。他們以前就警告我：『寺你可以主持，但信徒不可以任意更動！』另一件在無上和尙紀念公園內，有一信徒何猷姐祖先墳墓佔用寺地，他們也藉機說我興建八角亭，是故意破壞她先人的風水。」

交相指責的音聲似乎猶在耳際，其實這些指責其來有自。早在上人要來接靈隱寺時，他們以為上人可以予取予奪，想要動用寺裡的公基金，上人不畏惡勢力而加以拒絕。

「我告訴他們：要拿公基金需要憑單據領款，否則誰也不能動；我只有保管的責任，沒有動用的權利。他們懷恨在心，就糾結一些人去控告我貪污。他們也曾經要求查帳，我說：『查帳可以，但是要找會計師公會指派的會計，才有公信力，且查帳費用要雙方各付一半。』他們連一半的會計費用都不肯支付，於是就上法院控告我。」

信徒大會早在八十年曾召開過會議，但是現場鬧得不可開交，不是大聲叫囂，就是口出三字經，根本不是開會，而是訐譙大會。面

對凶惡、有他心的信徒，上人沉穩應付，因為除非寺院荒廢、無人管理，政府相關單位也不能強迫開信徒大會的。

上人從七十九年住持靈隱寺以來，對內得面對信徒對寺產提出的訴訟，對外則要應付大財團對寺產土地的侵犯，還必須與市政府對簿公堂。對於靈隱寺內外紛擾，上人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以維護寺產的公心，在龍天護法的護持下，度過一次又一次的難關。除此之外，仍努力陸續償還不清楚的債務、購置不完整的畸零寺地，接續建築完成藥師殿以及無上和尚紀念公園。光是靈隱寺的土地田產問題就讓她疲於奔命，耗費許多時日與心力。

儘管靈隱寺的修行環境充滿挑戰，上人住持期間，仍有有緣者宗慧、宗怡、宗慶、宗奎、宗林等弟子，與上人於此共修共住。此外，令上人最感安慰的是，靈隱寺每年舉辦兒童學佛夏令營，共賞湖光山色、晨鐘暮鼓，讓青少年接受佛法的熏冶，建立正知見。

上人住持至今，已邁入第十七個年頭。這段時日，喧擾的靈隱寺漸趨平靜。漸趨平靜，生命在追求平靜嗎？平靜應在哪兒？期待上人這段休養生息的期間，因平靜而儲存的能量，能使她迎向明日的下一階段。☸

【書訊】



◎書名：魚趁先，人趁早——明宗上人走過台灣佛教六十年

◎監修：釋悟因

◎作者：釋見豪、釋自衍採訪編著

◎出版：香光書香出版社

(訂購請洽台北學生書局02-23634156 / 博客來網路書店：

www.books.com.tw)

我和我那出家的師父們

朱顏

翰翰手裡拿的照片上，主角是兩個大光頭。

YOYO湊過來看，說：「其中一個是你啊！大癩痢光頭翰翰。」

站在虛空裡，我說：「另外一個是我的老朋友 見勗師父。」

大掃除那天，我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

不再做 Super 老娘。

分配了責任區，各自領兵限時作戰，唯一的規定是：不准叫『馬麻』。

負責大小櫃的翰翰，不一會兒就神秘兮兮地來了，看著右腳跨在窗櫺上，奮力擦拭著落地窗的我。拉拉我放在九樓窗內的左腳，問：「他是誰？」

翰翰手裡拿的照片上，主角是兩個大光頭。

YOYO湊過來看，說：「其中一個是你啊！大癩痢光頭翰翰。」

站在虛空裡，我說：「另外一個是我的老朋友 見勗師父。」

多少年了！想起我們的初相遇，是在青春年少的大學生涯。我們是美濃慈善服務隊，睡上下舖的隊友，我都叫她小美。小美真的美，講話溫柔，個性又好，做事負責。

有一天晚上，月光如水，我倆聊到夜半。她突然說：「學校畢業之後，我就要去香光寺出家了。」

甫失戀，正在療傷的我，驚問：「妳也失戀了嗎？」

接著問：「難道妳也沒有爸爸？」

滿腦子只想的：只有不幸之人，才會落髮為僧吧！

人家小美雙親健在，家庭和樂，感情順利，一切如意。
怎麼會……？我不能理解。

就這樣，小美出家了，法號見勛。

就這樣，我聽她的話，她說有空的時候，上番路、搭內埔線到嘉義香光寺走走。

就這樣，認識了悟因師父，還有好多好多的師父，還有鵝行者。

YOYO說：「會唱阿彌陀佛的那隻大白鵝嗎？」

「對！我們倆常在寺前庭院的大樹下抬槓。」

翰翰不相信：「真的嗎？」

我說：「記得第一次去香光寺，結果找不到出家的小美，師父們都長得一樣，好好看，後來才知道那叫莊嚴。」

「後來呢？」

悟師父說：「妳也來出家吧！」

我害怕了，一口拒絕。

那時候的我理由一大堆：「出家人的衣服太單調了；我做不來大寮的事情；剷子太大、鍋太重，我拿不動；還有，要那麼早起；再說我喜歡談戀愛……」

「好家在！」翰翰說：「要不然就沒有我們了。」

「後來呢？」YOYO直直問。

悟師父說：「那妳來皈依吧！」

「好人為什麼早死？」我反問悟師父。

悟師父給了我一個很好的回答：「答案在《地藏經》裡。」

YOYO很好奇：「媽媽，妳找到答案了嗎？」。

我沒有回答，想起皈依的前一天晚上，我看到了次日將要剃度的見沐法師。她親手插遍大殿的供花，再一刀刀剪下她那如雲的秀髮。她也是什麼都不缺的幸福人，為什麼要拋棄我所沒有的人間幸福，難道——佛法真的這麼好？

貪心的我為了好，決定皈依了。

YOYO更好奇了：「媽媽，到底找到答案了沒？」

我笑了：「找到了！答案，真的在《地藏經》裡。」

當悟因師父告訴我，地藏經裡可以找到好人為什麼會早死的解答時，我確實非常認真地在經句裡，做筆記，畫重點，冀望能找出答案，解父親早逝之感。

《地藏菩薩本願經》中〈地獄名號品第五〉裡記載：「業力甚大，能敵須彌，能深巨海，能障聖道。是故眾生莫輕小惡，以為無罪。死後有報，纖毫受之。父子至親，歧路各別，縱然相逢，無肯代受。」

年輕時，不能同意「親情如是親，竟不能代受……。」

而今，彷彿漸漸懂得：一切皆是自招自得，自作自受。只是於今每每讀到「父子至親……無肯代受」的字句，仍——掩卷不忍。㊦

純然的專注八正道之正定

菩提長老 著 林娟蒂 朱怡康 譯 蔡奇林 審訂

經過「定」訓練的心，可以專注於所緣而不分心，
可以進一步帶來柔軟與寧靜，讓心更有效地發揮直觀的作用，
如不被微風吹皺的湖水，無論在它前面的是什麼，皆能忠實地映照出其本來面目。

「正定」的定義

第八道支是「正定」，巴利文稱作 *sammā samādhi*。「定」表示在每一個「心」所現起的「心所」的強化狀態。而「一境性」這個心所的作用，是將其他的心所統攝於識知目標，任務在於將意識層面獨立出來，以確保「心」或「心的作意」(act of mind) 專注於它的所緣。

「心」在每一個時刻，都必須識知某個對象，無論是色、聲、香、味、觸或法。在識知所緣的行動中，「一境性」將心及伴隨其生起的心所統攝為一，同時集中於所緣上。「一境性」說明了一個事實：任何心的活動，都有個中心焦點，整個所緣便由外往內投向這個焦點。

然而，「正定」(*samādhi*) 是一種特殊的一境性，並不完全等於一境性，因為當饕客面對美食、殺手準備殺人、軍人要上戰場時，他們的心念都很集中，但是他們的專注不能稱為「正定」。「正定」只能指善的一境性，也就是善念的集中。而且，就只在善念的定義下談「正定」時，其所指涉的範圍也很狹窄——並非善念集中便可稱為「正定」，而是當刻意提起心念，將心指向更高、更純淨的覺察狀態時，才可稱為「正定」。

論書定義「正定」為：心與心念端正而不偏不倚地集中於所緣。

「正定」是一種善的定，它拾起日常生活中渙散、紛亂的心境，讓它們達到內在的統一。在定中的心有兩個特點：對所緣完整的專注力，以及其所導致的平靜心靈，這兩點與不定的心大不相同。未受過「定」訓練的心搖擺不定，佛陀將之比喻為一條被帶離水面、拋在地上的魚，劇烈地拍動不已。心無法靜止不動，缺乏內在控制地在一個個念頭、想法間游移，如此散亂的心，就是一顆迷惑的心，被諸多的憂慮與考量纏繞，不停地追求染污，只能見到事物的片面，不斷地被雜念所扭曲。相反的，經過「定」訓練的心，可以專注於所緣而不分心；免於分心，進一步可以帶來柔軟與寧靜，讓心更有效地發揮直觀的作用。就像不被微風吹皺的湖水，無論在它的面前是什麼，皆能忠實地映照出其本來面目。

定的修習

有兩種方式修習禪定：一種是作為一個修行目標，達到最高層次的禪定；或是作為修行過程，為了導向「觀」所伴隨的附屬物。前者稱為修止 (samatha-bhavana)，後者稱為修觀 (vipassana-bhavana)。這兩種方式有一些共同的基本要求，無論何者，都必須持戒清淨，抑止五蓋，必須尋求適當的指導（最好由個人老師來指導），也必須要有適合禪修的處所。一旦這些基本要求都完成後，修止的行者便需準備一個禪修的所緣，作為修定的焦點。(1)

(1) 以下，我將把我的論述限定於簡要的概覽。若想進一步瞭解全貌，請見《清淨道論》III-XI。

禪修的所緣：四十業處

如果禪修者找到一個具備資格的老師，老師可能會給他一個適合他根性的所緣；如果禪修者沒有老師，他可能就得自己多試幾次，來找出一個所緣。禪修指引中收集了四十種修止的目標，稱之為「業處」(kammaṭṭhāna)，因為它們正是禪修者作修行功課的地方。這四十個業處列舉如下：十遍(kasiṇas)、十不淨(dasa asubhā)、十隨念(dasa anussatiyo)、四梵住(cattāro brahmavihāra)、四無色(cattāro āruppā)、一想(ekā sañña)、一差別(eka vavatṭhāna)。

十遍

「遍」代表著那些最根本的特質：四個為地、水、火、風四大；四個為青、黃、赤、白四色；另外兩個是光與空間。每一個「遍」都具體代表了其所指涉的普遍特質。因此，「地遍」可能是一個裝滿泥土的圓盤，為了提昇對地遍的定力，禪修者先將一個盤子放在面前，牢牢地盯著它，想著「地啊，地啊。」只要做出適當的改變，同樣的方式也適用於其他的遍。

十不淨

「十不淨」是屍體的不同腐爛階段。這個主題與身念處中觀想屍體的腐爛過程類似。事實上，在以前，墳場常被推薦為進行這兩種修行的適當場所。然而，這兩種禪修的著重點有所不同：在正念的練習中，重點為運用反思能力。其所見的屍體腐爛的畫面，是用來刺激一個人思考自己的死亡與腐爛。但在正定的練習中，並不鼓勵進行反思，它的重點在於將心念集中於所緣，想法愈少愈好。

十隨念

「十隨念」則是多種法的集合。前三個隨念是投入觀想佛、法、僧三寶，它們是經論中所傳承的基本標準。接下來三個隨念，也依循古

老的原則：觀想戒律（戒隨念）、觀想布施（捨隨念）、觀想自身中潛藏的神性特質（天隨念）。然後是：念死、禪觀身體的不淨本質（身至念）、念出入息（安般念），以及最後的寂止隨念，亦即無邊無際地觀想涅槃。

四梵住及其他

「四梵住」是向外的社會態度：慈、悲、喜、捨。它們會發展為普世的光芒，逐漸擴大，直到擁抱一切眾生。「四無色」則是更深層禪定的所緣：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但是，只有在一個人對禪定已經相當熟悉之後，才可能以這些為所緣。「一想」（食厭想）是去觀想食物令人厭惡之處，這是特別用來對治對美食的執著。「一差別」（四界差別）則是以四大來觀想身體。

各業處對治的問題

在介紹過這麼多種禪修業處之後，一個剛剛起步而沒有老師的行者可能會開始猶豫，不知道該選哪一個比較好。手冊有根據這四十業處的特性，將它們類歸不同根性的人。因此，不淨觀或禪觀身體的各處，被認為最適合欲望強的人修習；慈心觀最適合瞋恨心重的人；隨念三寶對具有願心的人最有效……等等。

但為了實用目的，一般而言，會建議初學者從簡單的業處入手，以便減少雜念。因為掉舉或雜念所引起的精神渙散，是每一種根機的人都會遇到的問題。因此，無論哪一種根機，一個有助於放慢、沈澱思惟過程的業處，是十分有益的。一般我們都會建議「觀呼吸」，它能有效地去除雜念，對於初學者或務求禪定的老參而言，呼吸都是最適合的業處。

一旦心靜得下來，思惟模式將更易於覺察，一個人就能運用其他的業處，來處理自己所遇到的特殊問題：「慈心觀」可以用來對治瞋心

與惡念。對肢體部分的正念，得以削弱感官欲念。「佛隨念」可以增長信心與願力。「念死」則可激發迫切感。

選擇適合於當下處境的業處需要一些技巧，但這種技巧，通常是在嘗試與錯誤中，透過練習而演進。

「定」的階段

「定」需要一步一步修習，無法一蹴可幾。為了讓我們的探究能涵蓋「定」的每個階段，我們將以一位自始至終皆在修「止」的行者為例，並假設他的進展比一般行者快很多。

選擇適合自己的業處

行者從老師那裡獲得禪觀業處，或自己選好一個之後，他就去一個安靜的地方閉關。他在那裡擺好正確的禪修姿勢——雙腿舒適地趺坐，上半身挺立垂直，雙手交疊置於腳踝，頭部端正不動，閉上嘴巴和眼睛（除非禪修的業處是「遍處」，或視覺所緣），自然而規律地讓呼吸通過鼻孔。接著，他將心集中於所緣上，並試著堅定而警醒地將心念維繫在所緣。要是心散亂了，他會很快地注意到，重新逮住它，並輕柔而堅定地將它帶回所緣。這最初的階段稱作遍作定或預備定，其所緣則稱為遍作相或準備相。

克服五蓋

當最初的種種刺激消失，而心準備好開始修行之後，五蓋便可能從內心深處一一浮現。它們有時呈現為思緒；有時呈現為畫面；有時呈現為具干擾性的情緒：貪、瞋、厭惡感、昏沈、掉舉、疑。這些障礙

可以構成可觀的阻礙，但只要有耐心，並持續努力，它們仍是可以被克服的。為了克服它們，行者必須行止得宜。有些時候，當某種特定的障礙生起，他必須放下最初的所緣，而選擇另一個更能對治這個障礙的所緣；但在其他時候，他必須義無反顧地堅持最初的所緣，一遍又一遍地將心念帶回來。

五禪支

在行者持續精進地修習正定之後，他的努力可以激發出五種心所。其實，在日常生活中種種未受引導的意識裡，這些心所會交替出現，只不過此時的他們缺乏統一的聯繫，因此也無法發揮特殊作用。然而在禪修的幫助之下，這五種心所可以變得有力，並彼此結合，讓心堅定、達到三摩地，它們將作為「禪支」主導著正定，這五種禪支依序是尋、伺、喜、樂以及一境性。

五禪支的特相與作用

「尋」的工作是將心導向所緣，它緊抓著心，舉心向上、推向所緣，就像將釘子釘進木頭一樣。在這項工作完成之後，「伺」再將心固定於所緣，並發揮伺察的作用，將心維持在同一個地方。我們可以用一個例子來說明「尋」和「伺」的不同之處：「尋」像是撞鐘，而「伺」則像鐘的共振。第三禪支，「喜」是對於所緣具有好感，而伴隨發生的愉悅與歡娛。第四禪支，「樂」則是因成功維持正定所帶來的喜悅感覺。

雖然喜和樂所具有的特質是一樣的，也很容易被混淆，但它們並不相同。我們也可以用另一個例子來說明兩者的差異：當一個飢渴的沙漠迷途者遠遠地看到綠洲時，他所體驗到的是「喜」；而當他喝到池

子裡的水，並在樹蔭下歇息時，他所體驗到的是「樂」。

第五個，也是最後一個禪支是「一境性」，它具有將心統一在所緣的關鍵功能。(2)

五禪支對治五蓋

在定力更提升之後，五禪支便得以生起來對治五蓋，每一個禪支都能對治一個特定的蓋：「尋」可以讓心專注於所緣，對治「昏沈」；「伺」可以讓心安住於所緣，對治「疑」；「喜」可以止息瞋念；「樂」可以剷除掉舉與憂慮；而「一境性」則可以對治最易於引人分心的感官欲望。因此，隨著禪支逐漸得到強化，各種障礙也將逐漸消逝、遠離。雖然它們目前仍然不會被根除——因為只有到了第三階段，才能以智慧根除它們——但是在這一階段，它們已被降低到一個足夠平靜，而不致於干擾進一步的正定的狀態。

禪相的變化

內在禪支克服五蓋的同時，禪相也會發生一些改變。禪那的最初禪相——遍作相——只是一個模糊的形體。在修習「遍處」禪時，它可能是一個代表特定要素或顏色的圓盤；在修習觀呼吸時，它則是呼吸所帶來的感覺。

但在定力得到進一步的強化之後，最初的禪相會促成另一種禪相生起，這種禪相稱為「取相」。在「遍處」禪中，它會是在腦海中出現一個盤子的圖像，但就像是親眼看到的一樣清晰；而在觀呼吸時，你可能會注意到觸感的氣流在鼻孔附近移動，像是一幅流動的圖像。

當「取相」出現，禪修者就會離開初階的相，並專注在新的禪相。到了適當的時間，另一個禪相將會從「取相」中出現，這稱為「似相」的禪相，是比「取相」更亮、更清晰好幾倍的心靈影像。「取相」好

比是雲層中的月亮，「似相」好比是從雲中現出的月亮。

近行定與安止定

在「取相」出現的同時，五禪支會抑止五蓋，然後心會進到「近行定」的階段。在此「近行定」裡，心會被牽引至接近「安止定」。它會進到「安止定」的「鄰邊」，但仍需更多的努力來全然專注於所緣，這是「安止定」的標竿。

更進一步地練習，禪支的力量會強化並將心帶到「安止定」。如同「近行定」，「安止定」以「似相」為所緣。這兩階段的禪定的區別，並非以五蓋的消失或以「似相」為所緣，這兩項都是一樣的。區別它們的是禪支的強度。「近行定」時，禪支已出現，但它們缺乏力道和穩定度：因此，這階段的心被譬喻為剛開始要學走路的小孩，他走了幾步，跌倒、站起來，再多走一些，再跌倒。但在「安止定」的心，就像想要走路的人，他只是站起來，並向前直走，沒有猶疑。

四禪與四無色禪

「安止定」階段的定分為八個階段，每一階段都比前一階段更深、更純粹細緻。前四階段，形成稱為「四禪」的一組。禪那最好不用翻譯，因為缺乏適當的對等語，雖然它可被約略地解譯為禪定。接續四個也形成一組，四個非物質性的狀態。這八階段必須以漸進式的次第來達成，任一個後面的階段都有賴於前一階段的純熟。「四禪」組成了文本中常見的「正定」的定義。因此，佛陀說：

(2) 見《清淨道論》IV,88-109。

「比丘們，什麼是正定？弟子們，從感官欲樂中出離，從不善法中出離，一個比丘就會進入、安住於初禪。初禪是伴隨著初始和持續心的投注（尋、伺），同時充滿由捨離而生的喜和樂。

接著，當初始與持續心的投注（尋、伺）消退，藉著內在信心與統一心的獲得，他進入並安住在二禪。二禪沒有尋、伺，但是充滿著由定而生的喜、樂。

隨著喜的消逝，他安住在捨、正念和清晰的覺知中，然後他自身經驗到喜樂，聖者說『他住於捨、正念和樂當中。』如此他進入並安住在三禪。

隨著樂和苦的捨棄和先前喜和憂的消失，他進入並安住在四禪。四禪中沒有樂也沒有苦，只有因捨而生的純淨之念。

比丘們，這就是正定。」

四禪

禪那的區分方式是以它們的禪支組成。初禪的組成是五禪支的最初一組：尋、伺、喜、樂、一境性。達到初禪後，會建議禪修者精通它。一方面，他不應對自己的成就感到自滿而忽略持續的練習；另一方面，他不應過分自信並急於向前以達到下一個禪那。為了要精通禪那，他需反覆地入禪並完美地熟悉它，直到他可入禪、住禪、出禪，並可隨時檢查禪支而不具任何障礙。

在初禪精熟後，禪修者會認為成就仍具有瑕疵。雖然，這禪那確實比一般感官意識殊勝得多，更寧靜和喜樂，但它仍是接近感官意識，且離障礙沒有很遠。甚者，其中兩個禪支——尋和伺，在此時顯得相當粗糙，不若其他禪支精緻。接著，禪修者更新他的禪定練習，嘗試超越尋和伺，當他的諸根成熟，這兩個禪支消退，然後他進到二禪。

這禪那只包含三個禪支組成——喜、樂和一境性，它同時包含多重的成分，其中最顯著的是信心。

在二禪，心變得更輕安、更全然專一。但當更精熟，即使這狀態也顯得粗糙，因為它涵蓋了喜——一個傾向於興奮的愉悅禪支。所以，禪修者的訓練途徑再次啟程，這一次決心克服喜，當喜消逝，他進入三禪。在這裡，只有二個禪支，樂和一境性，然而，其他附屬的心所變得明顯有力，最顯著的是正念、正知和捨。禪修者仍視其中涵蓋快樂的成就是有瑕疵的，較之中性的受——不苦不樂受——是粗糙的。因此，他努力去達到超越三禪的樂之極致，成功地進入四禪。四禪以二個禪支——一境性和中性的受——界定，並由於捨的極高境界而有特別純淨的念。

四無色定

在四禪之上，有四無色定。在這階段的禪定，心即使在禪那中，仍存在最微細的視覺意象的受。達到無色界，並不是透過更精細的心所，而是藉由更精緻的禪相。以更精緻的禪相所緣，取代相對粗糙的禪相。這四項成就依其代表的禪相命名：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這些狀態顯示定的層次是如此精緻、細微，而無法清晰地以言語詮釋。四項中的最後一項是心專注的極點，那是心識所能達到的統一狀態的最高程度。但即使如此，這藉由止禪所達到的定力如此地深，卻仍缺少智慧的洞見，因此還不足以解脫。

剎那定

到目前為止所討論的定的類型，是藉由專注於單一所緣，排除其他的所緣境而產生的定。除此之外，還有一種類型的定並非依靠限定所

緣的範圍，這稱為「剎那定」。

要發展「剎那定」，禪修者不需刻意地排除專注範圍的各種現象；相反地，他只將專注力擺在剎那流動的身心狀態，注意任何呈現的流動現象，這任務只是對任何進入感知的現象保持持續地覺知，沒有任何執取。當他繼續覺察，專注力會剎那剎那地增強，直到在持續的事件變化之流中，建立起一境性。即使客體所緣變化，心的統一性仍保持穩定，並可及時地獲得足以超越五蓋，達到相當於近行定的力量。

這流動性的專注，是透過四念處的練習而發展。依著觀的道路，當力道夠了，就可突破至道上的最後一個階段——智慧的生起。🏠

【編者按】

本文譯自菩提長老（Bhikkhu Bodhi）所著《八正道》（The Noble Eightfold Path—Way to the end of suffering）一書第七章。本書由斯里蘭卡佛教出版社出版。文中部分標題為編者所加。

佛 陀與佛法

達賴喇嘛等著 陳布燦 譯

兩千五百年前誕生的太子悉達多，後來成為歷史上的佛陀，是世界幾大宗教創建者中，唯一宣稱自己既非上帝，也非上帝派來的使者的教主。當被問及他到底是誰，他回答：「我只是一個覺者。」

儘管他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我們確切知道他活著的年代（西元前563-483），和他的核心教示。無論在過去或現在，佛陀的生平事蹟，一直是我們踐行的典範和鼓舞的來源。沒有比某位當代導師描述得更簡潔有力：「佛陀為我們示現：什麼是可能的。」

佛陀的一生

達賴喇嘛（The Dalai Lama）

在過去，一些博學的佛教徒嘗試透過邏輯與辯證，來證明他們自己對佛陀生命歷史事蹟的解讀與說法。然而，從問題的本質來看，這種形式的辯證，我想永遠都不會有結論。

關於佛陀的歷史，儘管有些互相衝突矛盾的說法，但從文獻典籍當中，對佛陀一生的關鍵事蹟，仍是可以產生一個普遍的共識。我們都知道：佛陀原本是個跟我們一樣的普通人，帶著所有人類的基本缺陷與弱點。他生於王室，已婚，育有一子。不過，後來他無意中遇到被疾病、衰老和死亡折磨受苦的人們，因而接觸到生命無法滿足的痛苦本質。

目擊這些現象，讓他深受困擾。這位王子終於離開王宮，拋棄了受到庇蔭而舒適的王子生活。一開始，他採行隱士的苦修生活，致力於透過肉體上極度的苦行，來做為精神上的修行。隨後，他發現脫離痛苦的真正道路，是在介於嚴厲苦行與自我放縱、豪奢享受之間的中

道。他專心一意的精神追求，終於達成完全開悟，也就是成佛。

我覺得佛陀一生的故事，對我們有很大的意義。它顯示人類生命所原本具有的巨大潛力和能量。對我而言，導引他走向開悟的這些事蹟，為他的信徒建立了正確而激勵人心的典範。簡言之，他的一生其實就是在陳述下面這一段話：「這就是你們追求心靈所要走的道路。你們必須銘記在心：獲得開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時間、意志和毅力。」

因此，極為重要的，從一開始，就不能心懷幻想——有一條快速易達的道路。做為一個精神訓練者，你們必須準備承受真正心靈追求所涉及的艱辛，必須決心堅持你們的努力與意志。你們必須預期沿途必將遭遇多重障礙，並明白修行成功的關鍵在於永不失去決心。這樣一個斷然堅決的步驟是非常重要的。就我們所看到的，佛陀個人一生的故事，是一個人經由艱苦工作和絕不動搖的奉獻而達成開悟的故事。諷刺的是，有時我們似乎相信：作為跟隨佛陀腳步的我們，能夠以某種方法，大為輕鬆不費力氣，就能獲致開悟。

佛陀的典範

喬瑟夫·葛斯坦 (Joseph Goldstein)

有個需要思考的問題：我們是否能夠在嚴肅修行及日常生活兩者之間，以一種對自身有意義的方式，讓我們與佛陀的生命聯結起來，賦予自己的生命更寬的眼界、更深的內涵？

與佛陀生命聯結的兩個方式

其中有一種可能性：將佛陀視為一個特定的歷史人物，一個活在西

元前五、六世紀的北印度人，他在三十五歲那年經歷了一場強烈覺醒的轉變過程。我們可以以非常符合人性和歷史的方式，了解他的掙扎、他的追求以及他的開悟，從一個人與人相互對待的觀點，來和佛陀聯結。

另一種聯結佛陀生命的層面是：視佛陀為一種人性的基本典型，即佛性的完全展現，完全沒有任何污染與扭曲的心靈，體解到佛陀的生命故事宛若一趟偉大的旅程，是代表著人類生存的某種基本典型。

藉由這兩種看待佛陀生命的方式——歷史人物或基本典型，就能從佛陀特殊的生活經驗中，看到所展示出來的宇宙法則。如此觀察佛陀的生命，並非當作是兩千五百年前某人的抽象而遙遠的故事，而是一個揭示了所有人皆具有的宇宙本性的生活歷程。而這也是個以較廣大、深邃的內涵來瞭解自身生命經驗的方式，一個連接佛陀與我們生命旅程的方式。當我們誓願遵循佛陀的道路時，也當與佛陀受到相同疑問的激勵：「生命的真正本質是什麼？痛苦的根源是什麼？」

佛陀偉大旅程的四個階段

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這位人類學神話與典型研究的偉大學者，在他的著作《千面英雄》中，探討英雄神話的本質。他提及典型英雄或英雄偉大旅程有四個階段，並以這四個階段來探析佛陀的人生。他認為佛陀的生命歷程，是個人元素與這些元素所具象化的宇宙法則交織的奇妙組合。瞭解這些生活情境，並和自身體驗直接聯結，能帶給各自生命旅程巨大無比的能量與鼓舞。回想佛陀的生命賦予我們心靈歡樂的感覺，並在認識到佛陀精神探求的力量與宏大的同時，我們得以重新連接內心深處對修學佛法的衝勁與動力。

坎伯將英雄生命歷程的第一個階段稱為「命運的召喚」。根據傳統的記述，在生為悉達多·喬答摩之前的好幾世，佛陀首度聽聞到這個召喚。當時他是位森林隱士，名為須彌陀；時世有佛，號為燃燈佛。一日，須彌陀聽說燃燈佛將路過住的地方，便和許多民眾去禮敬。眾人為燃燈佛及僧眾修整所經的道路，須彌陀也分配到一小段路。當燃燈佛等一群人抵達時，須彌陀尚未全部完成工作，路上還有泥濘，須彌陀便身臥該處，讓燃燈佛踏身而過。

據說須彌陀看到燃燈佛的當下，受到他高貴氣質與相貌所引發，決心有朝一日也要達到佛的完美心性。燃燈佛看出這位隱士心中立下的大願，便預言未來若干劫後，須彌陀將生為王子，名悉達多·喬答摩，當世修成佛果。從聽聞並回應命運的那一刻起，須彌陀就是一位菩薩，決意要得到佛的覺醒與完美。

典型生命歷程的第一個階段是「命運的召喚」；第二階段是「大棄絕」，拋棄老舊的模式和習性，開始用新方法看待自己的生命；第三個階段是對妄想執著的「大掙扎」；而第四個階段是對這宇宙旅程的「大覺醒」。在魔王大軍消逝之後，當夜這位菩薩在禪定狀態中，三次思索佛法的各種面向。第一次，他以全然專注的力量觀察無數輪迴中的生與死。透過這個可以追溯無始劫來的過程——出生到某一種環境，經歷生命的悲歡離合、死亡，然後再輪迴——產生對生命存在的無常與空虛的深刻瞭解。生與死如同水流表面的泡沫，生起又消失。當我們認同特定情境或經驗時，總是假設我們的執著與偏好似乎堅實而重要，生命輪迴的長程視野剝空了這種認知的基礎。

當夜的第二次，他思考業力法則。他觀察到：過去行為的業力，透過不斷的生死輪迴，驅動也限制了人們。眾生因「無明」而陷於各個

不同命運的旋風裡，喚起了菩薩內在深刻慈悲的能量。第三次，他沉思四聖諦及因緣法。他觀察人心如何變得執著，如何由於執著而有痛苦。他瞭解擺脫執著，達到自在解脫的可能性。

就在破曉的那一剎那，晨星乍現，他的心靈實現了最深、最完全的開悟。在大徹大悟之後，佛陀誦唸了這首詩偈：

我遊走過無數次的生命輪迴，追尋但無法找出這棟房屋的建築者。

真是悲哀呀！一再的生死！

啊！房屋建築者，你已被看到了。你不該再建築房屋了！

所有的木椽都已破裂，所有的棟樑都已粉碎，

我的心已獲得無限的自由，得到的是欲望的止息。

佛陀觀察到：在這輪迴中，不停地出現、消失，出生、死亡，存在著很大的痛苦。欲望，痛苦之屋(身與心)的建築者，被佛陀發現了；染污的心靈，有如破裂的木椽，不再存在；無明的力量，就像粉碎了的棟樑，不再有力。佛陀就這樣證得涅槃，無限的自由。

有人說：證得涅槃的道路——八正道，是一部安靜的車乘，像行駛順暢而高貴的馬車，不會發出嘎嘎的聲響。搭乘這部馬車的人們，這已經體證真理的人們，可能就相當吵鬧了。他們喧鬧地唱誦讚美這部馬車與旅途的完成。

在《長老偈》和《長老尼偈》——記載早期比丘與比丘尼證道的詩集——中，我們常看到「所作已辦」的複疊句。大開悟時，菩薩體驗到他長久旅途的完成與圓滿，所有人類均有的潛能的實現。他已成為佛——覺醒者。之後的七週時間，他都在菩提樹林裡思考著真理的不同面向。他完成自己解脫的旅程，現在他想知道是否可能將他所體證的深奧佛法和其他人們分享，而這些人因他們的執著有如盲人一般。

佛陀不斷至各地傳授佛法。當他的六十個弟子也開悟了，他就分派他們出去傳播佛法。佛陀鼓舞激勵他們：「啊！比丘們，向前行，為了眾生的好處，為了眾人的幸福，出於對世間的慈悲，為了人與天神的好處、利益和快樂。不要兩人走同一條路。講授佛法，前段要非常好，中段要非常好，後段也要非常好。宣導高尚的生活，全然完美而純淨；為他人利益而努力工作，你們就可說是已經善盡了責任。」

從佛陀這一段話可以看出：修行和了悟的全部推動力，在於從自己內在得到自由解脫；並對世界的苦惱發出慈悲，為別人的利益產生主動服務的意識。「利益眾生」對心靈純化的作用是：可以激發我們，也帶給我們修行所需的能量。修行從來就不只是為了自己而已，真理的彰顯，永遠都是廣大的慈悲與心靈相互連結。

佛陀有三大成就。第一個成就為「因成就」，也就是他圓滿成佛之因，意指這位菩薩經過無數世修行六波羅蜜——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第二個成就為「果成就」，意指他開悟而得無上智。第三個成就「功德成就」，即注意眾生的福利。佛陀並不滿足於自身的覺醒，而是出於對所有生命的慈愛，而開始宣講佛法，直到入涅槃之前，他與所有準備好要聆聽的人們分享佛法。

慈悲與智慧兩大翅膀

這位菩薩為了修行六波羅蜜所做的英雄式努力，除了來自超凡的慈悲之外，沒有其他可能。然而，僅有慈悲是不夠的。慈悲要能帶來有效的成果，就必須化成具體的行動，而這就需要能分別何者有益、何者有害，並知道哪一條道路可得幸福，哪條路不行的智慧。大慈悲需要大智慧來產生果實；大智慧需要深度慈悲作為動力，來為他人的利

益採取行動。佛法這兩大翅膀完美地在佛陀身上展開。

有人說：即使將地球上所有父母對子女的愛與慈悲加總起來，也比不上佛陀的大慈悲。父母可能有很大的心胸來疼愛與包容自己的子女，但在佛陀身上，慈愛是沒有疆界的。因為他的務實慈悲，他不間斷地勸人行走於可以獲致幸福、美滿與解脫的道路。

有不計其數的故事記述：來自各種不同身分或職業的人們——乞丐、商人、藝術家、娼妓、鄉下人、貴族、國王與王后——每個人都帶著不同程度的信仰與瞭解，來向佛陀求助；而佛陀也透過他的慈愛、智慧與善巧方便的力量，幫助他們得到自由與平靜。

佛陀所講授的佛法之一，是眾人熟悉的《伽藍村經》(Kalama Sutta)，對瞭解佛法中觀察與醒覺的精神，特別有助益。伽藍村民請問佛陀：在許多不同的宗教教義與宗教師之間，如何分辨選擇？佛陀說：他們不該盲目信仰任何一者——不論對方是他們的父母、師長，是經典書籍，甚或是佛陀——應該仔細觀察自己的體驗：何者會導至較多的貪婪、憎恨和癡迷，那就要捨棄。何者會導至較多的慈愛、慷慨、智慧、開放及平靜，那就要去培養修學。佛陀的教誨，總是鼓勵我們為自己的成長負責，並直接觀察自身經驗的本質。佛陀沒有希求名位、虛榮、或眾多的徒弟，他是被慈悲的本性所推動。

當修行漸深，我們對自己真正的本性，會達到較完滿的體證與瞭解，此時將對佛陀生起美妙的愛與尊敬。——既是作為一個歷史人物，也是作為我們每個人內在潛存佛性的基本典範。回想佛陀生命中的三大成就，對於自己有機會走上這樣一位典範所發現的道路——這條具有最大榮耀、最真實高貴的道路——將充滿深深的感激。透過念與內觀，我們可以將佛陀的歷程典範，反照在自己的生命旅途上。🏠

四聖諦

達賴喇嘛 (The Dalai Lama)

根據大家所熟知的故事，佛陀開悟之後，有四十九天保持沉默不語，沒有做任何開示。他首次公開講道是對五比丘說法，五比丘是佛陀修苦行時的同伴。在發覺苦行不能帶來痛苦的解脫後，佛陀——當時名叫「悉達多·喬答摩」——放棄苦行，離開他的同伴。這五位同伴視他為背叛，憤恨他的作為，並發誓永不與他交往。對他們而言，悉達多的轉變表示無法信守隱士生活的承諾。然而，當他們在佛陀開悟之後遇上他，不自禁地被吸引到佛陀身邊。佛陀就是對這五位以前的同伴，在鹿野苑(今Sarnath)第一次說法開示。

這次說法成為後來眾所周知的「初轉法輪」。佛陀教示「四聖諦」——苦諦，痛苦的真理；集諦，痛苦根源的真理；滅諦，痛苦止息的真理；道諦，引至痛苦止息之道的真理。

解釋四聖諦的三個因素

記載有關初轉法輪的經典中，佛陀開示四聖諦是以三個因素的組合來講授的：聖諦自身的本質；它們的特定功能；以及它們的效果，也就是完全證得。第一個因素，說明各別聖諦的本質。第二個因素，解釋了修行者理解各聖諦特定意義的重要性，也就是痛苦必須被分辨認知。第三個因素，當痛苦的根源消除，便實現了痛苦的止息，也就是證得了通往痛苦止息的道路。在第三個因素的內涵中，佛陀解釋了最終結果，完全證得四聖諦——痛苦的完全認知，痛苦根源的完全消除，痛苦止息的完全實現，止息道路的完全證得。這個教義鋪設出佛教徒思想與修行的整體藍圖，建立個人通往開悟之道的基本架構。

我們所期盼與追求的是：獲得幸福與遠離痛苦。這種期望是每個人都具有的天性，不須證明其正當性或妥適性。然而，幸福與痛苦並非莫名其妙蹦出來的，它們的生起是因緣果報的結果。簡言之，四聖諦說的就是因果法則。記住這個關鍵點，我有時候這樣解說：所有佛教的思想與修行，都可濃縮為下面兩個法則：一、採取一種世界觀，了知各種現象互相依存的本質。也就是所有的事與物，都是因緣和合而有。二、基於此，選擇一條「非暴力」與「無傷害」的生活方式。

佛教提倡非暴力的行為，是基於兩個簡易又明顯的前提：(1)作為有覺知、有情的生命，沒有哪個人想要痛苦。(2)痛苦源自它的因和緣。佛法進一步主張：痛苦與煎熬的根源來自愚昧無知又不馴服的心靈。因此，如果我們不要痛苦，按照邏輯，所要採取的步驟，當然是要禁止毀壞性的行為，因為這些行為將導致痛苦的結果。痛苦不會單獨存在，它們的出現來自因緣果報。瞭解痛苦的本質與因緣的關係，才能明白因緣法則扮演的關鍵角色。總而言之，因緣法則說的是：原因決定結果。所以，如果你們不要那個果，你們就要努力去終止那個因。

在四聖諦裡，我們可以找到兩組因與緣在運作：痛苦是果，而痛苦之源是因；同樣的，痛苦的真正止息——寂滅平靜是果，而導致寂滅平靜的道路是因。

我們所追求的幸福，真實長久的平靜與幸福，唯有經過心靈的淨化才能獲得。這將是可能的，若砍除了所有痛苦與煩惱的根本原因——無明愚癡。只有當成功地看穿，經由習慣執著於事物存在所造成的假象，從中獲得觀察力，穿透至真實最終的本質——痛苦的解脫——真正的止息將會到來。然而，要得到這樣的能力，必須接受三種高階訓練——德行、專注與智慧。內觀，智慧的訓練，對愚癡和它衍生的幻

象，具有解毒劑的作用。但是，只有當「內觀」的高階訓練結合了心念高度發展的「專注」機能時，一個人的所有的能量與心念，才可以聚焦在禪修選擇的目標上，不受外物干擾。所以，在透過內觀獲得智慧的進一階應用上，深層的專注訓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然而，為了使專注與內觀的高階訓練能夠成功，修行者必須先採行「德行」健全的生活方式，來建立道德的穩固基礎。🏠

苦

艾雅·凱瑪 (Ayya Khema)

佛陀開悟之後，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有苦諦。」這常被誤解為佛陀的教義是悲觀的，或佛教只強調人生的悲傷、痛苦和不幸。但事實恰好相反。佛陀的教義告訴我們：真正令人悲痛不滿足的原因，也教導克服的方法。

人們也常認為佛陀的教義是：「如果一個人坐禪坐得夠久，或用不同觀點看待事物，痛苦就會消失。」完全不是如此。痛苦是不會消逝的，而是痛苦的那個人會消逝。這就是超脫因緣起滅的方法。

佛陀說：「有作為，但無作者；有苦，但無受苦者；有道，但無入道者；有涅槃，但無得涅槃者。」如果「我」要得涅槃，那涅槃就遙不可及。這種說法聽起來似乎是頗富禪意的矛盾論述，但當我們逐步探討，一切將變得非常清楚。

我們全都經歷過現實中的不如意事，因為我們很少完全滿意自己的生活。過去一定有很多際遇情境，我們寧可從沒發生過；也有一些是我們曾經期盼，但總是沒有到來的。看待「苦」最好的方式是：感恩心。它的出現是為了帶給我們一些非常重要的教訓。要「苦」消逝，

是沒有用的；它是無常的，終究會消失。但是，若我們沒有學到它的教訓，那「苦」就會以完全相同的形式再回來；如果我們學會某種特定形式的教訓，那「苦」又會以另一種形式回來；直到我們如實看待它的實相——「苦」就是世間的存在，別無他物。沒有任何人對「苦」有專利，沒有任何人被挑選出來承受特定的「苦」。它就是這樣。

接受「它就是這樣」，是走向悟道的第一步。「苦」就是這樣。有些人過著非常快樂的生活，仍然能夠悟道。也有一些人過著非常不快樂的生活，一點也不能領悟佛道，只會怨天尤人。他們埋怨政府，有時埋怨原子彈，埋怨經濟……。人們對於埋怨的對象，總有千奇百怪的想法。事實上，他們應該可以在自己的生命當中，看出自己有學習與成長的需要。我們每天都有機會學習，因為沒有哪個人從來沒有一些日常的「苦」。

「苦」，不必然是肉體上的。雖然這種觀點，特別有助於看清第一聖諦與第二聖諦的關聯性。如此，人們可以在這些指導方針下，真正的修行。第一聖諦與第二聖諦的關聯性，就在欲求：或是想要擁有；或是想要去除。——在所有不快樂的經驗中，這是潛藏的肇因。一旦知道原因，便可去探索：強迫我們欲求這個或排斥那個的究竟因素。我們可以學著放下這些反應，這將能幫助我們生活過得較輕鬆，也會釋放大量潛能來修學佛法。當自己仍花心力去追求與排斥時，將無法自在運用自身的能量來堅定地修學佛法。📍

因緣論

喬瑟夫·葛斯坦 (Joseph Goldstein)

諸佛出現於世，就是因為生、老、死的神秘問題。在生命的範疇

中，每個領域都存在這些現實問題。而佛陀開悟的唯一目的，就是要穿透它們的根本源由。在佛陀所講授的佛法中，最深奧的部分即是敘述生命如何輪轉，生與死如何持續輪迴不已的道理。而透視生命鎖鏈的所有連結處，在所謂的「因緣法」中有清楚的說明。

十二因緣

在「因緣法」中有十二個連結(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前面兩者與前世種下的「因」有關，形成這一世出生的果報條件。

無明緣行

這些連結當中的第一個就是「無明」。「無明」的意思是：不知真理，不懂佛法，不明四聖諦，即我們沒有清楚地認知事物，認知痛苦的真相、痛苦的原因以及脫離痛苦的途徑。

「無明」的力量決定了鎖鏈的下一個連結：由良善或不良善的心念所驅動的身、語、意行為。意志行為受制於「無明」——因為我們不瞭解真理，因此牽扯在各種不同的「行」當中。這些「行」的業力，決定了鎖鏈的第三個連結。

行緣識 識緣名色

第三個連結是輪迴下一世的「識」，也就是，今世生命第一剎那的「識」。因為「無明」決定了前世業行的能量，「識」在受孕那一刻生起了。意志或意向就像種子，再世的「識」就像這些種子發出來的芽——一個因果緣起的關係。由於「無明」而有各種的「行」，而有各種業力的形成。由於業力的形成引起「識」的生起，而有今世生命的開端。

又由於今世「識」的第一剎那，就產生整體「名色」現象，也就是所有的物質元素，和所有的心靈因素。由於「名色」現象的生起，感覺根器就跟著發展出來了。這是在胚胎發展的時候，出生之前。

名色緣六入 六入緣觸

「識」在受孕那一刻決定了「名色」現象的生起。因此而生起六個感根，五個肉體感根和心意，稱為「六入」。它們又依序決定了「觸」的生起，觸是介於根與它的相對目標之間：眼與色，耳與聲，鼻與香，舌與味，身與觸覺，心意與思想或意念。「觸」，牽涉到某一目標透過適當的感根窗口，以及看、聽、嗅、嘗、觸、或思想等的組合。受到六入的因緣條件，「觸」進入了生命體。

觸緣受

因為眼和色、耳和聲、以及其他感根與它們目標之間的「觸」，就生起了「受」。「受」意指在每一個接觸剎那，每個心念所牽涉的苦、樂、或不苦不樂的感受。不論透過肉體五根或心意的「觸」，感受總是會出現的，所以稱為共通的心靈因素。受到「觸」的因緣條件，就生起了「受」，也就是苦、樂、或中性的感受。

受緣愛 愛緣取

因於「受」就生起了「愛」。「愛」意指愛欲、渴求某些東西。我們愛欲的是什麼？我們追求好看的、好聽的、好香的、好味的，以及令人快樂的摸觸與思想；我們也期望去除那些令人不快的東西。欲望的生起，是來自人們的感受。我們開始追求或希望避免世界上這六種不同的感覺。——「受」緣「愛」，「愛」緣「取」。——由於我們對六種感覺的目標，包括心意，有所欲求，我們就會捕捉，我們就會執取，我們就會黏著。「取」被「愛」的因緣條件所決定。

取緣有 有緣生

由於執取，我們再次陷入業障的形成，重覆過去生的種種意識，產生今世輪迴的「識」。「受」緣「愛」，「愛」緣「取」，而「取」的因緣條件決定了「有」的連續行為，產生的能量就成為下一世輪迴意識的種子。由於從執取而來的這些業行，再次有「生」的出現。

生緣老病死

因為有出生，就有病苦，就有悲哀。有衰老，就有疼痛，就有傷心痛楚，就有死亡。生命的轉輪就這樣不停的迴轉，形成非人力所能左右的因果鎖鏈。

流轉的還滅

佛陀的問題，其實也是我們每個人的問題，就是要去找出脫離這個因緣循環的道路。據說在佛陀開悟的那一夜，他循著因緣法則的連結追溯回去，想找出解脫之處。為什麼有老、病、死？因為有「生」。為什麼會有「生」？因為有「有」的種種行為，所有從貪、瞋、癡所引發的意志行動。為什麼我們會牽扯在這些行為當中？因為「執取」。為什麼會有這些執取？因為心中有欲求。為什麼有愛欲？因為有感受，因為有苦受或樂受的生起。為什麼會有「受」？因為有「觸」。為什麼會有「觸」？因為有「六入」以及整個身心「名色」現象。

在一個身心過程當中，我們什麼辦法都沒有，那是受過去「無明」所左右，而且已是與生俱來的。所以無法避免「觸」。而所有感官，即使不想要，也無法關閉它們。如果有「觸」，就無從阻止「受」的產生。因為有「觸」，「受」就會在那兒。這是心靈的共同現象。

不過，就是在這一點，可以打破鎖鏈的連結。

瞭解因緣法則，如何因一物而緣起另一物，我們就可以開始打破因緣鎖鏈。當樂受生起時，我們不攀緣執著。當苦受生起時，我們不詛咒怨恨。當中性感受生起時，我們不再遺忘。佛陀說過：遺忘之道就是死亡之道。而智慧與知心念之道是不死之道。我們掙脫來打破這個鎖鏈，從因緣反應中解脫。這需要強而有力的心念，在每一個時刻都不讓感受產生愛欲。

當心中有「無明」，感受就會緣起愛欲。如果有歡樂的東西，我們就要擁有；厭惡的東西，我們就要去除。但如果心中以智慧和心念取代「無明」，我們經歷感受，卻不受強制性或習慣性而執取或推除。如果感受是歡樂的，我們心念了了分明地經歷它們而不攀緣。如果感受是痛苦的，我們心念了了分明地經歷它們而不詛咒。感受不再緣起愛欲，反倒是：知心念處、不執著、放下。當沒有了愛欲，就沒有執取；沒有執取就沒有「有」的意志行動。如果我們不產生那種能量，就沒有出生，沒有疾病，沒有衰老，沒有死亡。我們就解脫了。——不再受「無明」與愛欲的驅使，痛苦的全部重量都止息了。

覺知心念的每一刻都像是敲擊在因緣鎖鏈上的鐵錘，以智慧與心念的力量敲打生命的鎖鏈，將鎖鏈連結逐漸鬆散直到斷裂。我們現在做的事，就是貫通因緣法則的真理，將心靈從因緣中解放出來。📖

【編者按】

本文摘譯自簡·史密斯（Jean Smith）編輯的《心輪》（Radiant Mind —— Essential Buddhist Teachings and Texts）。本書由Riverhead Books出版社出版。文中部分標題為編者所加。

香光尼僧團各寺院機構近期活動

〔印儀學苑〕 02-23946800

- ◎壓力管理與情緒調適團體
時間：4/10~5/15。每週四晚上7:00~9:30
- ◎身心指引與重整
時間：4/19~4/27。
週六上午9:30~18:00共四次
- ◎八關齋戒
時間：5/4（日）
- ◎慶祝佛誕暨護夏祈安法會
時間：5/11（日）
- ◎一日禪
時間：5/31（六）
- ◎慈悲三昧水懺
時間：6/29（日）13:30~18:00

〔香光山寺〕 03-3873108

- ◎精進佛一
時間：4/13（日）上午8:00~17:00
- ◎香光桐花季生態旅遊
時間：4/26（六）、27（日）；5/3（六）、4（日）、上午8:00~17:00，
每梯次各一百人，合計四梯次。

〔定慧學苑〕 037-272477

- ◎浴佛法會
時間：5/4（日）。上午8:30~12:00
全天浴佛
- ◎定慧合唱班
時間：每週四晚上7:30~9:00
- ◎兒童學佛班
時間：即日起至5/17
每週六上午9:30~11:00
- ◎初級佛學研讀班招生
報名日期：即日起受理報名。
上課日：6/4~9/24每週三晚上7:00~9:00

〔養慧學苑〕 04-23192007

- ◎慶祝佛誕、母親節暨護夏祈安浴佛法會
時間：5/11（日）。
- ◎初階禪修課程
時間：6/11~7/2 每週三晚上7:30~9:30
- ◎結夏安居共修活動——頂禮大悲懺儀
時間：5/19~8/4。每週一晚上7:30~9:20
- ◎巧藝拼布班
時間：每週三晚上7:30~9:30
- ◎藍韻合唱團
時間：每週五晚上7:30~9:20
- ◎弦樂團
時間：每週五晚上7:00~9:00
- ◎花藝插花班
時間：每週三
下午2:30~4:30/晚上7:00~9:00

〔香光寺〕 05-2541267

- ◎八關齋戒 / 時間：5/4（日）
- ◎浴佛法會 / 時間：5/11（日）
- ◎精進佛一 / 時間：6/1（日）

〔安慧學苑〕 05-2325165

- ◎「兒童美術班」「成人工筆繪畫班」
時間：全年度每週五晚上7:30~9:20
- ◎兒童珠心算班
時間：全年度每週四晚上7:30~9:20
- ◎兒童數學班
時間：全年度每週三晚上7:30~9:20
- ◎美容護膚班
時間：全年度每週三晚上7:30~9:20
- ◎菩提道次第廣論
時間：6/7~10/18。每週六晚上7:30~9:20。
對象：佛學研讀班畢業同學。

◎行門共修（台語）

時間：每週一晚上7:30~9:20

內容：講解《佛說阿彌陀經》

◎禮拜《大悲懺》

時間：每月第一個星期一。晚上7:30~9:20

〔紫竹林精舍〕07-7133891

◎慶祝佛誕暨護夏祈安浴佛法會

時間：5/11（日）

◎「佛畫 佛話」展 / 時間：5/8~5/25。

◎初級佛學研讀班招生

時間：5/22（四）~5/24（六）。晚上7:30~9:00

◎插花課

時間：3/20~6/12。每週四晚上7:30~9:20

◎自我覺察讀書會

時間：4/22~6/10（二）

◎圖書館開放

時間：每週二~週日。下午2:00~8:30（常年）

〔香光佛教研修學院推廣教育課程〕

◎六祖壇經

授課：田博元教授

時間：5/15~7/3每週四晚上7:15~9:30

上課地點：台中養慧學苑 / 報名：04-23192007

◎心靈寫作

授課：徐玲媚老師

時間：6/7~7/12每週六下午2:15~5:15

上課地點：台中養慧學苑 / 報名：04-23192007

◎敘事治療工作坊

授課：李燕蕙助理教授

時間：5/3~5/17每週六下午1:00~7:00

上課地點：嘉義民雄圖書館 / 報名：05-2779405

（請上香光資訊網<http://www.gaya.org.tw>查詢或來電詢問詳細活動內容。）



有一種生命，是奉獻……

香光尼眾佛學院
預修生暨行者學園招生

◎預修生

重視解行合一，培育現代優秀宗教師。

- 學制：一年
- 對象：18-45歲僧青年。

◎行者學園

辨識出家本願，建立出世知見，體驗出家生活。

- 學制：一年
- 對象：34歲以下女青年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97年6月20日

面談日期：97年7月5日

97年8月12日

◎報名表下載：

<http://www.gaya.org.tw/hkb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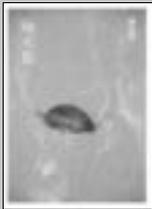
報名請洽：05-2540359

（香光尼眾佛學院）



《掬水集》、《佛教相關博碩士論文提要彙編(2000~2006)》 榮獲「臺灣出版TOP1：2007代表性圖書」

香光書鄉出版社於九十六年度出版的《掬水集》、《佛教相關博碩士論文提要彙編(2000~2006)》二書，於九十七年一月獲國家圖書館舉辦「臺灣出版TOP1：2007代表性圖書」，目前正於國家圖書館閱覽大廳展出，展覽至四月廿七日止，歡迎前往閱覽。



《掬水集》是結集悟因法師於民國八十一至九十五年間，刊載於《香光莊嚴》佛教雜誌的短文，以「掬水」當下即能得到水的滋潤清涼為意象，內容有兩部分：一是作者對社會議題及大眾學佛的關懷與看法。二是作者旅行筆記，傳達其對社會文化與宗教互動的關切。



《佛教相關博碩士論文提要彙編(2000~2006)》是由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編輯，本書收錄2000年至2006年臺灣地區各大學院校研究所佛教相關博碩士論文，及中華、法光、圓光佛學研究所及南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自創辦以來至2006年十二月之畢業論文，共計一千零三十三種。藉由本書可以瞭解全國各研究所於佛教學研究的發展趨勢與特色，有助研究佛教學的學者瞭解其研究發展脈絡。會議發表內容將於《佛教圖書館館刊》第四十六期刊載，詳情請上網查詢：<http://www.gaya.org.tw/library>。

【書訊】

印度聖境旅人書

——恆河十二大聖地旅行地圖（完整典藏版）

本書以文學和實用的角度，依著佛陀一生的腳步，從出生、離家、正覺、弘法到最後生命的平靜息止，來介紹印度聖地在過去乃至於現在，所呈現的風貌。流暢生動的文筆和精心設計的章節安排，將佛陀的生平傳記、旅人的心靈札記、印度自助旅行資訊、深度旅遊圖文集、印度宗教史蹟考證研究等內容，都巧妙地融於書中，是最完整深度介紹印度聖地的旅遊聖經。

印度佛陀十二大聖地，圖文並茂、豐富生動、史上最精采！
全新超值增訂！



◎書名：印度聖境旅人書
◎作者：林許文二、陳師蘭
◎出版日：2008年4月
◎訂購專線：柿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電話：02-89314903

助印芳名

貳萬元整

林金蘭

壹萬肆仟伍佰元整

周宏達 鄭圭君

壹萬元整

釋能超 鄭弼洲
福粟基金會

捌仟元整

李乾川

陸仟元整

釋如一 林秀真 蕭世芳
安秀智 陳育駿

伍仟元整

韓露廷 張復華 陳淑娥

參仟陸佰元整

林富山

參仟元整

林惠珠 林乙姬 張耀
觀慧學會

貳仟肆佰元整

何志羸

貳仟元整

釋湛持 釋躬融 釋淵慧
郭鴻泰 李振慶 楊江沛
陳家仁 趙國賢 葉素美
吳怡昌 林惠卿 洪美莉
蘇嘉慧 游進庸 顏志榮
張立洋 楊陳玉樣
法印學苑

壹仟伍佰元整

楊錦鳳 劉志賢 廖貴美

壹仟肆佰陸拾元整

蕭瑞彰

壹仟貳佰元整

陳榮森 王瑞鎰

壹仟零捌拾伍元整

朱顏

壹仟零貳拾元整

李書儀

壹仟元整

釋妙慧
黃玲珠 楊金柳 陳詠涵
蔡鐘慧 杜漢宗 洪英茹
林清水 釋耀証 張素玉
王明章 王亭瑋 王浚雅
陳乃瑛 葉素敏 廖雪芬
李淑媛 陳昱叡 朱書瑩
陳瑩蓉 董再益 郭峰淵
朱芳毅 孫美馨 莊宜靜
陳雪卿 莊士毅 李碧英
蔡佳琪 吳銀河 蔡良榮
陳金發 何清雄 林保堯
王美蘭 李瑞欽 邱鳳英
廖圓滿 黃淑雯 林月鳳
蔡曉瑛 蔡曉雯 李沈真珠

柒佰伍拾元整

林翠珠 陳國瑩

柒佰元整

呂碧卿 呂黃醒

陸佰伍拾元整

石志政

陸佰元整

吳宜萱 陳炳村 黃弘茂
呂碧珍 謝旻珊 謝筑恩
謝易珊 范玉球 莊桂玲
謝清江 簡伶倩 郭美津
郭守貞

伍佰元整

釋廣昇 釋見海 黃毓瑩
黃毓瑩 藍淑娟 梁惠滿
吳思蓉 黃惠真 楊復嬪
蔡誌霖 江復堅 簡豐銘
蕭安迪 蕭安翔 楊宏恩
陳美均 何迪雨 陳秀花
張素月 江重輝 江枚靜
李易穎 洪伯瑜 洪巧菱
沈佑達 吳雪珠 黃楷瑀
鄭勝美 黃素華 無名氏

肆佰參拾柒元整

吳俊賢

肆佰壹拾陸元整

釋悟因

肆佰元整

釋見日 梁惇瑜 莊皓安
莊皓宇 莊文豪 劉建宏
曜源行

參佰貳拾肆元整

張秀卿

參佰元整

黃群裕 葉木蘭 蕭錦珠
吳允愷 陳怡如 陳盈旬
吳允鈞 楊智堯 林禹圳
吳允中 吳允哲 林本源
吳允勛 楊智勝 楊智安
楊智竣 楊筌詠 蔡榮雪
陳信吉 蔡毓瑄 蔡渝涵
陳靖 陳玉芝 陳布燦
周麗花

貳佰伍拾元整

吳雨澤 吳忠澤 蔡秀涓
吳英宏

貳佰元整

邱春淵 施語軒 郭品秀
梁金玉 黃彩雲 何詔威
何仁芃 何高駿 吳建緯
尹琪 尹文 朱珍宜
朱珍慧 朱育凌 蕭美玲
朱正義 曾素月 陳秋娟
柯淑貞

壹佰元整

陳雅馨 陳玉純 黃華安
黃瓊寬 蔡榮川 李宜芯
褚麗慧 潘冠震 陳美秀
蔡惠婷 鄭寶鳳 王惠仟
羅碧芳 柯重信 莊秋琴

伍拾元整

蔡榮川

美金貳佰元整

蔡千金

美金參拾元整

Hsin Ti Chao

【關懷佛教教育 共創人間淨土】

香光莊嚴雜誌社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發行人兼總編輯：釋悟因
執行編輯：釋見鐮 簡伊伶
美術指導：雅堂設計工作室
文字志工：宋滌姬 林麗瓊 周麗花 陳國瑩 謝瓊華 行政志工：陳淑娥
社址：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 49~1 號
49-1,Hsiychao,Nei-pu,Chu-chi,Chia-I,60406,Taiwan,R.O.C
電話：07-7133891 傳真：07-7254950 郵政劃撥：03308694 香光寺
網址：http://www.gaya.org.tw/magazine E-mail:magazine@gaya.org.tw

本刊流通處

香光寺 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 49~1 號 電話：05-2541267 傳真：05-2542977
紫竹林精舍 鳳山市漢慶街 60 號 電話：07-7133891~3 傳真：07-7254950
安慧學苑 嘉義市文化路 820 號 電話：05-2325165 傳真：05-2326085
定慧學苑 苗栗市福星街 74 巷 3 號 電話：037-272477 傳真：037-272621
印儀學苑 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二段 36 號 電話：02-23946800 傳真：02-23222837
養慧學苑 台中市西區大墩十街 50 號 電話：04-23192007 傳真：04-23192008
香光山寺 桃園縣大溪鎮福安里 11 鄰頭寮 16 號 電話：03-3873141 傳真：03-3873108

製版印刷：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誌字第 4548 號 中華郵政台字第 0343 號登記為雜誌交寄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創刊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三月二十日出版
◎讀者若重複收件或需變更地址，請通知各流通處，以便修改。
◎轉載文圖請先徵求同意。

ISSN 1027-5126 【非賣品】



一朵開敷的蓮華，表達香與光的意象。有兩種意義：

- 一、華開蓮現，象徵佛性的開顯；
- 二、香光莊嚴，象徵慧光照破無明痴暗。

香與光的結合蘊涵著香光尼僧團

悲願、力行、和合的理念，期望有志者一起同行，教育自己，覺悟他人，共同活出「香光莊嚴」的生命。